

新水滸



# 第一回 慶元旦 民同樂

民國二十七年元旦，是個好天氣。沿湖兩岸的熱鬧城鎮，因經過一番兵荒馬，只賸得殘牆頹壁，做屍塚窟，滿目荒涼景象。但沿湖的無數小村鎮，却是青天白日，遍地飛揚，熱鬧非凡。蕭蕭幾句新派詩人，都附陽曆，又兼元旦是中華民國成立的紀念日，且又是抗戰後的第一個新年，真是又相與符。在太湖濱湖州縣屬的雙橋鎮上，駐紮着一團從嘉興撤遷下來的湖南軍，他路可通，又加裝配和人員不，便喬裝老百姓，設法在屋裏，準備打游擊。那一天，團長鄭，命令弟兄們把軍裝全穿起來，早晨在野外集合。南陵人，今年約計三十五，至得甚是俊偉，穿著，佩著，領上，雙鳥亮軍靴。個個，召集全鎮民衆，開陣隊，來一次，慶祝元旦，紀念式。個個，年紀的老鄉紳，姓，橋本地人，鄭團長！

過，鄭團長！」鄭團長嘆了口氣：「這有什麼？不是。」

鎮長這才硬上一硬說：「鄭團長！你也不能担保敵機不

「團長！這事情得商量一下。」他跳上去，跟團長一耳

我們不能給敵人造成層級的機會！」他又笑着拍鎮長

「。」出乎意外地，鄭團長竟紅了臉孔，他嚴厲的

分鐘之內把隊伍在會場集合。鎮長！你！如果不把民衆

願自往臥室走去，年老的張鎮長緊閉着臉被牢騷：「

把根老骨願都要保不住了！我的老太婆爲這事痛，不

「臉，爲了「鎮長」這撈什子，每天鬧翻，你想想：

燒了我的房子；公事辦得不好，就得「槍決」……」

說：「老先生！你的苦楚我明白，不過人家都是爲的

平，把手指往鼻上一點，白漂漂的長指甲幾乎觸着

丸。」黃團附趁這空兒把集合的事也知了傳令兵，

是這付老臉

炸？」團附黃俊也和主

「團長！我堅決反對這意見，

肩胛說：「老先生！你真有深

：「黃團附！我命！你！限五

起來，我執槍決你！」說畢，

附！我只有再幹下去，

我吵三幾次，我們老夫婦難得

辦得好，鎮上人聲言要一把火

團附攔斷了他的話頭，陪着笑臉

，也沒法。」鎮長還是忿忿不

聲笑，嘆着似的說：「槍決！吃衛生

又回過頭來說：「那裏會槍決你」

可放心，團長是這一種脾氣，他是張飛製白袍，不死不肯息的。如果有一師兵，他已大舉反攻嘉興，明知會死得一個也不賸，也會來一下子的。你只要看，我們已像老鼠在洞裏，他還是從沒換去過軍鞋，卸去過短劍，一股黃瑜出身派頭，真有點執而不化；再譬喻：他叫你一定要叫「鎮長」，叫老百姓一定要叫「民衆」，叫我一定要叫「黃團長」，他的勤務，我們「混賬」王八旦「隨時」他一定叫「張得勝」；沒辦法，是這樣一種人。老先生！你還是趕快去召集老百姓到會場去，不然的話，他真會來那一下子。」鎮長問：「怎樣一下子。」黃團附笑笑，把右手捏成拳，他出食指，往他的西瓜皮帽上一揮，用力過度，帽子打濺了一處。他明白那是「槍尖」，嚇得氣急敗壞地往外跑；正當這時候，鄧團長偏在裏面大聲喊勤務兵：「張得勝！張得勝！」鎮長的名字叫張達，嚇得越跑越快；黃團附用手拉住他的黑緞馬褂袖，說：「老先生！當心跌交！」張達發了急，嚷着「黃團附！請！請你不要亂鬧心！」他掠了手，帶跌帶撞的跑出大門，一跑出大門，黃團附只聽得「白地啦」一聲，像東西滾下階沿去。黃團附跑出來看，只見站門崗的「拉住了張鎮長在詛哩：如不給我往階沿上拾起

你莫想走，又不是家裏死，...

鞋袖擦皮鞋，這雙皮鞋是...

四角錢買包烟吸吸氣。...

得孔白淨，甚是討人歡喜。...

他父親在蕩鼻山狩獵，所以...

來當兵。他話剛說完，黃團...

刺鼻的兵急急放掉繩鎖長，...

下階沿去拾起那標着「慶祝...

跑出來時，一不小心撞下去的，...

團長又在裏面叫：「軍長，...

團才這一會事，團長不比...

門崗的兵說：「兄弟！剛才...

復補給的跑進去，那知完全是...

張得勝！好好兒擦，今天是個難得的日子。」張得勝就巴結地擦。團長立在旁邊，套着白手套，黃呢軍服穿得比平日挺直，神色很莊嚴。張得勝自己沒什麼可以打扮的，在棉軍衣的口袋裏，塞入一本日記本，插上一支雪亮的活動鉛筆，跟着鄭團長一同到會場裏去。會場裏民衆到得很多，原來張鎮長恐怕自己遭槍決，動員了各保長，校長，警察，鎮公所事務員六師爺和工役老金，還有他的侄兒，老婆，驅趕鎮上人到岳王廟隔荒地上去參加「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起初張太太反對：「你這老發昏！那個會究竟有多少進賬可打？」她是無論什麼事情都講進賬的，她認爲有進賬可打是事情，沒進賬可打是壞事情。張鎮長臉孔一沉說：「打什麼進賬，性命保得住，已算便宜了！」張太太說：「你真是越老越昏！那麼，不去開會好了。」張鎮長譏笑她沒智慧，說：「不去開會嗎？」白臉的長指甲往鼻尖一點：「槍決，吃湯牛丸，張太太嚇得「哇」的叫了起來，呆了老半個鐘頭，這才醒了過來，也趕着去開會。去開會的一羣老伙伴。結果，把全鎮鬧得天翻地覆，狗跳狗飛，謠言連綿，連生田的田主都帶領十萬大軍克復湖州，白蘭村準備召集軍民去迎。有的說：『軍民已克復湖州，』

有游擊隊，已有八千。開之來，與另一說頭是：『今天開會目的耳抽了。於是天的緊，的號，有一部份人甚至擁到團本部門口去打聽。』鄭團長氣得直跳：『張得勝！去叫張長來！』張鎮長嚇得發抖，不敢來，第二次，又去叫：『張太太！張太太！』張太太先了代表，她一來就跪下叩頭，老淚縱橫的說：『鄭團長！我家這個老發瘋，是沒有用的。你槍斃他，也沒有用的。』鄭團長急忙扶她起來，心想：這裏的民衆簡直沒有辦法！——也沒有智識！生氣地的說：『誰說槍決他？你去告訴他，這鎮上一定有漢奸，其他這這這的漢奸查出來。』這叫張太太放下了心。再碰了幾回響頭，才回。半路上見六師爺，六師爺去佈置會場。他說：『張太太！你家裏有沒有燕窩？』張太太一口回絕：『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你老水牛，碰到你總沒有進賬的。六師爺姓馮名亮。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名字。年紀纔四十，光頭皮，細眼睛，人生行又厚又厚。像隻水牛，穿着一件玄色布舊羊皮袍子，捲起了袖子，眼睛一眯說：『不是白要你，鎮公所裏可以報銷的，譬如值一角，報銷一角。』張太太心裏想：『好事情！』就答應他到家裏去拿。但張鎮長却急巴巴的來。白景雲的長指甲直點着他的額頭說：『你吃了鎮公所的飯，一天到晚在忙點什



連你的影子都找不到！」六師爺正經地說：「我找尋麻繩！」張鎮長氣起來：「是不是上吊？」六師爺像受了委屈：「麻繩佈置會場用的！」張太太和上來說：「你這老發昏用不到管！六師爺！跟我去拿，粗的也有，細的也有，隨你揀。」張鎮長連連跌腳：「快給我到瞭望台去管管鐘，今天日本飛機一定要來！若金這老東西，木頭木腦，沒有用的，你叫他下來！」六師爺走了，張鎮長記什麼似的，喊起來：「六師爺！六師爺！」六師爺回頭來問：「什麼事情？」張鎮長聲音裏帶着凄楚，感動地說：「六師爺！飛機來時，警鐘要用足氣力敲，要敲得響。六師爺，我們的性命都在你身上！」六師爺隨口說：「好！包在我身上。」大踏步往岳王廟去。瞭望台是在廟裏戲台的屋頂上，臨時用松板搭起來的。廟外臺地上很熱鬧，竹竿上寫着「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的橫額，也由兩根竹竿豎起來了，但廟裏却顯得冷冷清清。因為恐防老百姓躲到廟裏去，所以關着廟門。

六師爺覺得寂寞不過，慢慢地溜到阿七的酒店裏去打了四兩燒酒，阿七一盤打了一盤問消息：「六師爺！是不是抽出了？」六師爺說：「大吉是抽出了。」

同「我三十歲，正配我的卅三年青之強！」阿七嚇得魂飛魄散，求：「六師爺！這事情只有請你幫個忙！」阿七跪在正座上說：「六師爺！你修哥忙，總有辦法想的。」又對他的嘴脣咬去，說：「你得多打一點，六師爺是自己。」於是阿七把四兩酒，打成一斤。六師爺看得細着眼笑咪咪，擺出「自己人」的態來說：「包在我身上，鎮公所我說怎的就怎的；鄭團長雖然難商量點，但這也是一個人的脾氣，雷團附說得很說得來，他看見我，總像個老朋友。」於是阿七嫂又用荷葉包了兩隻茶葉蛋，給當下酒，說：「六師爺是愛吃茶葉蛋的，這點小意思別嫌淡。」六師爺把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的袖子一卷，端了荷葉包便提了酒瓶，笑咪咪的回到岳王廟去，從梯子裏爬上戲台的屋頂，在松板蓋的瞭望台上坐在一口乾隆年間鑄的大鐘下，獨個兒喝起來，看着天空沒有飛機的影子，酒也越喝越安心，到後來，竟而呼呼睡去。這時會場上人們，正在當心着空襲。黃團附輕聲問張鎮長：「老先生！今天誰管的警鐘？」張鎮長說：「六師爺。」黃團附皺了皺眉頭說：「六師爺這人恐怕靠不住。」張鎮長安心地說：「我已關照過他，飛機來時，警鐘

足氣力。」鄭團長在旁邊插口說：「鎮長！今天瞭望台值班的是誰？」張鎮長碰  
團長，好像晚兒子碰見晚娘，心裏有點吃慌，連忙摘下西瓜皮帽，用長指甲「得  
彈去灰塵，才定了一定心說：「六師爺。」鄭團長問：「什麼六師爺？」黃團附和上來說  
「鎮公所裏的事務員。」鄭團長板着臉孔打官話：「鎮長！如果那事務員玩忽職務，我就  
惟你是問！」張鎮長聽得有點生氣，硬上一硬說：「六師爺連管管營鐘都管不像樣，你代  
管槍決我！」他們一壁說，一壁走上會場的台，那台是岳王廟裏殿的幾扇門，架上幾條  
長檯搭成的，正中掛着總理遺像和蔣蔣真像，兩邊掛着黨旗，前面放着一張香火  
棹，蓋上一條床毯，上面擺着兩盆紙花。張鎮長一上台就把手往黑緞馬褂袖子裏一縮，  
坐在旁邊的長檯上。黃團附帶跳帶跑，把門板踏得「吱吱」響，忙個不住。鄭團長則把  
手放在背後，用稍息姿勢立着，像一尊廟裏的從神。台下本來亂成一團，前面的小學生  
丟石子，打架，後面的壯丁隊，軍隊，胆大的眼睛看着女人，胆小的提心吊膽，軟纜，  
最裏面的一羣張太太拉來的老太太則有的講逃難講做媒，有的吃着素珠盤念佛。但一看  
到鄭團長那付「從神」樣子，一切都靜下來，人聲一靜耳朶就特別靈，這時已有人聽出有

樹聲，尖聲喊起來：「有飛機！有飛機！」會場上鬧做一團。鎮靜點的側耳細聽，那裏有  
 傳「機聲；今天雖是晴天猛日頭，北風却刮得很緊，這不過是葉末風起，發出一種  
 「嗚嗚」聲而已！張鎮長起先也以為想住百下算，現一理直氣壯地說：「你們這些東西  
 真可惡！東洋飛機來時，六師軍官總會敲警鐘的，你們急點什麼？」鄧團長往身邊掏手  
 槍，高聲喊勤務兵：「張得勝！張得勝！去把那造謠的漢奸帶上來！」張得勝本來坐在  
 台角，他一聽到鄧團長叫他去抓漢奸，大為忌憚，在會中女人們當中亂竄；果得女人們  
 尖聲叫罵：「你手脚乾淨點呀！你眼睛睜得開嗎？」張得勝聽得這話，心裏很是不安，而造謠的  
 漢奸終於也給捉住，那不是別人，是開酒店前阿七。阿七本來是躲在毛廁裏，預備不來  
 開會。而他這一保的保隊長王爾基，年紀青，又兼是學堂生，熱心不過，死釘住阿七嫌  
 要人：「阿七躲到那裏去了？」阿七嫂愁苦着臉說：「他生急病。」王爾基說：「生急病  
 總該也有個人，難道已入了葬不成？」阿七嫂哀求着說：「王少爺！你娘在着的時候，  
 待我像個自己人，你總也該客氣一點，王少爺！你還是坐下喝杯酒吧！」王爾基說：「  
 昨天來賒偏不肯，今天請我喝，我偏不喝。」阿七嫂直掛下淚來說：「阿七人是

人，不過有股「鈍頭」脾氣，他冒犯你的地方，將來陪個不是好不好？」王爾基「不氣眼」，東東西西的尋，終於在毛廁裏尋到了他，說：「你在幹什麼？」阿七坐在坑上有氣無力的回答：「肚子瀉！」王爾基一把將他拉起來，說：「肚子瀉！鄭團長要醫的，一拉到會場上，阿七驚魂甫定，耳朵便出了毛病，就大驚的：「有飛機！有飛機！」喊起來。王爾基把剛才的事情一講，許多人疑心他是選個敵機來時藏在毛廁裏放信號。另外又鑽出個人來，說剛才阿七對他講，今天開會是抽壯丁。阿七大聲喊冤枉：「不是我講的！是六師爺講的！」張鎮長發了火：「阿七！看看你到像個老實人，不要瞎冤枉人！」阿七咬定了說：「的確是六師爺講的。」於是鄭團長叫人去帶六師爺，那個人去了老半天才回來，說六師爺在瞭望台呢。

## 第二回

### 忿國仇擲杯誓師

鄭團長眼睛向張

張鎮長

張鎮長嚇得頭腦進了半

偷偷的拉黃團附的

子，低聲說：「黃團附，你要幫個忙。」又不甘地埋怨：「黃團附！我只可辭職，再幹下去，老命都要保不哩！我如此信託六師爺，他偏要撒我的爛屎！」這時發覺已由別人看管，六師爺畏縮的來了，他一壁走上台來，一壁開口答覆：「我沒有睡過覺，只有『養神』是有的。」團長是湖南人，不懂這話，他說：「你說得清楚點！」六師爺哭喪着臉說：「『養神』是有的。」黃團附像是打渾，又像是幫忙，笑着說：「『養神』就是聚精會神。」鄧團長主要的是查問漢奸，也不深究，去，他厲聲詰問：「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抽壯丁？」六師爺又絕口否認：「我沒有說過。」阿七急出了冷汗，說：「六師爺！你剛才打酒來，不是對我說的？」六師爺一股正經的說：「打酒是有的，抽壯丁沒有說過。」阿七「鈍頭脾氣」又發作，大聲一理，阿七嫂也哭哭啼啼的罵：「六師爺！你白吃了茶葉蛋，當心肚子瀉！」鄧團長本來把這個會看得很鄭重，見現在鬧成這般樣子，心裏不禁暗暗嘆氣：「這裏的民衆簡直沒辦法！」就叫人把阿七往團部一押，台下起了一片騷動，鄧團長正想彈壓下來把會開下去，突然警鐘鑼鑼大響，仔細一聽，遠處果然有飛機的機聲。那是偵察機，在東南角雲端出現了一會，便向杭州方向

飛去。會場上人擠了沒幾個，會再也召開不起來。鄭團長大為懊喪，黃團附說：「開會不過是個形式，真正的紀念元旦，爭取最後勝利，倒在乎工作。」鄭團長不高興地問：「你認為今天開這個會沒意思？」黃團附說：「這倒並不盡然，不過我以為沒有必要。」鄭團長激動地說：「只要我在這兒，即便被炸成焦土，紀念會也是要開的！我們開這會，是要告訴敵人：我們永遠征服不了我們！即便在佔領的區域，也依然是中國的國旗，中國的軍隊，中國人民！我倒希望那架敵機飛得低點，偵察得清楚，看他們敢把我鄭許國怎的！黃團附笑笑，不回答。保險長王爾基跟人咬耳朵，批評着說：「英雄主義！」王爾基年約二十三歲，穿着件灰色斜紋布棉袍，圍着條白絨線短圍巾，臉色黃蒼蒼，戴着玳瑁邊眼鏡。素來要批評人，在湖州縣立初中讀書時，罵一個姓黃的英文教員是「狗」被開除學籍，在一家洋行裏做練習生時，背後批評他的上司是「羊奴」，所以了五年的練習生，還無擡升希望，「八一三」戰事發生，歇業回家，在壯丁隊裏當了保險長，但因指摘縣長派下來的，連日本式操法和德國式操法都分不清，又說張團長是「封建勢力」，所以不重用。現在他又覺得團長的話有批評一下的必要。

上去說：「鄭團長，你的新到，請意見。」鄭團長不高興，愛理不理的說：「你們有意見，最好派代表來說，或請副鎮長轉達。」黃團附恐事情鬧僵，岔開了話題：「爾老兄！阿七有漢奸嫌疑，你是保長，應得去偵查查。」王爾基趁這機會溜開，心裏很得意，決定明天在壁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英進主義」。王爾基雖是這鎮上少數的智識青年壁報上文章，一腦兒只發表過三篇，一篇是論文：「我來批評一下本縣的黨，政人員」。一篇是詩不像詩，寓言不像寓言的東西：

甲：「喂！老兄！日本式操法和德國式操法你懂嗎？」

乙：「我都懂的。」

甲：「它們有分別嗎？」

乙：「沒有分別的！」

還有一篇是散文，他却稱做「牆頭小說」，題目叫做「冬天的晚上」，開頭兩句是：「冬月之神來了，樹木只賸了秃枝！」內容描寫一個青年人在樹下走，心裏感到很寂寞，忽然想到前方將士正在浴血抗戰，於是血上來了，以「那青年人就此不見」一句結束。



意思是說他到前線去了。現在要門鄭團長鬧一下意氣，那篇文章決定連夜趕寫。做這樣巴結，差不多還是第一次。阿七想他原想是同鄉來做點工作的，但救亡工作的人包辦，他劇烈地批評了一陣，覺得別無工作可做，淪陷後又覺得民衆智識太落後，已經無藥可救，就決定上陝北做救亡工作去。每日跟鐵上小學裏的幾個發員在阿七酒店裏賒點酒，討論上陝北去的旅費路途等問題。喝得酒價高積，阿七在旁大發「鋪頭脾氣」接連在他身邊一壁上，貼上兩張紅紙條兒：「國難時期，諸親友，概不賒欠，」「前賬未清，空口無憑」，問題還是毫無結果，就約阿七再來賒酒，再來討論，有時覺得這種討論沒意思，就悶在家裏讀英文。今天他參加慶祝元旦並抗戰勝利大會，原想上台演一次說，批評一下這裏的軍隊：「正規軍不像正規軍，游擊隊不像游擊隊，軍民間毫不合作，跟別路友軍，沒有聯繫，却把老百姓個個沒趣，就悶悶的回家而去；還沒走上一半路，張得勝追上來了，說鄭團長傳他到司令部裏去。阿七心中一嘔，既而一怒，自己又沒有想什麼大話，壯了壯胆，張得勝生氣：「鄭團長有什麼話？」張得勝心不在焉的說：「在預備酒席，準備晚上請客。」阿七問：「請什麼客？」張得勝跟

女人講話，無論講什麼都有勁，跟男人講話，除了講多勝子就少勁，隨口應了句：「慶祝元旦」，忽忽的想走。六師爺背下挾着那幅會場上的白竹布，迤邐送給張太太做人情，慢吞吞的打這兒走過，張得慶兜上去說：「六師爺！今兒在廚房裏來喝杯酒，我請你客！」六師爺聽得笑咪咪，說：「却之不恭，恐之有愧；好！閒話一句，」裝得勝又說：「你這老水牛真也糊塗，怎麼在瞭望台睡起覺來！」六師爺說：「這是我的福氣，我管着警鐘，即使睡着覺，東洋飛機也不敢來；你看，我一走，它就來啦。」於是兩人又把話頭轉到阿七嫂去，揪做一團，一個打哈欠，一個心裏想：「無藥可救！」往日本部走去。鄭團長待他很客氣，拉過一把椅子請他坐了，自己走入另一個密室，聽取幾個新從湖州，雙林，昇山回來的偵察兵報告。過了好一回，天漸漸暗下去，鄭團長才出來，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累你等了好久！」又說：「你剛才說有意見，我很喜歡聽；這裏民衆智識很差，像你帶過中等教育的，應該替國家做一點事情。」說畢，想起了心事似的往靠背椅上一坐，閉上眼。忽地，短劍噹的響了一聲，又站了起來，感慨地說：「現在國府已遷到重慶去，委員也應節在漢口，已照顧不到我們，我相信，委員

天在悼念着我們，在我們身上寄了多大的希望！想到這，我常常蓋被合不上眼，有時，半夜裏爬起來，冒了涼，開了窗，望望。我感覺到我的責任重大，一個軍人報答國家，不單是效命疆場，還要做許多事情！但我在軍隊裏過得太久，我不知怎麼辦，而且我脾氣也不好！」天黑暗了，張得勝進來，燃亮了煤油燈。鄭團長靠近王爾基，握住他的手，誠懇地說：「你要幫助我們，給國家多做一點工作，我很喜歡聽你的意見。」王爾基本來準備上上下下都批評一通，現在覺得這種態度不行，弄不得不出話。幸而黃團附從外面跑進來，解了這個圍，他笑着說：「團長，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鄭團長問：「什麼好消息？」黃團附說：「放哨的弟兄截住了敵人的一艘從潮州駛往南灣去的小汽艇，兩個敵軍現已當場格斃，裏面還有十幾打太陽牌酒。正好給我們今晚喝個痛快！」鄭團長當即派了一個副官去查勘清楚，邀王爾基一同到客廳裏去，對快已到齊的來賓說：「各位！今天我們喝慶祝元旦酒，敵人已經離來了，你們看，是收還是不收？」來賓除了鎮長校長等幾個人，幾乎全是中下級軍官和軍佐，他們正在把這件事做話題，談得很有趣，滿高興地回答：「收！收！」六師爺也不願鄭團長脾氣難弄，慢吞吞的跑上來出主

意：「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鄭團長：「一定要收！」張得勝和別的幾個勤務兵，端整好了四桌酒席，在亮如白晝的謙格燈下，各人把自己的知己拉入同桌，一開始就搶啤酒喝，黃忙附說：「各位！用不到搶！將來直趨東京的時候，再可喝個痛快，現在且請團長給我們幾句訓話。」於是一陣安靜。鄭團長坐在首，黃忙軍服穿得很整齊，戴著白手套，短劍噙的響了一聲，站起來莊重地說：「今天這個難得的日子！各位拋家別鄉，爲保衛國家而在戰場出生入死，差不多已快半年，如今留在敵人腹地，既無彈藥來源，又無軍餉接濟，真是苦了各位！但我們是革命軍，革命軍人是不怕苦的！革命軍人是不怕死的！我們要隨時準備把生命獻給國家，給國家以迎頭痛擊。」說到這裏，鄭團長用拳頭槌了桌子，激動地說：「敵人一日不撤退，我們一日不回湖南去！我們要對得起去年一同出發，死於敵人砲火下的同志，要替他們復仇！替千千萬萬被屠殺的同胞復仇！各位，今天是個難得的日子！想起當年許多的良朋好友，如今都已先後殉國，固覺無限悲慟，但我們還能聚在一起，在這裏歡度元旦，又覺無限歡喜；今夜月色很好，酒也很足，算是國家酬謝諸位勞苦功高，願大家滿飲三盃！」說畢，全體都立了起來，舉起手。

杯。鄭團長嚴肅地說：「飲這一杯，爲紀念我們殉國朋友！」又說：「飲這一杯爲遙祝我們前戰領袖蔣委員長德體康健！」「飲第三杯時說：「飲這一杯，願中華民族前途燦爛光明！」三杯飲畢，又搶着倒啤酒，互相邀硬勸，儘量痛飲，不覺已到了一更時分。各人也有七八分酒意，畢竟他們是與敵人戰過且相見過的，眼看得千里廬宅化爲焦土，萬家女兒遭敵蹂躪，真是恨之切骨；如今幾杯酒下肚，一股無名怒火，難以遏止，黃團附就推杯起立，提議合唱一首「中華民國軍歌」；一曲才了，鄭團長又高歌「中國軍人魂」，其餘的軍官擊杯和之，那聲音更是慷慨悲涼，聲震雲天。唱畢時，鄭團長滿飲一杯，感慨無已的說：「唱了這首歌，又使我想起徐旅長。各位可記得徐旅長在着的時候怎樣說的！他說：敵人的驕橫到此地步，是中國軍人的奇恥大辱！他在羅枯火線被砲彈炸掉了半身，已將瀕死，我隨他上救護車還是這麼說。徐旅長當連長的時候，我是排長，我差不多是他一手提拔上來的，我的脾氣不好，常常跟他吵鬧，到那時，才懊悔，想他活着的時候報答一點，剝了水果給他吃，換着了紙烟給他抽，他也不要；只是沒命地要推我下去，怒聲的說：『下車去！去！你想我還會活嗎？不會活了，去守住陣地！陣地要

緊！如果記得我，就請永遠記住此仇此恨，給我報仇！」鄭團長搥了下桌子，頹然坐下，誰都不說一句話，只聽得士氣們唱「鐵血歌」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可以救中國！

還我河山誓把倭奴滅，醒我國魂誓把奇恥雪！……

鄭團長一脚把坐椅踢開，厲聲說：「什麼時候才能把奇恥雪……什麼時候才能把奇恥雪？」淚潸然流下，滴入酒杯。這時候窗外月亮已斜，屋脊，夜風低吟，聽去很是悲涼。突然，「嘩喇喇」一聲，他把酒杯擲個粉碎，怒聲喊：「我耐不住過這樣生活！我要反攻！要復仇！」飲得面紅耳赤的部下官佐，也推開坐椅，大聲附和。剛巧這時候，偵察兵急急回來報告，說截留小汽艇的事，已被發覺，大約有五六十名敵軍沿河港來搜索。他們拍手狂笑，大聲喊：「來得好！」鄭團長立刻派了個姓徐的營長去佈置防務，一方面當即召集開軍事會議。

## 第三回 黃傑深夜走太湖

這時酒席還沒有散場，鄭團長等幾個人都匆匆離席，進入密室，去開軍事會議。所謂軍事會議，不過是鄭團長提出自己的意見，跟部屬隨便商量一下，如果意見跟他衝突，就認爲是「反對」他，下令停止討論，去執行自己的主張。今夜多喝了幾杯酒，又兼滿欲得而甘心的敵人尋上門來，更是躁急如雷，大聲叫：「開軍事會議！開軍事會議！」軍團附看勢頭不對，暗地說：「團長！我有幾句話，可否先到外面去談一談？」鄭團長知道又是要「反對」他，連忙拒絕：「不成！不成！」拉別的軍官一夥兒往密室走去。客廳上只賸下了張鎮長，校長和王爾基三個人。王爾基今夜又是吃酒又是吃嚇，熱得黃蒼蒼的瘦面孔，全是油汗，急忙卸下白絨線圍巾往背下一擦，拉校長走。他說：「這事情真糟糕！我們是智識份子，敵人見了智識份子無有不殺的！這裏民衆既沒組織，又沒武裝，留在這裏只有白白犧牲；我當初真不應該回鄉來！」校長被拉得昏頭昏腦，張鎮

長也急得什麼似的嘆苦：「無論游擊隊來，東洋兵來，鎮長總是第一個該殺！」王彌基批評着說：「你急點什麼，只有平書的人倒楣。」說畢往外就跑。張鎮長記起家裏還有細軟什物，一陣心痛，大聲喊六師爺。而六師爺正在廚房裏嚼着，聽得大為開心，那裏會聽見。他跟張得勝私下商量好，要把一個兵灌醉，以助餘興，就一隻脚擱在長凳上，捲起玄色老布舊皮袍子的袖管，左手搶住杯子，右手高舉酒壺，在勸酒，說：「老弟，將酒待人，並無惡意。」待那兵喝乾了又滿篩一杯，說：「再來一杯，成雙配對。」看看已有了十分酒意，滿心歡喜，眯着眼說：「兩杯，」連中三元！」別的兵說：「中什麼三元，六師爺！你自己早日升個鎮長吧！」六師爺說：「做鎮長撈不到好處，我倒希望做個軍需，做軍需頂配我的胃口！」說畢用筴去夾炒蛋。冷不防背後閃出個人來，一掌批去，把筴和炒蛋都打落地上。六師爺回頭一看，見是張鎮長，他正把白漂漂的長指甲點着他罵：「你吃了鎮公所的飯，一天到晚糊裏糊塗！」六師爺不服氣，說：「今夜我開開心心！」張鎮長說：「還開什麼心！剛才做掉了兩個，已闖下窮禍，現在有五、六百敵軍從湖州派過來打雙橋鎮，你快去討一隻大船，就乘今夜逃。」六師爺還沒聽清



聲，連聲應着：「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慢吞吞的往外走，張鎮長心裏乾着急，他說：「走得快一點！討了船不是去要，是逃命！」六師爺這才加緊脚步，走出團本部門，迎面吹來一陣北風，打了個寒噤。石板路上全是霜，冷風往領口和袖管裏亂鑽。他把手一團，胖而短的頭頸一縮，風又從灰色布舊皮袍子的板洞和下面襟裏鑽進去。他一想，半夜三更，天又冷得緊，還討得到什麼船，不如到張得勝的舖裏權住一夜，打定主意回頭往團本部來。張得勝正因開軍事會議，覺得不可開交，六師爺就摸索到他的地舖上，睡一個安穩。却不想正待睡入夢，忽聽得隔壁大搖桌子發聲：「給我抓了來！給我抓了來！」酒精嚇醒了一半，爬起來，披頭散髮，把室內的棍枝，面盆，茶壺，一兵勒兵啦！打翻一個滿地，別一個在打瞌睡的勤務兵，大聲喊提漢奸，這一急更是非同小可，一骨碌逃出大門。崗兵在暗洞洞的月光下，但見一條黑影大漢，溜將出去，趕緊喊：「站住！站住！」六師爺嚇得心裏發裂，越逃越快。那崗兵就拔開保險櫃，賭準地一槍。這一槍雖沒打中，却把去個鎖開得天翻地覆。鎮上人在傍晚時分結隊去，看過了俘來的小汽艇和兩具槍斃的屍首，早有點像浮老鼠車水，七上八落，放不下心。晚飯後熄了煤

油燈，叫家裏人安睡了，自己到街上或太平橋頭聽消息。夜一深，店都打烊，坐在太平橋頭嫌冷，就先先後後的走進阿七的酒店裏。阿七白天被押到團本部裏，吃了點小苦頭，這時已釋放出來。穿了滿是醬油漬的窄袖竹布長衫。假羊毛圍巾圍腰一縛；戴了頂狗獠帽，架了對白銅邊眼鏡，在眼台上「正襟危坐」的看「封牌榜」。他已抱定宗旨，打酒一定要現錢，嘴巴必須少開口。要想少開口，偏偏六師爺又撞了進來，他說：「阿七！你還不逃？」阿七裝做沒聽見，六師爺氣起來，說：「你這樣裝癡作呆，一股樣子倒真像漢奸。」阿七「鈍頭脾氣」發作，拳頭一擡，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碎了胆！」六師爺揀一個位置坐下，慢吞吞的說：「什麼申公豹，豹公申！給我打四兩燒酒來！」阿七理也不理，斬鐵截釘的說：「打酒一定要現錢！」六師爺想發脾氣，別的買客勸住了他，拉他在別一桌坐下，這才轉怒爲歡，眯着眼笑嘻嘻。一杯酒下肚，放寬心的摸摸額角說：「額角運總算還高，今夜險些兒喪了命！」這句話使他們記起剛才的槍聲，胆小的臉孔變色，趕緊問：「剛才的槍聲不是東洋兵開的？」六師爺若無其事的說：「大約是的！」聽了這句話，大家那裏還有

心思喝酒，紛紛離座歸家，去料家屬逃難。六師爺就把別桌吃賸的黃酒，燒酒，倒在一處，茶葉蛋，豆腐干併成一盆，獨個兒大喝大嚼，嘴裏還唸着：「老酒糯米飯，吃得變豬糞！」阿七嫂在旁看得大爲心痛，阿七知道這個「申公豹」難弄，抱定宗旨不開口，架着白銅邊眼鏡，一心一意在賬台上看「封神榜」。六師爺又安心心的喝着酒，而張鎮長等船却等得急煞了人，鄭團長想禁止「民衆」逃難，來傳張鎮長已傳過兩次，剛才他槌着桌子說：「給我抓了來！給我抓了來！」就是要抓他。他巴不得早點討到船，溜一個大吉。偏偏六師爺連影子也不見。急得連聲喚：「爲什麼還不來呢？爲什麼還不來呢？」張太太埋怨着說：「你東不託，西不託，却託個六師爺！這隻老水牛撒爛屎已不是第一次。你真也是發老昏！」說畢，高擎燈籠，指揮傭人，把客廳裏的一堂桌椅，和幾張大藤榻，一股腦兒搬到河埠頭去。張鎮長氣得連連躁腳：「還是把五間樓屋都拆走了麼！快！這種傢具值什麼錢！」張太太說：「都值錢的！都值錢的！你這老發昏不要緊！管總歸是壞事情！」又打着高擎燈籠，來往指揮，也不顧人死活，叫人把面桶，牌桶，鞋桶，水桶，順手牽羊的都搬到河埠頭去。張鎮長見客廳裏的幾幅名貴字畫，還掛着沒

有動，連忙尋長工：「老登呢？」別人說：「老金在樓上拆眠床！」他罵起來：「這個笨頭笨腦的東西真可惡！誰叫他去拆的？」張太太挺身而出，說：「我叫他去拆的！你不該管。」張鎮長既要擔心鄒團長來抓，又眼見着名貴物件不壞，只搬點笨重傢具，而又叫他「不要管」，六師爺討船更不知什麼時候會討得到。正在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有人在他肩後一拍，說：「你打算怎樣？」他回頭一看，見是個賣魚人模樣的高大漢子，戴着氈帽，穿着一身爛破棉襖褲，心裏狐疑：「這人素不相識，怎敢這等大模大樣？再一細看時，不禁「呀」的叫了出來。原來那賣魚人，正是黃團附。剛才開軍事會議時，他跟鄒團長意見衝突得很厲害。鄒團長主張堅守雙橋鎮，沿通湖州的運河兩岸佈防，另以勁旅出擊湖嘉公路重要據點昇山鎮，以反攻湖州；黃團附則主張把敵方的五六十家搜索部隊消滅後，主力連夜由水道向南撤至德清縣屬的新市鎮，並說了番游擊戰必須行軍飄忽，避實就虛的大道理。鄒團長不待他說完，斬釘截鐵的說：「停止討論！」黃團附急得耳根都紅了，向其餘的軍官使個眼色，那知他們懂得鄒團長的脾氣，意見跟他衝突，就認為是「反對」他，所以不理會。黃團附見大局難以挽回，請索鄒團長允許他

聯絡太湖裏的「蘇浙皖游擊隊」，合攻湖州。鄭團長很爲滿意，備了公函，叫他帶去。他就雇了隻漁船，扮成個漁民模樣，把公函縫入破棉襖裏；臨行時來向張鎮長告別。張鎮長見他這般模樣，想問個究竟，他含笑不答，說：「我立刻去動身，你就陪我走一回路吧！」將到河埠頭時，在月光朦朧下但見鄭團長也在那兒，張鎮長嚇得回身就跑，黃團附拉住了他的黑緞馬褂袖子，說：「老先生，沒關係的。」張鎮長發了急，說：「黃團附！請……請你不要尋開心！」一口氣跑上樓上，見阿七的酒店還有點燈光，就往那兒走去。一跑進門，但見六師爺喝得酪酊大醉，伏在杯盤亂擺的酒桌上呼呼酣睡。張鎮長氣得連連躁腳說：「該死！該死！這東西原來根本不會討過船！」他忿忿地推着，師爺的臂膀，問：「船呢？船？」六師爺把頭往左邊一歪，「睡夢裏說：『不要吵！不要吵！』」張鎮長氣得雙手發抖，說：「誰要跟你吵！」又去搖他的左臂膀，問：「你上船的船呢？六師爺把頭靠回右邊去，又是說：『不要吵！不要吵！』這把張鎮長氣得發了火，拿起酒串筒在他的新剃光頭上「的勒卜落」一陣敲。

第四回 阿喬亂世交鴻運

六師爺破口大罵，想發脾氣。他睜開眼來，見是張鎮長，頭嚇進了半截，嗚嗚地哭。賴：「我是罵阿七！」阿七架着白銅邊眼鏡坐在帳台上看「封神榜」，現在見無緣無故罵到他身上來，對六師爺一肚皮是氣，不過因已打死主義不開口才勉強忍住；放下「封神榜」，卸下白銅邊眼鏡，把縛在竹筒長衫上的假羊毛圍巾抽一抽緊，準備發「鈍頭脾氣」。張鎮長急於要知道船的着落，只是問：「船究竟討到沒有？」六師爺把光頭皮一搔，眯着眼問：「什麼船？」張鎮長連聲喊「該死」，六師爺這才記起了，哭喪着臉說：「這樣半夜三更，那裏還討得到船！不相信！你可問阿七！」阿七聽見那「申公豹」又提到他的名字，急得大嘆：「我不管！我不管！」又握住竹筒長衫的窄袖管，向六師爺拱手便拜，說：「多謝！多謝！」張鎮長看得生氣來說：「阿七！你爲什麼變得癡頭癡腦？怪不得別人要疑心你是漢奸。」阿七見開了口又惹了禍，連忙又架起白銅邊眼

鏡，在賬台上「正襟危坐」的看「對神榜」。這時已近三更天氣，在太平時候早該在家裏睡安穩覺，現在兵荒馬亂，弄得晝夜不分，街道上但見燈籠火把來往，河江裏則捲一檣聲「啾呀」不絕。張鎮長見人家揚長而去，自己船還沒有討到，心裏更加急，再三託付了六師爺，六師爺總算這回沒有撒爛污，尋到了船戶長頭頭阿香，出了重價；言明每天十塊錢，把船搖到埠頭邊來。阿香個子很瘦，頭頸很長，人家就給他起個「長頭頭」的渾名，年紀約莫四十五六，脾氣很固執，譬喻他認爲麵裏必須要放葱的，沒有葱，情願不喫麵；又如他認爲船價要兩元，你還他一元，他九分九，也不答應，情願打半斤燒酒，請請別的船戶，蹲在船頭講湖州嘉興或是甯波聽來的新聞。以前曾經娶過一個老婆，那老婆不高興他這一付固執脾氣，跟了個洋貨店信逃之夭夭。因此他憎恨一切女人和一切洋貨店信，而脾氣也變得更加固執，今晚時勢緊急，他認爲船價應漲至每天十塊錢，一個小錢也不肯讓，因此到這時候還沒有顧客。張鎮長只想逃命，也不與他計較，答應；張太太却挺身而出，叫張鎮長「不要管」，自己來跟他囉囉囉講價錢，長頭頭阿香偏是一股固執脾氣，說：「少半個小銅錢也是不成功的！」所以講到四更天，還沒

有講成，張鎮長看看東方快發白，急得心裏如螞蟻爬，低聲央求張太太，張太太却推開他說：「不要管！不要管！」到底阿喬答應了每天供給一頓麵當點心，他說：「燒燒麵是便當的，惹是現成的。」張太太聽見麵可以白喫，心裏想：「好事情！」就推醒了阿喬，在船梢呼呷熟睡的六師爺，幫同把傢俱，箱子，搬下船去。阿喬的船小，那裏容得下這許多傢具，經張鎮長再三商量，張太太才答應把客廳裏的一堂桌椅，和眠床，藤榻搬回去，張鎮長更瞞過了她，叫老金把面桶，脚桶，鞋桶，水桶，都順便帶回去，並千叮萬囑的託了六師爺和老金照顧房子。下了船，阿喬先付五塊錢定洋的條件，張太太自知地位不利，拗他不過，在身邊亂挖一陣，挖出一捲鈔票來付定洋；那捲鈔票全是票面一元的中國銀行紙幣。張太太門檻雖精，「壹」「伍」「拾」三個字到如今還認不清楚，一不小心，五元紙幣充做一元付給別人；而且她凡遇銀錢，就叫張鎮長「不要管」，所以常要錯進幾張假鈔票或者銀行已經關了門的鈔票。她摸了一張，重重的放在阿喬面前，說：「一元！」阿喬燃亮了桅桿燈，照上一照，應着說：「一元。」張太太摸了第二張，說：「兩元！」阿喬應着說：「兩元。」張太太又摸了第三張，說：「三



元！」阿喬伸長頭頸，在燈傍照個仔細，應着說：「三元。」張太太說：「你再數一遍，看是不是三元？」阿喬從頭數了一遍，應着說：「是三元。」張鎮長看得發了火，大罵：「你們兩個是不是閻羅王派出來的！」張太太回答：「你不要管！銅錢銀子進出，總要交代個清楚！」付最後一塊錢時，她手摸出一把銀角銅元湊數。一湊湊成八角五分，笑着笑臉說：「碰得不巧，還差個小數目，以後有生意總來作成你。」阿喬把錢一推，說：「少半個小銅錢，也是不成功的！」張太太又摸了張鈔票擲給他，忿忿地說：「你這個『長頭頸』倒小氣！一個錢也不肯讓的！」張鎮長說：「錢不要命！」阿喬一篙把船撐開埠頭，硬聲的回答：「我是這股樣子的！」船搖出港口，張鎮長才寬下心，閉上眼想打個瞌睡，却不料張太太突然銳聲狂叫，張鎮長慌張地問：「什麼事情？」張太太醒了一鼻子涕，流着淚喊：「我的鞋桶呢？我的鞋桶呢？」張鎮長埋頭說：「這點點小事情，也值得大驚小怪！鞋桶早已叫老金搬了回去，我們是逃難，又不是發嫁妝，鞋桶要甚？」張太太担着心事說：「六師爺這老水牛要偷的！」張鎮長說：「六師爺又沒有老婆，要什麼鞋桶。」張太太發了怒，說：「你這老發昏不要管！」阿喬一壁搖着櫓，一壁心裏

想：「女人都是壞的！」大約搖了七里路程，天完全亮。張太太催促着說：「長頭頸！要想吃你的麵是難的！」於是阿喬把船靠了岸，劈柴塊生火；張太太看得滿心歡喜，換了語調：「阿喬！你是個好人，真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你老婆會跟洋貨店信逃走，也是自己沒生眼睛。」阿喬在鍋裏放了清水，悲哀地說：「張太太！你不要講起，我聽到洋貨店信就頭痛；洋貨店信都是壞人！」說着，在船中煮葱，插了兩片葱，洗個乾淨，切成絲放入碗裏。張太太不贊成，她說：「放了葱有葱臭氣的！」阿喬硬硬的說：「甯可你不吃，葱必須要放的！」麵煮熟，張鎮長那裏有心思喫，張太太則把葱絲揀掉，喫了滿滿的三碗。阿喬把碗筷收拾端整，用篙子撐開河岸，沒有搭上幾棧，只聽得後面有「洪洪洪」的聲音，越響越近。張鎮長探出頭去瞧過仔細，但見是艘小汽艇，再一細看，汽艇前面「筆筆直」的站個鄉團長。他急忙把頭縮進，催促着說：「快快快！快快快！」阿喬有意把船搖得慢一點，說：「着什麼急！」張鎮長氣得用白漂漂的長指甲直點着阿喬罵：「你這個長頭頸真可惡！」阿喬把櫂往船艙裏一放，摸出半段紙煙屁股抽紙煙，停下來說：「你要快，去討別的船！」

## 第五回 鄭團長怒殺敵探

鄭團長明知前面是張鏡長的船，但一則昨夜來搜索的敵軍部隊，還未踏入警戒線，卽鼠竄而去，大約已發覺這方面有準備，大舉來襲，已無可避免。二則自黃團附走後，心情有點反常，所以毫不理會。他知道黃團附的話說得對，但因他對敵軍的憎恨，深入骨髓，以至失却了理智。他不相信聯絡太湖裏的「蘇浙皖游擊隊」這事能夠成功。甚至想到援軍來的時候，他的隊伍也許已經消滅。早晨的風很冷，但他的臉發燒，一點也不覺得。河岸邊結了薄冰，岸旁的桑樹上，蓋了一層霜，有一隻鳥「喳喳」叫着，在太陽下取暖，鄭團長忽然想起家鄉來，又想起年青時，也是這種寒冷天氣，私下討了隻船到長沙，轉往廣東去投考黃埔軍校的事情。忽兒又想到零陵縣，在那裏任着他的妻和五歲的小阿萍。妻子是陵寧人，本來是個縣立小學的教員，他的軍隊駐在零陵時，由縣政府的秘書作了介紹娶的。他想到結婚時朋友們的胡鬧哄笑，又想到去年這個時候

天剛下過一次雪，屋簷水都結了冰的一天晚上，接到把部隊開拔到西安去的命令時，妻子披了一塊紅色大圍巾，抱了小阿萍到汽車站來送他的事情。他想到這些事情已如昨夜一夢，一逝不可再見，心裏感到一陣難言的惆悵。他走入船艙，想寫一封信給他的妻子，弄不到信紙信封，就從日記本裏撕下了兩張紙，用鉛筆寫道：

珍：北風緊峭，又屆深冬，別來已經一年矣！八一三後吾師開滬抗戰，過鄭州時，曾寄上一函及由郵匯洋一百元，未知有否收到？其後軍務倥傯，無暇握管，退入浙境後，接濟斷絕，亦無錢可匯。汝母子倆，在淪零生活如何度過？深爲系念！珍！珍！人事滄桑，實難逆料！去年汝抱萍兒至汽車站，寒風中匆匆一別，豈意從此即無再相見之日矣！好在汝亦有自立能力，吾心可稍安，萬望善自珍重！善自珍重！他年抗戰勝利，遙祭吾一杯酒，則於願足矣！

寫到這裏，再也寫不下去，頭昏心酸，悲從中來，就抱紙伏案而哭；腦海中不住地閃過了他妻子的面容，忽而向他笑，忽而向他哭，忽兒又嬌聲的叫着他，忽而又彷彿見她在讀着這封信，一鬮幾絕。他想到她以後的生活渺茫，依靠無人，用拳頭壓着火熱的額

角，勉強鎮定下來寫下去：

零陵生活程度較高，望郎挈萍兒回醴陵鄉間居住，吾家雖亦富有，粗米淡飯，總可無憂。家母如有不是之處，萬望看我面上，稍加忍受，則言成激不妄矣。

他忽想起他的父親，一個無緣無故會「海海」笑的慈祥的老人，常喜坐在竹椅子上晒太陽，看管在空場上晒着的穀類，如有幾隻鷄來啄了，他就高喊着：「鷄！鷄！」於是孫兒們跑出來將鷄趕走，他就會看得「海！海！」笑起來。他的母親喜歡嘮叨，媳婦不是一天做到晚就認爲自己失職，妻子撥回去，一定跟她合不來，不禁嘆了口氣。突然機聲「哄哄」，在雙橋鎮方面向上盤旋，轟然一聲，船震地動，遙見一股濃烟，直冲天霄。鄭團長所趁的這艘小汽艇，正是昨晚從敵方截留下來的戰利品，雖已塗了黃泥，蓋着竹枝，但敵機知道這裏沒有高射砲，在一千五百呎低空，盤旋觀察，這目標難免要被發見；急急靠了岸，避入附近一家草屋裏，草屋內坐着個年青人，正在翻看着一本書，年紀約摸二十四歲，生得面貌清秀，身材纖細，模樣兒像個女子；他一見鄭團長，把書一拋，行了個軍禮。鄭團長問：「宋排長！昨夜徐營長有沒有來？」那個被叫做宋排長的

回答：「來的！」鄒團長又問：「那批敵軍爲什麼沒有砍下一個頭來，就讓他們跑了？」

宋排長畏怯地說：「徐營長命令，叫我們在敵軍沒有衝過警戒線以前，不要開槍！」

團長卸下了白手套，塞入黃呢軍服袋裏，搥了桌子，恨聲說：「你沒有進過軍官學校，爲什麼要到軍隊裏來？我恨不得槍決你！你一點沒有用！」

宋排長紅紅臉，筆直立着。他名字叫夢雲，湖南湘鄉人，三歲時喪了父母，在舅父家撫養長大，從小性情孤寂，不愛言笑，專跟他的表妹形影不離，玩牌下棋，或者一同臨臨字帖。後來他的表妹染肺病亡故，在軍隊當營長的舅父，就帶他在身邊當一名文書，八一三後他舅父在羅店戰死，他則接了個排長職司。他跟張得勝兩人在這支軍隊裏，同被人稱做「姑娘」，但兩人性格根本不同，張得勝健康，活潑，愛胡調；他則臉孔白得沒有血色，有點肺病徵候，軍隊每經一個大埠，他總要買幾本「宇宙風」之類的刊物，或者「花間詞」，「蘇曼殊文集」等一折八扣書讀讀，還愛在更深夜靜時，獨個兒吹一曲洞簫。鄒團長坐下了，把他拋下的一本書翻了翻，問：「什麼書？」他回答：「斷鴻零雁記！」鄒團長大不高興，說：「這是在前線，還讀什麼鳥書！就是在平日也只該讀點軍事書，或者一會文

「正公全集」，才有點益處！」正說話間，遠處又是轟然一聲，窗戶「嘩呀」狂叫，一隻茶杯跌落地上。鄭團長跑到窗日去望，機聲還是「哄哄」不絕，有一架往下一個翻身，「格格格格」的掃射機槍，另一架又接連投下兩枚炸彈。鄭團長看得一肚子怒火，直指着罵：「你炸得好！炸得好！炸得好！」待敵機向杭州方面逸去，鄭團長走出草屋，想觀察一回附近防地，只聽得槍聲「劈拍」，亂作一團，正有人大喊：「捉住他！捉住他！」鄭團長正在狐疑不決，宋排長已押了個種田耨模樣的矮胖子過來，他笑嘻嘻地說：「報告團長！我們捉住了一個間諜！」說畢，摸出口記本及鉛筆，準備紀錄口供。鄭團長見那矮胖子用半生半熟的中國話「噫哩咕嚕」，看得眼裏冒了火，拔出手槍就轟，一口氣轟了七槍；轟得那矮胖子像麥翻了天的大青蛙，血跡模糊，在地上亂滾，隨後四肢一伸，伏着不動。鄭團長飛起一脚，把他踢了五六尺遠，跑過去又是一腳，「撲通」一聲跌入河中，濺起一陣水花；水花平息，發酵似的浮起幾層泡沫，河水略帶一點紅色。他回過身來，見宋排長左手拿着日記本，右手拿着鉛筆，問：「你幹什麼？」宋排長回答：「錄口供！」鄭團長生了氣：「錄什麼鳥口供！做掉算了，要什麼口供！」說畢往附近

察看一番，把架在古坟裏的機關槍瞧個仔細，又對部屬致了會訓詞，就回到小汽艇裏，準備開回鎮上。走入艙裏，把剛才寫的信讀了一遍，引起了心事，頭昏得利害。想寫下去。沒寫上兩個字，鉛筆頭折斷，掏出小洋刀來削；那知削了五次，斷了五次，氣得把小洋刀和鉛筆都丟入河裏，拋桌大叫：「張得勝！」張得勝進來，鄭團長拔下他的做爲裝飾品用的活動鉛筆，揮一揮手叫他出去；張得勝坐在汽艇後梢，忽見眼前一亮，有樣東西從艙中丟出來，一看正是自己的活動鉛筆，眼巴巴的望着它落在丈遠外的水中，不覺大爲心痛。鄭團長回到雙橋時，街上已冷冷清清，看去一片荒涼景象；到埠頭邊，才見六師爺等幾個人在迎接他，並報告了番鎮上被炸災情：團本部已全部毀壞，傷了兩個炊事兵，岳王廟坍了大殿，壓死了廟祝，街上阿七酒店附近也中了一彈，無死傷，鎮南三里光景田畝上，有羣逃難民衆被機關槍掃射，死傷了十多個人。鄭團長一聲不響，臉孔轉色，嚇得六師爺在別人背後亂鑽，他已自出主意，代理了鎮長，本想跟鄭團長商量點事兒，現在看不是勢頭，拉拉老金，回身就走。老金已被派定職司，出門時跟來跟去當「跟班」，在家時給六師爺燒茶煮飯；稍不隨意，便要擺出主人架子，請他「吃生



活」，甚至連叫聲六師爺都要「吃生活」。老金當面尊他「馬鎮長」，背後講他「老水牛」，別人問起來，便搓搓手說：「倒霉！倒霉！」六師爺在張鎮長門口貼了張紅紙，寫上「馬府」兩個大字；並把鎮公所裏的鋪蓋搬到這裏來，客廳改爲辦公處，廂房充做寢室。放在客廳前的一大堆面桶，腳桶，鞋桶，水桶，一股腦兒堆到廚房裏去。老金把廚房認作自己的地盤，而且他一見廚房門口站着個乞丐，就疑心他要跑進來偷東西的，現在堆了這許多紅漆傢具，叫他那裏放心得下，又氣又急的說：「搬到廚房裏做甚？」六師爺慢吞吞的回答：「將來柴燒完，劈劈好燒火的！」六師爺又從碗櫃裏尋出個酒瓶，叫老金到阿七酒店裏去打瓶燒酒。老金手一伸，說：「錢呢？」六師爺說：「你給我墊一墊！」老金說：「我沒有錢！」六師爺把玄色老布舊皮袍子的袖子一捲，說：「你有了錢不肯墊！是不是想「吃生活」？」老金硬上一硬說：「我的確沒有錢！」六師爺一把拉脫了放醬油瓶和鹽瓶的破書桌抽斗，手往抽斗肚裏亂摸，嚇得老金魂兒上天。原來這還是老金的祕密保險箱，賺來的外快，都塞在裏面。他上前一手搶住評理：「老水牛！你是明搶還是暗偷？」六師爺理也不理，往袋裏就塞。經再三哀求，才答應暫借四角。

老金藏過了其餘的錢，端了酒瓶走出門外，搓搓手說：「倒霉！倒霉！」打了酒回家，六師爺眯着眼笑嘻嘻，滿高興的說：「要燙得熱！要燙得熱！」就擱着脚，在客廳裏獨飲獨酌。老金担心廚房裏的一堆紅漆傢具乞丐要偷，蓋上了稻草柴把作掩蔽，並端了把竹椅，坐在門口，傍邊放一根竹棒，準備一看見乞丐，就一棒把他打出去。日頭漸漸西斜，風有點冷，乞丐一個也沒有來，六師爺却在客廳裏噉燙酒；他就煽旺了風爐，手燙上四兩。忽地竹棒「拍噠」一聲響，老金以爲是乞丐來了，回頭一看，只見兩個兵，有一個兵不待分說，拉了他就走，另一個還帶走了一條扁担。六師爺在客廳裏高聲喊：「酒來！酒來」喊了許久喊不應，氣沖沖的跑進廚房裏，一跨進門，但聞酒氣觸鼻，酒壺「吱吱」響，揭開酒壺蓋一看，四兩燒酒早已燙得乾乾淨淨，就捲起玄色老布舊皮袍子的袖子，準備請他「吃生活」。東東西西的搜尋了一番，全不見老金的影子，跑到門外，也靜悄悄的沒一個人，只有一條獾皮狗蹲在牆角晒落山太陽。跑到街上，仍是鬼也不見一個，走了好一段路，才見橋邊躲躲閃閃的站着兩個兵；那兵一見六師爺，高聲叫着：「口令！」六師爺大模大樣的跑過去，說：「我是馬鏡長，有什麼口令不口令！」

對面又喝了一聲：「口令！」六師爺不響，喝第三聲時，六師爺酒性發作，袖子一捲，生氣地罵：「老子請你們「吃生活！」」

## 第六回 石將軍計困寇軍

冷不防背後閃出幾個兵來，一把揪住他，拳足交加，打得他頭昏眼花，高聲叫「爸爸」，他哀求着說：「各位爸爸！有話可以商量。」那幾個兵那裏還跟他商量，拖了就走。六師爺以爲是上法場，大聲喊：「我不是漢奸！我是六師爺！你們鄭團長也認識我的！」有一個兵「拍」的給他一下耳光，說：「你媽的！想用鄭團長來嚇倒我們不成！懂事的，乖乖兒的走！」六師爺哭喪着臉問：「走到那裏去？」那個兵兇狠地說：「到那裏去莫管！只要跟着走就是啦！」六師爺往地上一坐，高叫着說：「我不走！我不走！」有一個兵用手指節像打鼓似的在他的新剃光頭上「的勒卜落」一陣敲，問：「是走？還是不走？」六師爺倔強地回答：「不走！不走！」於是兩個兵捉住手在前面拉，一個兵

兩手撐住他的腰眼在後面推，像拉黃包車似的一直拉到鎮上的小學裏。六師爺被拉得神志顛倒，冷汗直流；張開眼一看，但見滿屋子是人，老金也在那兒，拿了條扁担跑過來

問：「六師爺！你來的時候廚房門有沒有關？」六師爺不回答，老金急得帶着哭聲高叫：

「一定給叫化子偷去了！」六師爺正好氣沒出處，捲起袖子懇請他「吃生活」。旁邊却

鑽出個阿七來，戴了頂狗獃帽，鬍鬚高突，臉紅腫腫充滿了惡意，拳頭攥得竹布長衫的

窄袖管，向六師爺擡着手說：「你自己也鑽了十幾喜，喜！六師爺連連稱冤枉：「阿

七！上有天，下有地，當中有良心！這你自己鑽的喜，你到這裏來，照樣真是全不稱

干！」阿七却一口咬定說：「一定是你這中伙到這裏來！」六師爺耳邊吃驚，連連稱冤枉，

現在憑空來了筆冤枉賬，在肚裏想：「今天斷氣是命！」這小學的校址，是張家的祠

堂，鎮公所裏凡百碰到派派捐款或者勸捐公債，總要借這地扯來開會的，因此這裏的

「地理」六師爺很熟。他知道這里有三扇門可出入；一扇是大門，一扇是過橋場的後門，

還有一扇是廁所間的側門。大門口貼上「雙橋鎮義勇壯丁隊第一中隊隊本部」的條兒，

站着十七八個兵，生翅勝也翹飛出牆，而後門口也站着門崗。六師爺念頭一轉，就鬆鬆

袴帶去小便；那知這裏的壯丁，聞着沒事做，把小便當消遣，到廁所裏去的真是源源不絕；六師爺看得氣起來，罵着說：「你清都是假小便！」自己則登了坑大便。大約大便了一個鐘頭，天完全黑了，他一瞧週圍沒人，便「噯噯格格」的去挖那扇側門。却不防有人在門外重重的敲了兩拳，喝問着：「你媽的！是誰？」六師爺嚇得擦起褲子就逃。逃到裏面，各處已點起燈籠，看樣子像要準備出發，年青胆大的正在好不開心，把鋤頭鐵耙當棒兒舞，有一個挑着什囊箕，在演「挑金担」。老金剛在黑暗中跟別人換錯了扁担，急得什麼似的在各處查問：「那個叫化子偷的？那個叫化子偷的？」阿七還是坐在老地方，怪東怨西，滔滔不絕；六師爺便跑上去跟他扯談。阿七見是六師爺來了，連忙閉口。六師爺却指頭幾乎要點着他的鼻子，一股正經的說：「阿七！你這個東西真不愛國！我猜得到你一定是被捉了來的！」阿七不理睬，他又說下去：「你怎麼「雷公打豆腐，揀嫩的地方吃」！東不怪，西不怪，怪到我身上來？」阿七「鈍頭脾氣」發作，把糊蓆帽往地下一丟，握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壞了胆！」六師爺聽得心中好不樂意，就揀一塊空處坐下，唱「桃花宮」。到八時左

右，送來了五蒸籠熱騰騰的包子，每人分了四個，算是頓晚飯。晚飯用過，便開始編隊伍，中隊長經鄭團長派定，由王爾基担任。第一小隊長，王爾基自兼。第二小隊長是六師爺，第三小隊長是個難民，名字叫胡林。江蘇吳江縣人，是個木匠。跟來夢雲同般年紀，是二十卅歲。生得一身漆黑，膂力過人，綽號「活閻羅」，村上無人敢惹他。敵人在金山衛登陸，陷盛澤、平望後，胡林便帶了老婆入太湖避難，家裏由幾個老的看着管。待他避難回來，村莊被燒得烏焦一片，沿途全是屍首；他的爺娘和九十一歲的老祖母，還有個遠房叔婆，全被殺得精光。他含淚把他們草草埋葬了，便別了老婆，想往湖州去當兵；那知還未到湖州，湖州又陷，便流落在這雙橋鎮上，當個難民。在收容所裏，別人見他一身漆黑，綽號「活閻羅」，無不怕他，但他從不欺侮弱小，所以很得人敬愛。所里發生了什麼事，都得問過胡林，胡林怎樣，他們也跟着怎樣。現在主持收容所的張鎮長已不在此，給養發生困難，他主張把老的、小的、女的遷往別鄉，年青的投到鄭團長手下當敢死隊。別人因這是胡林的主張，無人反對，但鄭團長却以爲民衆不經過新兵訓練，是不能打仗的，就把他們編入義勇營了隊，派定胡林做小隊長，編在胡林手下的幾個鎮上人

大爲不平，他們認爲這木匠的年齡、地位、資格、學問、無一足取，但他們畢竟機警一點，只敢低聲咕嚕。獨有編在六師爺部下的阿七，却天不怕，地不怕，在大叫大嚷着說：「把我編在這中公豹手下情願死的！」王爾基是中隊長，跑過去喝叱：「阿七！你這人有點神經病！除你點酒，窮凶極惡！現在編編隊，又有意破壞；難道你真是個漢奸不成！」阿七堅持着說：「把我編在中公豹手下情願死的！」王爾基生了氣，拉着他那竹布長衫的窄袖管，說：「你不願意可去跟鄭團長講！」阿七不肯起來，王爾基又去拉他的攔腰纏着的假羊毛圍巾，他便倕命打着王爾基的手，說：「要我去見鄭團長情願死的！」王爾基弄得沒辦法，肚裏想：「無藥可救！」結果把他改編入第一小隊，才算了事。編隊完畢，徐營長代表鄭團長來致訓詞。徐營長名叫性堅，也是湖南人，年紀比鄭團長小兩三歲，跟鄭團長是黃埔的同期生，生得身材矮小，貌不驚人。他主張少說話，多做事，所以平時絕少發言，也不跟人交際；工作做得過於疲倦時，就叫勤務兵絞一把熱手巾，揩一揩臉，接連抽上兩枝烟。今晚他的訓詞，大意也是把「少說話，多做事」的理論發揮了一番，大約說了十句，理論再也發揮不下去。心裏想：「已經說得太多了！」就

去拉王爾基說：「王中隊長！你善於說話的，你來講！你來講！」於是王爾基把灰色斜紋布棉袍上的那條白絨線短圍巾卸下，在課桌上一放，來了篇長長的演說。他提出四點，把他們批評了一番：一、沒有國家觀念；二、頭腦封建陳舊；三、自私自利；四、缺乏犧牲精神。講的時候，黃蒼蒼的臉上，絕無笑容，最所謂「聲色俱厲」，還帶點譏笑態度，聽得人大不開心；阿七鄙笑似的指着他，私下告訴人：「這位空心少爺，常是不帶錢來賒酒喝的！」待他演說完畢，六師爺認爲自己既已做小隊長，也必須講幾句，就跑上台去，勸大家要愛國，不要逃，並說如誰逃的話，即使是他的親爺親娘，也要請他「吃生活」。當下又分配了鋤頭，鐵鎚，糞箕，籠担，乘月亮光出發，第一二兩小隊由王爾基率領，跟宋夢雲排長部隊會合，渡運河，去破壞昇山與湖州間公路；第三小隊隨徐營長率領的夜襲部隊出發，去破壞昇山附近公路，截敵軍退路。走出張家祠堂，北風吹來，冷得人發寒噤，阿七把獼猴帽攔下，再圍上那條假羊毛圍巾。老金上了年紀，冷得牙齒發抖，他請求小隊長六師爺，回家去罩上件棉背心，六師爺幾乎要請他「吃生活」，只得忍一忍冷，搓搓手說：「六師爺！倒不是這時陰曆正在十二月初頭，月光暗淡，那



裏辨得出路途，而徐營長又下邊令，不許帶燈籠，電筒，氣得老金大發牢騷，他說：「我活到這一把年紀，從來沒有聽過走夜路不許帶燈籠的！」昇山鎮雖變橋普通說起來是「三九」路，其實不過二十五里；湖嘉公路築成後，昇山鎮的地位顯得重要。湖嘉公路是蘇嘉鐵路和京杭園道的聯絡線，敵軍雖無兵額不足，也硬着頭皮在這鎮上駐了百名左右的兵。他們怕游擊隊來「搗」，一到夜裏大擺佈都溜進汽車站營壘裏，帶銅板沙袋的防禦堅固，放寬心在裏面用手錶戒指賭博撲克。或者開幾瓶啤酒，飲一個痛快，徐營長來夜襲的時候，已近三更天，他們正在得意正酣，猛聽得槍聲「嘩拍」，手榴彈轟然作響，紛紛鑽出熱被窩，捏起槍桿應戰，固不知外面游擊隊究竟有多少，嚇得手足冰冷，閉起眼睛，拚命搖機關槍。有一個說：「我看大約有三五子！」別一個却說：「也許是有三五萬！」搖機關槍的聽得汗毛直豎，「格格格格，格格格格」，一直搖到三更天，而徐營長部下的兩名機關槍手却乘一個空兒，把在路與戰役裏壓下來的一架惟一的重機關槍，瞄準汽車站的門口，架在一座節孝牌坊旁。敵軍的防禦工事鞏固，又兼在機關槍口直將射下，除非有飛機重砲把它轟而光，靠幾支十年陳的舊步槍，簡直毫無辦法。幸而這

批湖南軍一見到日本兵，就咬牙切齒，現在被擊敗下來，又苦得三個月沒有餉發，那裏還會把「性命」兩字放在心上，紛紛拼出一條身子，兩枚手榴彈，瞧一個疏忽，滾過去，就「轟轟」兩響。剛剛「轟」得熱鬧的當兒，鄒團長又帶領生力軍趕到，以致弄得越戰越烈，越殺越狠；終於把敵軍逐出「銅牆鐵壁」，開始潰退，躲在節孝牌坊後的機關槍手，瞧見敵軍奪門而出，如不高興，心想：「這一下總可掃一個痛快！」那知重機關槍忽然出了毛病，一粒子彈也打不出。鄒團長見敵軍藉機關槍作掩護，紛紛溜上裝甲汽車，而自己的機關槍又出了毛病，就下令衝鋒，滾上去以手榴彈大刀相見，幾個來不及登車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截去了頭；幾個正想登車的，一驚跳剛跨進車裏，一隻腳已斬在車下。已經登上車的，就不顧別人死活，開足馬力，向西潰退，並不住對掃射機關槍，以防游擊隊來丟手榴彈。裝甲汽車鐵板雖然堅厚，如來二三枚手榴彈一時齊下，也可把它轟得七蹠八拐，動不得身。大約行上三里路，最前面的一輛，在黑暗中碰着個「石將軍」，煞車不及，一個翻身，滾入麥白田裏去。那「石將軍」是石曰，石磨，石柱基，石碑，「活閻羅」胡林所率領的第三小隊所投羅來的。迫得敵軍不得不下車來被

個開。其中最笨重的是石臼，這石臼，放在門外，連賊都不願意偷的。正在五六個人扛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當兒，兩邊槍聲大作，火花亂飛，乖巧的放手就逃，來不及放手的，被壓扁腳背，痛澈心肺，殺豬般的高聲叫娘，而逃的幾個也在密集射擊之下「卜托」倒地；留在裝甲汽車裏的就拚命搖機關槍頑抗，等潮州開來的援軍。潮州趕到昇山站遭襲擊的消息後，的確曾開出十多卡車的援軍，但行到中途，被游擊隊「摸」得神志顛倒，公路被掘斷好幾處，兩邊不時有子彈飛過來，去搜索的時候，則黑夜茫茫，鬼都不見一個。幾個胆大性躁的，遙聞遠處槍聲依稀，耐不住等，強要步行，結果被擊斃了一個。擊傷了幾個，還被「摸」去了兩個；弄得屍屍背傷，狼狽而同，指揮官氣得說不出話，因見遠處槍聲漸漸稀落。大約已無生望，就撤回潮州。第二天是一月三日，天一亮派出一千名左右部隊，裝上二十多輛卡車，十餘艘小汽艇，又有兩架轟炸機，攜帶大量小彈，一個飛掩護，水陸空三路併進，準備復昨夜被「摸」之仇。

## 第七回 鄭團長昇山突圍

鄭團長也料到敵軍第二天會來大舉進襲，因雙橋離昇山有二十五六里之遙，防綫太長，就把全部兵力，集中在昇山，抱定宗旨，預備跟昇山共存亡。黃圃附近不在，徐營長凡百事不發表意見，所以沒人「反對」他。他飛往湖州，震澤兩面公路毀壞無遺，並另派部隊，扼守通湖州、南潯、雙林水道；並下令調集義勇壯丁隊，以備戰事，但除了第三小隊由胡林率領的，在巴巴結結工作外，第一二兩小隊因王爾基做事不負責任，壯丁逃走了大半，連小隊長六師爺都下落不明；老金雖然不逃，但昨夜受了涼，寒熱已准許他回雙橋去。徐營長大不高興，說：「王中隊長！你只會說話，不會做事！」王爾基急忙辯白：「這完全是宋夢雲不負責任！這位姑娘只會管住幾本『八卦風』，要他管住幾個壯丁就沒有用了！」鄭團長却什麼也不說，只叫他把逃走的壯丁抓回來；待王爾基走後，他對徐營長說：「王爾基學問是有的！」徐營長昨夜指揮夜襲，本來用不到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裏，檢點了一下身邊人數，連營營長，宋排長等幾個軍官，和一個姓蘇的中尉軍醫及勤務兵張得勝在內，還有八九十人，認爲尚可一戰。就炸斷了一條石橋，打通了二三十間屋的牆壁，一邊靠河，在內扼守；並在跟這一排街屋成一山字形的三條橫街上，架立了機關槍，作爲防守據點。天漸漸夜下來，有幾處火已自行熄滅，只有五六處大火，却越燒越紅；大約燒到了一家爆竹店，「辟勒拍啦」響個不住。鄭團長等八九十人，整天沒有一點東西進過口，張得勝就跑出屋外，去搜羅點食物。街上一番淒涼景象，燈火全無，行人絕跡，只有幾具屍首，橫在街心。風很冷，天像要落雪，張得勝凍得鼻子發紅，又跑上幾條街；却不想因此露了眼，敵軍暗地派人釘梢，但張得勝毫不覺得，在一個舖子裏弄到了一點蔗餅，和生年糕，循原路回去，剛進屋裏，碰見蘇軍醫，他問：「張得勝！有沒有什麼可吃的？」張得勝給了他一塊生年糕。蘇軍醫眉頭一皺說：「生的吃了不衛生的！」蘇軍醫名字叫光庭，年約四十，湖南沅江人，軍醫速成班畢業後，加入軍隊，軍醫做了快近十五年，還沒有娶過妻子，也沒有經過戀愛，喜歡喝幾杯酒，唱幾曲京戲；近年來喝酒過度，生了胃病，身體衰弱下去，京戲也就少唱。鄭團長吃了點蔗餅，見後

營長不在，問：「徐營長呢？」宋排長回答：「他剛才送了三箱子彈去！鄧團長埋怨着說：『他爲什麼老是這個樣子！用不到他做的事情，也要自己去做。』待他們做用過，徐營長來了，因疲憊已極，一點東西也吃不下。只是叫張得勝把毛巾來，揩了個臉，在防務方面，向鄧團長請了示，又走了，鄧團長說：『這事情可叫宋排長去辦！』徐營長拒絕着說：『我自己去！我自己去！』說着搶了手槍，在黑暗中摸索着往街上走去。待徐營長回來，鄧團長決定趁黑夜突圍，他說：『徐營長！現在敵方部署未定，今夜月亮又暗，倒是個好機會。』徐營長沒有什麼意見，用一枝鉛筆在紙上亂劃了一陣，計劃突圍路線，他們過去本是同學，所謂是「同個師傅傳下來的」，定下來對射，兩人都滿意。宋排長看不懂，問着說：『徐營長！這條線什麼意思？』鄧團長大不尊與，說：『你再要看什麼「零鴻記」，這條線永遠不會懂！』說畢，重重地劃了幾條，給他解釋，但劃得太重，筆頭折斷，氣得把它往窗外一丟，罵：『那裏買來「烏鉛筆」！徐營長見宋排長紅紅臉過不下去，說：『宋排長脾氣有點像我，不愛說話。不像王爾基，只會說，不會做，緊要關頭，誰都不知溜到那裏去！』說着，握了手槍，又在黑暗中



摸索着出去。鄭團長不高興地問：「你怎麼又要走了！」徐營長說：「我把他們全都叫回來算合！」鄭團長說：「這事情可叫張得勝去辦！」徐營長堅持着說：「我自己去！」當他剛跨出門，就有人向他連開三槍，急待回擊，頭一陣昏，跌倒地上，旁邊血流了一大灘。張得勝聽見槍聲，拿起一支步槍追出去，街上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那裏還尋得到什麼人影兒，而那個向徐營長開槍的京洋兵，倒瞧得很清楚，他見一支那裏一逼過來，把身子往店家棧門前一貼，躲過了。剛才釘張得勝梢的也是他，他一直釘到張得勝進了廝房，才仔細地測量了距離，回去報告砲兵部隊；由個伍長率領了幾名機關槍手，照準這條街，在一家香燭店樓上，放了架重機關槍，他則跑過來探個虛實，剛巧徐營長出來，就連開三槍，擊傷徐營長的左腮逃走。張得勝從他的身邊跑過，毫不覺得，把步槍在肩上倒背着，嚷着說：「已經逃了！已經逃了！」他幫着宋夢雲排長，和蘇軍團把徐營長抬進屋裏，放在床上，蘇軍團用布條把左腮上部，緊緊紮住，使血流停止，但徐營長已因流血過多，昏了過去，鄭團長埋怨着說：「我是叫你不要去，不要去！爲什麼用不到你做的事情，怎麼自己去做了！」既而一想，這次昇山鎮，根本不必死守，徐營長什

應事都任他的性子，從不「反對」他，而致遭了敵人的毒手，良心上感着一陣隱痛。就叫張得勝端了燭台，幫着蘇軍醫，用盆清水，洗去他臉上的血跡和泥屑，徐營長眼睛閉着，牙齒露出，那張毫不驚人的臉，白得像紙一般。這時，部隊紛紛被召回來，每人上了刺刀，胸前掛了兩枚手榴彈；鄭團長點了下人數，已不滿七十，探問了一番，才知道幾個已殉了國，有幾個守着機關槍位，甯死不願撤退。就叫張得勝背了徐營長，跟在後面，準備突圍；正待出門時却不料砲聲突作，火星橫飛，不偏不斜，週圍的街屋，一下子塌了十多間。鄭團長見目標已被發見，倒嚇了一大跳，急忙下令向街上衝，後頭機關槍彈，又像雨一般的射來。

## 第八回 徐營長自刎殉國

這時大家顧不得死活，辨不得南北，各自在黑暗中東碰西撞的亂竄。張得勝背了徐營長，剩落在後面，只留着個中尉軍醫蘇光庭，一路叮囑着說：「當心跌交！當心跌

交！」他想：「如果再跌一交，那條腿只能用手術鋸去！」跑了不知多少錯路，直到四更天，還不會走出小小的昇山鎮。張得勝的幾斤力氣，早已用盡，他認為已經「鬼打了牆」，再跑沒有意思。蘇光庭說：「鬼是沒有的！」但也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贊同他的主意，攆進一家民房，關上大門，叫徐營長在桌上躺了，黑暗中乾坐着休息。張得勝垂頭喪氣，一聲不響。蘇光庭見敗到這般窮途末路，一肚皮的感慨，心想：何不唱上幾句京戲「通通氣」，指頭「的勒卜落」一陣敲，戲却一句也唱不出來，只聽得幾隻「洞」口「賊家」吵鬧不休。徐營長氣得連手裏開手槍打，蘇光庭連忙勸住：「徐營長，老鼠萬萬打死不得的！」對天亮，才轉身出這是戶人家，客堂當中掛着幅「漁翁得利圖」，兩邊的一付對聯是：「文章遺世，詩書世家」；牆角放着一大盤菜，蠶用的竹匾。張得勝把徐營長背到樓上，由蘇光庭去搬傷處的包裹。他則到樓下去搜羅食物。正走上樓梯，外面敲門甚急，張得勝看不是賊匪，再回到樓上，叫他們兩個爬進灰塵鋪地，蛛網打牆的床底下去，蘇光庭皺眉頭說：「徐營長，張得勝氣也。」徐營長說：「你真是白活了四十歲！這種時候，再衛生！」外面門已敲之急，他就端了支步槍，坐在桌前桌上，

挖去了窗格上的兩塊蚌壳片，「噠」一個準，忽地，門「拍達」一聲落地，一個寬帽腦袋探將進來，張得勝叫一聲：「着！」打得他腦漿直迸。外面有人「呀呀啊啊」的叫了陣，把屍首拖了出去。張得勝將槍機一扳，又一粒子彈上了膛，準備開第二槍。他的打槍是從小練出來的，打得煞是準。他見那個「呀呀啊啊」叫着的已不知去向，知道此地不可久留，放下步槍，爬了起來。冷不防背後站着個人，嚇得他一聲驚叫，四散像夢魘似的軟無力；徐營長却在床底下問着說：「什麼事情？什麼事情？」張得勝仔細一辨認，知後面站着的灰臉蜘蛛精，是中尉軍醫蘇光庭，不禁罵着說：「你怎麼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蘇光庭滿臉是灰塵，用手去揩，又越揩越多，連嘴裏都揩了進去。張得勝連吐着涎唾說：「灰塵吃飽！灰塵吃飽！」張得勝把徐營長從床底下扶出來，也是這般模樣；張得勝顧不得他是上司長官，埋怨着說：「徐營長！你怎麼開起口來？萬一碰到的是一個東洋兵，豈非一同送了命？」徐營長不回答，只吵着要他尋條手巾來揩個臉。兩個人臉都揩乾淨，蘇光庭嘆息着說：「中國人太不講衛生，床底下灰塵足足有三寸厚！」張得勝把手巾往飯上一丟，說：「還講什麼衛生！」就背起徐營長，一支步槍叫他拿了，爬

出窗門，我刀片」的勒拍拉」踏碎了一大堆逃走。蘇光庭跟在後面可囑着說：「當心跌交！當心跌交！」他自己却一個滑脚，幾乎滾到天井裏去，幸而拉住張得勝的脚，才留下性命；而他們兩個倒險乎被他送了終，張得勝把他埋怨了一頓，直逃到盡頭的靠近大路的樓屋，才一脚踢破窗，躲了進去。尋一張床，給徐營長躺了，叫蘇光庭借了他的手槍，去把守靠大路的窗門，自己則到樓下去搜羅食物，從昨天吃了點坐坐午膳的焦飯後，還沒東西進過口。徐營長却拒絕借手槍，他說：「蘇軍醫打槍不準的！」

說畢，顫抖抖的手握了槍坐起來。蘇光庭發了急，說：「徐營長！你萬萬動不得！」張得勝也來勸，但徐營長眉毛一豎，眼睛充滿血絲，倔強地說：「我自己去！我自己去！我已活不長久，但我要再多做一點事才肯死！」張得勝想：「這矮子已發了瘋，經病，沒奈何，拉一張桌子到窗前，鋪了棉被，把徐營長背了過去。張得勝在廚房裏摸索了一陣，才尋到三升糯米粉，大約是這人家預備過年時做圓子用的；他想：「一個熟，却找不到火柴，只得胡亂用生水一拌，端了一大碗上來。徐營長在流着眼淚，他嘆着氣說：「徐營長生了病！」急得上來看，徐營長在流着眼淚，他嘆着氣說：「我沒有用了！」

已沒有用了！」他頭抖擻好，送蘇光庭，要張得勝背他到床上去。蘇光庭焦急的問說：「黃團附的援軍不知什麼時候會來？」張得勝說：「萬萬它什麼，萬萬緊！」把碗端了過去，問：「你要不要吃？」蘇光庭眉一皺，張得勝不高興地說：「粉是生的！不是熟的！都是不衛生的！你願意吃就吃，不願意吃也隨便你！」蘇光庭斬釘截鐵的問：「願意吃！」到晚上，餓得胃病發作，再也忍不住，才跑下樓去，偷偷地吃了點，壓壓胃火。但徐營長却一點東西也不會進口，熱氣得很高，兩張得勝在黑暗中坐着陪他，但一氣說鄭團長來了，一忽兒說黃團附來了，一忽兒又叫他少說話，多做事，嚇得張得勝逃了出來，急得什麼似的說：「蘇軍營下徐營長發了神經病！」蘇光庭一氣，起伍子胥過昭關，五隻指頭的勒卜落」一陣敲，京戲又要開場。張得勝想勸他拉了重去，說：「快去醫！快去醫！」到了裏面，徐營長已睡去了，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幾隻老鼠，「吱吱嗒嗒」吵鬧不住。蘇光庭覺得再坐下去，兩隻腳冷得快結冰，去摸到隔壁房間裏，找張床和衣櫃了，張得勝也跟了進去，兩個人在一張床上，一個腳兒朝南，一個腳兒朝北垂着。但滿肚皮是心事，你一個翻身，他一個轉側，那裏壓得熱。到天微微有露

亮，蘇一官裏痛得利害，又聽得樓下的拍一聲響，嚇得心一別別跳。他說：「我剛樓下去看門是不是關着！」張得勝就叫他上來時帶一碗五香糯米粉，補正想轉個身睡去，忽聽得蘇光庭一聲慘叫，徐營長也大聲喊着：「張得勝！張得勝！」他一看，房門口早伸進個黃帽腦袋來。張得勝靠了撐着帳子，外面望不見裏面，裏面望得見外面這一點便宜，端起床邊的一枝步槍，叫一聲：「着！」打得那傢伙一交攔腰，他起不得。但連他的睡的一陣大響，不知有多少敵軍擁了上來，徐營長拔出短刀，張得勝却光穿着襪子，空手逃進來，將門一關，立着發默。徐營長指着床邊一扇小窗，厲聲說：「王八蛋！這不走！」張得勝哭爹喊娘：「你怎麼辦？」徐營長說：「要管我！這等粉還不肯走，他就抓起一把茶壺丟了去，怒罵着：「王八蛋！」張得勝才往窗上鑽去，徐營長見這賊下來的唯一的朋友走了，激動得淚在紙一樣白的臉上直淌下來。張得勝說着：「爲國家多做點事……」張得勝道：「別說，回頭一看，徐營長頭頂已是血肉模糊，儘管大約還沒有斷，一頭栽下，落在樓板上，矮小的身子，苦悶地叫着：『張得勝！張得勝！』」

張得勝哭着說：「徐營長，好地之語，我們曾替你報仇！」這才閉上眼睛，露出牙齒死去了。敵軍、匪將門踢碎，張得勝一團爛泥，別一間樓房的窗戶，正想找個地方，忽聽得天井裏傳來人聲，挖了塊窗戶上的瓦片，偷偷一瞧，見蘇光庭被五六個敵軍強拉硬拽的拖過去。張得勝心裏一酸，急忙將眼瞜住，却不防背後伸出隻手抓住了他。

## 第九回 胡林偷渡封鎖線

他回頭一瞧，見是條漆黑瘦長漢子，不禁喜得叫了起來：「胡林！胡林！」胡林一手攥住他，輕聲說：「莫響！」到天暗下來，胡林才來跟他扯談，問：「你的消息沒有？」張得勝聽到問起徐營長，心裏一陣難過，說：「已經死了。」胡林又問：「別人消息有沒有？」張得勝說：「蘇軍醫已被虜去！」他問起鄧團長，才知還活着，好不高興，兩個人就等到二更天動身去看他。走出了門，外面一團黑，風吹得人發寒慄，胡林以前在算山做過木匠，路途很熟，由他在前面引路，張得勝拉着他的破舊棉襖跟着。



大約走一里光景路，見到一頂山頂大橋，胡林徑聲說：「當心！」張得勝一望，果見橋邊有燈光，且有一個腦袋從窗口探了出來。他想起徐營長和蘇光庭的慘死，怒氣直冲心頭，去奪胡林的步槍，說：「讓我來結果了他！」胡林急把他的嘴閉住了。穿進一條小巷，東碰西撞的輪着過了好久，才繞過圓洞大橋；兩個人在圓洞洞中過了幾間屋，林把他帶進一間屋裏，微微瞧得見一點燈光，那燈用黑布罩着，很是暗淡。張得勝出坐着四五個人，面色蒼白的是宋夢雲排長，穿得一件黃呢軍服的是鄭團長，張得勝興得喊起來：「團長！團長！」鄭團長見了他也是很高興，問他知道那些人的消息。張得勝就把徐營長和蘇光庭的事說了一遍。鄭團聽見十多年的老朋友，已經身刻殉國，像十片指甲被活生生剝去似的一陣痛，但笑着說：「好！這樣死，才！愧是中國人！」接着又像瘋了似的笑着：「哈哈！好！好！哈哈……」壁倒了杯虎酒，一飲而盡。這酒是床下尋出來的，幾日來就除飲一杯酒外，一東西進過。飲畢，抹一抹嘴，絕不做聲。宋夢雲排長嘆口氣說：「我的洞簫丟了，真可恨！」鄭團對他眼睛一彈，討欣欣說：「要洞簫幹什麼？」宋夢雲皺着眉頭回答：「我心裏難過

鄭團長一向認爲這「賊」……氣概，正好一批火怒火沒個洩處，把桌子一搥，大脾氣：「誰要你……，你……我問你……生惡動爲……現在國家遇了難，又以身殉！蘇州庭軍……了十五年，……除愛喝……酒之外，……直……不出壞處……他們臨死不屈，殺身成仁，中國的軍人，本該如此的！用不到你來難……！像你這樣的人，我恨不得一槍格斃你！」宋夢雲……被罵得臉兒一陣紅一陣白，胡……酸，張得勝輕聲說：「鄭團長……的！」他見宋夢雲被罵得淌下……來，心裏一陣酸，鄭團長話也軟了下來，他想：「宋夢雲是贖在自己身邊的一個最後的軍官，……共患難，同生死，爲什麼可以……的？」又記起徐營長活着時，也沒有……他，徐團長把自己一手提……來，……也常因……氣不好跟他吵鬧。心裏……，什麼事都想了起來。在羅……火線時，徐團長臨死時幾句最後的話也想起來了。……如……記……就請永遠記住此仇此恨！給我報仇！」如……仇還未報，徐營長又死在敵人手裏，三百餘部隊，連自己在內，只……了七個，氣……的……起，一脚踢翻椅子，喊一聲：「過來！」幾個人……在他面前立了正。……就……了命令，要……守橋的敵軍。鄭團長想到這也許是

最後一。出聲，啞着喉嚨，沉痛地關照他們：「如果我不中用了，你們聽宋排長指揮！要好好兒聽他的話。」胡林不懂軍隊裏的規矩，搶上來說：「鄭團長！你的醫是錯的。」鄭團長見這木匠「反對」他，大不高興，不過他雖是個「民衆」，却始終跟在自己身邊，不忍對他發脾氣，心平氣和的說：「依你說來該怎麼辦？」胡林便說出個河，向去胡北竄的計劃來。他說：「萬一無慮容身，可到吳江去，我的老婆，會給他們燒飯吃。老實說，靠你鄭團長這塊牌頭，要在那兒招兵買馬，幹起個游來是不難的！」鄭團長認爲他沒知識，譏笑着說：「你想我們能過得橋去嗎？」胡林說：「用不到過橋！我自想法子偷渡過去！」一看，叫張得勝幫忙，卸下了兩扇大門，尋點麻繩，緊緊縛住；又叫別幾個兵拆了木板，直腳網在兩邊。鄭團長覺得門板船，倒帶點英雄色彩，滿高興的幫着砍木板，使它像一條漿。宋夢雲肩了根又笨又長的，兩隻竿進來，張得勝笑着說：「宋排長！你這口洞箭是嚇煞人！」胡林原是個木匠，尋是拿手，不消半個鐘頭，船，櫓，這是竹篙！」仗着許多手，胡林原是個木匠，尋是拿手，不消半個鐘頭，船，櫓，漿，篙，一應俱全。橫的，直的，短的，長的，燈火，黑暗，摸索着出發。月光白茫茫。

片，河對岸是一叢桑樹，門板下了水。宋勇排長肩了根晒衣竿，手凍僵，木頭一樣的呆立着。河橋那邊，但見屋影昏黑，有一扇窗，微微露出點蒼黃的燈光，敵軍似乎毫未被覺，河邊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水被北風掀起一陣浪花，「嗒嗒」的響着，那聲音聽去很是寂寞。胡林見門板各不下七個，三個兵願意留了，担任掩護，送鄭團長上了船，行過一告別，端了槍散開，防來進擊敵人。一脚跳上船，門板一側，兩脚全是水，得冷氣直鑽心肺，宋夢雲畏縮縮的上時，門板沒入水有兩寸深。胡林一篙撐開河岸，幾個人搖搖擺擺的幾乎要滾進河裏去。他叫他們坐，張得勝却哭喪着臉說：『都是水！都是水！』胡林拿晒衣竿向他的頭上一擡，噠嚇着說：『你要不要命？』於是就坐了下來，三個人袴子全浸在水裏，凍得頭昏眼花。宋夢雲把大腿一捏，已知覺毫無，嘆了口氣，閉上眼怨聲說：『鄭團長，快！快！死了！鄭團長知道他身體不好，心裏一陣難過，急把他抱在身上，輕聲叫着：『宋排長！宋排長！』叫了長久，才微微張開眼，說了聲：『冷！』又閉上了，在照着光的慘白的臉上，滴下一粒淚珠。這時迎面捲來一陣北風，使門板向後倒退，水浪在門板下拍

拍噠」大聲響着。胡林發個狠，沒命搖上三槳；桌板折斷，換上一條，又是三槳，但同時

## 第十回 孤軍夜奔羅家莊

胡林貝已到生死關頭，靜一靜心，脫了棉襖，露出兩臂黑肉，捲起單布衫袖，迎着北風，一口氣搖了十二槳，大門船像飛一樣的竄了過去，把岸邊的薄冰，撞得粉碎。四個八上了岸，也不辨路途，在船中摸索前進，宋夢雲把棉襖一脫，已凍得結了冰，心裏一寒，兩條腿軟了下來，再也走不得。他哭着說：「團長，快……」

鄭團長叫胡林把宋夢雲背了，迎着北風，又趕了十三里路光景，才遙遙地在西北角看見一點燈光，張勝從昨晚吃了點生水拌糯米粉，沒有東西進口，真是又飢又渴，現在濕淋淋的，被風吹硬，活像一條冰桶裏的瓦魚。他急急地跑上去敲門，門兒一敲，燈光熄滅，張勝地「老鄉，老鄉」，裏面寂然無聲。鄭團長

腦，他想：「這裏的民

『死』

『脚』

『哪哪』

一響，倒將下來。

漆黑一團，鄭團長轟了着手，

才從地上哭哭啼啼的滾出一個老婦人來。她添亮了一

煤油燈，撲身倒地。

磕頭如禱。胡林把來雲在那上敲了，扶起那老婦人，屏釋着

『老婆婆！我們是中國軍隊，你怕點什麼？』老婦人抬頭一看，

也是一條黑漢，嚇得

抖。後來聽他是吳江口音，才放下了心。媳一端跨腰，

連一把鼻涕，右脚拖着一條破

布兒，同胡林，張得勝往廚房裏去生火。張得勝趁胡林在生火的

時候，一手抓了兩手把，吃得洋洋有味。老婦人則忙煮動生薑，

準備給這二位「吃糧的」

泡幾碗薑片茶，解解寒氣，忽然聽見張得勝在飯冷飯，笑得老淚縱橫，

一連搥了

涕，才說出聲：「你看！你看！餓得連盤田地！」胡林把火盆端進房裏，

擲了張脫下

軍褲，和次漣漣的皮靴，圍着爐火，朱夢雲把棉軍褲和襪腿布丟在床邊，

張得勝拉一把椅子，靠近火盆，把棉軍褲和襪腿布攤放上了，

胡林脫下藍布破夾襖，

往椅背上一搭。張得勝滿軍褲裏面沒有穿褲子，急得沒法，

後來見胡林僅穿着件短牛頭

褲，露出兩條黑毛腿，不以為意，也就把房門一關，

脫得赤條條的烘火。老婦人聽得房

門呼一聲關，心頭發急，她想：「吃糧的那裏會有好人，「炮聲一響，黃金萬兩」，一定在想發我老太婆的洋財了！」手裏端着盞盞片茶，也來不及放下，急急往門縫裏來張；但見裏面兩條黑毛腿，配着兩條短白腿，相映成趣；并一細瞧時，才知那「短白腿」沒有穿褲子，連聲叫着罪過，掉頭而去。不防左腳踏着右腳的纏脚布，「噯哪」一聲，盞盞片茶潑個滿地，盞兒也打成粉碎，就「嘩嘩嘩」的哭個不休。鄭團長正覺門裏，聽見哭聲，燥急如雷，他叫張得勝穿了褲子去問個究竟，張得勝回說是打破了一隻盞兒，他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摸出一張五元鈔票，叫張得勝拿去賠他，張得勝進了廚房，開口就罵：「你這個老不死！打破隻盞兒也值得大驚小怪！現在我們團長賠你這份錢兒。」說着，把五元鈔票往懷裏一揣，換了一對雙毫銀角子，放在她手裏。老婦人把銀角子往燈下一瞧，覺得不是做的，就歡天喜地的去燒飯給他們吃。張得勝正在高興，胡林連了進來，張得勝一見是「活閻羅」，嚇得魂不附體，連忙陪個笑臉說：「小隊長！廚房裏有我勤務兵在，你還是去烤會兒火！」胡林聽了心中好生感激，回反而去，這時團長已把褲子烤乾，

想：「軍人不要行裝束了，大了體統；把一雙熱烘烘的馬紋皮軍靴，也生吞活剝了了。宋夢雲則蒙住棉被，在炕上抖個不住，張得勝端進飯菜，也只揭門簾，露出瘦的瘦白臉兒，瞧了一眼，又蒙被睡去，三個兒全用過茶飯，已是四更時分，鄭團長想可山鎮離此不過十四五里，還不出敵人封鎖綫，趁天未破曉，還可趕上十幾里，就叫胡林背了宋夢雲，摸出一張一元鈔票，賞了個婦人，出門而去。門外霜白如雪，寒氣入骨，鄭團長打了個寒噤，辨了下方向，向北而去。張得勝一人負了兩條槍，胡林背了宋夢雲，跟在後面。大約趕了六七里路，在前面小港中看見一星燈火，走近船梢坐着個老艄公的船戶，年紀約摸四五十歲，船身不大不小，甚是寬敞，船頭擺着一盆青燈，圍着張紅紙條兒，不是別人，正是「長頭頸」阿喬，他在雙橋鎮搖了張鎮長的逃難，張鎮長主意毫無，起先說要去雙林，搖了大半路，又說要搖回昇山到羅家莊一家親戚家裏去，到昇山正遇着敵軍反攻，兩老夫婦嚇得魂兒飛天；又要阿喬搖回雙林去。阿喬大不高興，在半途靠了岸，把一船傢具，衣箱，搬進麥田裏，情願不要錢，請他們「兩老夫妻」上岸。張鎮長氣得點着白漂漂的長指甲兒，頓足大罵，張太太聽見不要錢，心裏想：「好事



情！』就硬把張鎮長勸下了，另外去雇船隻。但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那裏還雇得到船隻；戰事越來越緊，炮彈「啾啾」的打頭上飛過，一顆炮彈落地，砰然一聲，炸得滿天是泥，張鎮長臉上也着了一塊，嚇得魂不附體，張太太站不穩腳，仰天跌了一個大交；張鎮長急把她扶起，一對老夫婦拉拉扯扯，跌跌撞撞，沒命飛逃；逃得喘氣長脚，到了兩隻船，張太太跌得一身是泥，才到了羅家莊，一船傢具，却丟個精光。『長頭頸』阿喬把船搖進小港避風頭，每天倒杯白干，煮碗麵放了點蔥絲下酒；今夜他見船裏氣息，想趕個五更，過昇山鎮回雙橋去，今見鄭團長來此船，他想：『這位副官我在雙橋見過的。』就把船靠近岸，也不講價錢，請他們上船，又見宋夢雲已凍得不像人兒，拉過棉被把他蓋了，問張得勝說：『這位班長是不是病啦？』他平日所接觸的隊中人物，都是些副官，班長，心想叫他班長，總不會錯的。張得勝改正他說：『這位是排長，那位是我們團長！你好好搖船，不會短你一個錢！』阿喬想：『中國人幫中國人，這是規矩，要什麼錢！』鄭團長問他：『面是個什麼去處？』他說：『往北是大錢鎮，可通太湖；往東是錢家莊，有七八十戶人家，一鄭團長就叫他往東北搖去。』到五更天，東方發白，烏雲任

老柏樹上，叫個不住，四盞放下櫓，去找火柴，想買根煙；張得勝催着說：「搖！快搖！」阿喬心想：「這船口老蟲，倒來出我的主意！」就說：「你管自己照看班長，莫管我的事！」張得勝露出金牙齒，訕笑着說：「老糊塗！剛才告訴你他是我們班長，再亂叫打你的烏嘴！」阿喬被罵得臉孔發紅，老脾氣發作，把船往岸邊一靠，請張得勝上岸。胡林解勸着說：「一點點小事兒，那值得動氣！」阿喬却一定要叫他上岸，胡林想：「這個老頭，脾氣倒好執得厲害，不真與他說，看着他活了一大把年紀，倒有股孩子勁！」阿喬見這黑臉年紀輕輕，也來多嘴多舌，罵着說：「不干你何事！」胡林聽得心頭發火，袖子一卷，露出兩臂黑肉，一個箭步躍上船帮，要把阿喬揍個死去活來。

## 第十一回

### 羅三爺仗義留客

阿喬已上了把年紀，當然經不得「活鬧雜」的三拳兩腳，鄧團長早已一聲將他喝住，並討張得勝跪在船頭。阿喬覺得不好意思，說：「既是副官說情，也就不必處罰！」

請軍得。來，巴巴結結的向羅家住搖去。鄧團長問他：「羅家莊的鄉長是個怎麼樣的人兒？」阿喬說：「你是問羅三爺嗎？蘭州東北鄉開起羅三爺是無人不知，脾氣同我差不多，就是好重義氣。」鄧團長心中一冷，心想：「脾氣同你差不多，真也夠人消受！」又問：「敵人有沒有到過羅家莊？」阿喬說：「沒有！沒有！敵人只到南溝，南溝以前的一位鎮長，也是個好人，脾氣同我差不多，忠厚老誠。但現在的鎮長是個漢奸，連貨店信都做了漢奸。」說話時已到了羅家莊村前，早有個自備園丁前來盤問，那姓趙的鄉長也在軍隊裏，他倒極口說鄧團長是兩爺三爺是鎮長的領事，知道是上級了，那軍隊敢不問，急急奉迎，把鄧團長請進門，雙喜，年紀約摸三十七八，前額頭髮已禿，看去像上了四十，生得身自高大，兩眉炯炯有神，甚是威儀。穿着紫色粗布短襖褲，胸前一排密扣，腰帶束着，外掛着件烏羊皮氈褂，裏面大皮。這姓趙的鄉長，愛打不平，年輕時他父親送他到杭州法政學堂肄業，好幾同學打架，被開除學籍，後來又想赴德國習陸軍，可惜他父親就病故，家裏沒錢，老淚縱橫，只好他務必承繼父兄遺業，早日成家立室，勿作遠遊。並由族中父輩作主，和雙橋鎮張家，娶了個一女對

了門親兒，所以張鎮長還是他嫡親叔丈。韶翁易逝，不幾年已上三十，一經病途，終於輕輕誤過。他的兩位兄長，早年病卒，家產由他一人承繼，所以倒也有幾百畝水田，南潯鎮上還有一井染坊，但他不善營業，染坊被賬房暗中揩油，蝕一個乾淨。民國二十一年時，又因一時氣忿，把一位統稅分局長揍得死去活來，那位分局長被他個「聚眾轟動，抗納國稅」十大罪狀，家財化了一年，才留下條性命，自那年以後，便安守家園，關了個農場，養雞種樹，消磨時日。這幾天，他正在愁眉不展。三天前雙橋鎮的張達誠老叔丈，光穿着襪子逃到他家裏，而那位張太太又終日哭哭鬧鬧，好像丟了衣箱傢具，完全是他「弄」的不是；這位老太太且又有點變得瘋頭瘋腦，好好兒的在吃飯，突然撲兒一丟，說：「壞事情！」有時半夜來敲他姪女兒的房門，問她什麼事情，她說：「壞事情！」昨天是一月四日，看到五天前，上海出版的「文匯報」，證實杭州的確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失陷，張發奎將軍率領大軍扼守錢塘江南岸。現敵我兩軍正在富陽，餘杭激戰中，其中更加憂悶。正盼驛來客，也恰好飲幾杯，談論談論國事，解解氣悶。聽國丁說說來了幾個中央軍官，有一個還是上校階級，興奮得淚都要流下來，急忙吩

附羅三奶奶，趕快殺兩隻雞預備其酒席。羅三奶奶這幾天被他叔母罵得已哭紅了眼睛，今天正想出門找個瞎子，卜個卦兒，問問失物凶吉；她丈夫又要忙着請客，心中好生不樂，但她生性賢慧，也不違拗。羅三爺趕忙跑出大門，想替船埠迎接，一夥人兒早已浩浩蕩蕩而來。打頭一個，穿着身黃呢軍服，佩着皮帶，短劍，穿着雙鳥亮皮靴，煞是神氣，後面跟着個勤務兵，雖然左眼皮有點吊疤，生得倒也俊俏。最後面那個結實小夥子大概是個伙子，背着個傷兵。羅三爺心想：「他們不是杭州退下來的部隊？爲什麼却退到太湖邊來？」正在狐疑，團丁指着他對鄭團長說：「這位就是羅鄉長！」鄭團長行一個軍禮，問：「這位是羅鄉長嗎？」羅三爺連連鞠躬，說着：「不敢，不敢！」鄭團長把他打量了一番，看他前額光禿，年紀大約快近四十，但一對眼睛炯炯有神，顯得後生了許多，裏面穿着身紫色布襖褲，束着腳帶，外面罩着件黑羊皮羅宋呢大衣，看來不是個等閒人物，心中一生歡喜。兩個團丁問了尊姓大名，又謙虛了一番，進戶而去。羅三爺待客人坐定，急忙差人去找白衛團班長，吩咐着說：「從今天起，不准許買賣的，親眷的進村中一步；如有人去兩鄉，雙林趕市，說我三爺吩咐，早去早回，莫拿酒杯，高

一走漏風聲，休想活命！」說罷，又急忙到客廳去，懇切招待。一會兒敬茶，一會兒敬煙，才用過茶點，又來了點心，點心碟子剛搬進，酒席裏盞又擺出，把鄭團長拉上首席，鄭團長覺得不好意思，羅三爺那裏還讓他在座，說：「生為中國人，能與中國人官乾幾杯酒兒，真是三生大幸！自國軍西撤後，可受夠了敵人的烏氣。鄭團長正想把徐旅長臨死前的幾句話：『敵人驕橫到如此地步，是中國軍人的奇恥大辱。』來應付一番，羅三爺早已一溜煙跑進廚房裏，埋怨羅三奶奶說：『我早叫你去請叔丈，來陪杯酒兒，怎麼老半天也沒個回音？』羅三奶奶剛受過叔丈母的委曲，說去了她一船傢私還不算，又引進幾個中央軍來，要害她老太婆。現在又聽了羅三爺的埋怨，眼睛一濕，淨白臉皮上，掛下兩滴淚兒，但她不願讓羅三爺聽見，免得心下難受，背過身子回答：『他來了一會，現在又不往那裏溜。』羅三爺心中好氣，親自去找。其實，張鏡長早已來過，他跨進門猛見是鄭團長，嚇得臉變土色回頭就走，心中只是叫苦：『我逃到羅家莊，他追到羅家莊，我到底與他有些什麼冤仇。羅三爺找了幾處找不到，獨自悶悶的回到客廳裏，陪鄭團長喝酒。席間不免說了些戰情。談到杭州失陷，兩個兒一番唏噓，喝了幾杯酒，

後來羅三爺又說到山西戰局，已有轉機，八路軍克復娘子關，中央軍有二十幾個精銳師渡黃河，他說：「據『文匯報』社論，預測山西在二三月間將開始全線大反攻，我想，這一次大反攻，敵人沒法應付的。」於是兩個兒哈哈狂笑，滿乾三杯。鄭團長問起本地情形，羅三爺只是抓抓額角嘆息，他說：「常言道：甯為太平狗，莫做亂世人。」這話一點也不錯，受盡敵軍的凌辱，吃盡漢奸、土匪、流氓的苦頭，還有什麼話說！現在只希望國軍早日反攻，圍剿出頭日子。」鄭團長又問自衛團情形，羅三爺說：「一共不過三四十個團丁，從敵兵手中買了十條破爛步槍，沒有槍的就使大刀，車車常講連皮毛都不懂，以後還要鄉團多點點糧，這個還免。」鄭團長說：「這是軍人本份，那消說得。」兩個人喝到下午三點鐘光景，而紅耳赤，都吞了七八分酒意。羅三爺說了羊皮羅宋呢大衣，往地上一丟，把着酒壺硬要再斟幾盞。他說：「鄭團長！我們要抗戰到底！你剩了一大杯門前酒，做個什樣子？」鄭團長素來不肯示弱，舉起杯子，一乾而盡。羅三爺哈哈大笑說：「既然是抗戰到底，中華民國前途無量，燦爛光明！我們那那可不滿飲三杯，慶祝慶祝。」鄭團長被說得興起，一言不發，三杯酒喝。

爺見鄭團長豪爽，也只得乾一杯相陪，幾十杯酒下肚，引起滿腔悲忿，伸一會兒就長！當年我如能赴德國習陸軍，也不致今日受狗子們的毒氣，只因家父逝世，今，如今一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看來只好做個亡國順民，老死山林！一言下，臉頰噓，鄭團長也滿肚子感慨，兩個人相對默然。只聽得北風發着「嗚嗚」濤聲，掠過屋頂，狂嘯而去，庭前一株石榴樹在風中抖索；天空鉛雲四佈，像是個孕雪天氣。張得勝大約也多喝了幾杯酒兒，在廚房裏唱「鐵血歌」：

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可以救中國！

還我河山誓把倭奴滅，醒我國魂誓把奇恥雪……

鄭團長聽了歌聲，猛記起元旦那夜飲酒情形，想不到相隔不過五天，却有這麼大的變化，當日大羣官佐，如今都已煙消雲散，生死莫卜；一陣悲從中來，流下幾滴熱淚，推椅起座，擊杯高歌「中國軍人魂」，那歌聲淒厲激昂，餘音隨風消逝，至風聲已絕，聽去猶有餘悲。羅三爺說：「鄭團長！我不會唱歌，不過從小愛唸幾句詩詞，可背一首舊詩相陪。」說着，抓了抓光額角思索了一會，瞧見庭前那棵風中石榴，猛的記起陸游的



「夜聞秋聲感懷」：

西風一夜號庭樹，起攪戎衣淚沾襟，  
殘角聲摧滿月墜，斷鴻影隔塞雲深。

數簫零落從軍作，一寸淒涼報國心！

莫倚壯圖思富貴，英豪何限死山林。

忽聽得門外有人應着說：「好一句『英豪何限死山林』！」門「呀」的一聲，猛撞進個  
人來，羅三爺大吃一驚，拱手便拜，說：「何老先生什麼時候從南潯來的？」

## 第十二回 鄭團長題詩贈別

羅三爺所說的何老先生是本地塾師，在村中教着二三十個蒙童，前幾天上南潯去看  
他女兒，南潯到羅家莊有三十里水路，今天趕個早晨，過晌午才回到這裏，來向羅三爺  
報告點消息。他說：「現在南潯鎮上駐紮的敵軍，番號是波田部隊，人數不滿一百，據

說嘉興駐紮也不多，大部份已調往津浦線作戰，據敵華中派遣軍總司令聲稱，要在十日之內，攻下徐州，打通津浦南北路。鄧團長心中一急，問：「我們在徐州怎麼個情形？」何老先生向鄧團長打量了一番，看模樣是個中央軍，也就放胆說：「赫赫有名的李宗仁將軍，率領四十萬大軍，鎮守徐州，手下還有李品仙，湯恩伯，孫道仁，孫震數十員虎將，真所謂名將如雲，精兵如雨，看來雖免有番大戰。」羅三爺又問起上海情形，他說：「南潯到上海，火輪已不通，沿運河兩岸，都有防路隊，日本汽划子和汽車，不是打得肚子翻天，就是一把火燒個乾淨，敵軍也在叫苦連天。羅三爺勸他吃了頓酒飯，臨走時，又輕聲告訴羅三爺，說：「鎮上維持會對三爺很注意，那個瘋醫生現在做了維持會長，神氣活現，上次向三爺敲詐不遂，憤恨在心，常在宣撫班長請道三爺的不足，三爺早總得送個人替，也求個太平。」羅三爺捧茶以簡，呵呵冷笑道：「看這瘋醫生敢把我怎的？」說畢，往側屋去看了石宋雲雲的病况，宋雲雲遍身發燒，人也有點迷迷糊糊，大概是受了風寒，剛才煎了一盅上製藥方，熱已稍退，由張得勝在旁調理着茶水，羅三爺往廚房關照羅三奶奶，晚飯時另外替那傷兵燒碗薄粥，說畢，捧着水煙筒

回家，跟鄭團長談開天。至上燈時分，天氣驟寒，庭院中飄着雪花，今年是第一次下雪。鄭團長薄暮中立在階前默看，想到去年也是這個時候，天剛下過一次雪，屋簷水都結冰的一天晚上，妻子披了一塊大圍巾，抱了小阿澤到金陵火車站來送行。想到這些事情已如昨夜一夢，一逝不可再見，心裏感到一陣難言的惆悵。羅三爺却把羅三爺呢大衣圍緊緊，「呵咯咯，呵咯咯」吸着水煙，不斷的跟鄭團長談雞種的區別，法國雞與瑞士雞的優劣，鄭團長其實一句也沒有聽進心裏。羅三爺還想說下去，但聽得廚房裏人聲鼎沸，像出了岔子，跑進去一看，羅三奶奶又在流眼淚，張太太罵着她說：「丟了！丟了一船傢私還不算，怎麼又把你叔父也丟個不見！」羅三爺問：「什麼事情？什麼事情？」張太太哭着說：「老頭子不見了！」羅三爺心中好氣，說：「叔父又不是三歲小孩，怎麼丟得掉？」鄭團長恐出岔子，往廚房外打個轉，聽見聲音好熟，問羅三爺：「才知是張太太，他說：張鎮長既在家裏，剛才怎麼不來喝一杯酒？」羅三爺說：「他有點事。」說話間張鎮長已從塾館裏找回來，他在跟何老先生談開天，鄭團長迎上去打招呼，說：「張鎮長！我們倒碰得巧，還能在這裏相見。」張鎮長見沒一點事兒，捏

高興地回答：「難得！難得！」張太見老頭子已找回來，歡喜得淚都流，連連埋

怨自己是「肚痛煞灶神」，勸羅三奶奶不必生氣，又巴巴結結的去幫她忙，但既不會做

菜，又不會燒火，就搶過一把破扇，「拍嗵拍嗵」扇宋夢雲的煎藥罐。第二天一清早，

團長派胡林回雙橋鎮打聽動靜，並寫了道手令，如敵人已撤退，遇到任何本團官佐，就

叫他在雙橋收容散兵，經費可與六師爺商量，向鎮公所借支。又由羅三爺挑選了三個得

力村民，分頭往昇山，南潯，雙林偵察敵情。宋夢雲聽說有人往南潯，想買幾本筆記小

說，消消病中寂寞，把那人叫了來，問着說：「南潯有沒有書店？」聽說有的，於是托

他最好買幾本「宇宙風」之類的舊雜誌，不然就隨便買本標點本筆記小說，另外又托他

買口洞簫，早發後鄭團長由羅三爺陪着去看農場，那農場就在屋後，約有十三四畝地，

桃、李、杏、梅，一畦畦的種得煞是整齊，樹枝蓋着昨夜殘雪，樹幹束着乾草禦寒，最

可愛的是一株梅花，鄭團長看得贊個不止。他認為梅花能於風雪中傲然獨放，可算得是

中原軍人的象徵。幾雞場在農場左首草棚內，單靠雞蛋一項，每年也有三三百塊錢收

入。冬天天下雪，就生個火盆，暖壺酒，在閒談中過去。到晚上，往昇山，南潯，雙

林傳察敵情的村民，先後冒雪回來，除南漳增加了一點敵軍外，其餘沒有什麼動靜。胡林回來時，已在第二天晚上，他說：『敵軍於一月三日佔領雙橋，四月退回湖州，燒了十幾間房子，損失不大。敵軍撤退後，從新市鎮開來了浙西游擊第三大隊，大隊長趙，聽說以前在嘉興某鎮幹過兩年公安局長，撈了二三十萬元，其餘的歷史，不甚詳細。大約有四五百人數，三百幾十條槍，三枝馬克沁輕機槍。』鄭團長問他沒有碰到本團官兵？胡林說：『只碰見蘇軍醫，他被敵軍押到湖州，派往縣立醫院服務，找個機會，溜了回來。他請求團長，改派個得力人員，去辦理散兵收容。』鄭團長把他嘉獎了一番，叫他到後面去休息。張太太聽到胡林從雙橋回來，急忙來問他，她說：『你看到六師爺沒有？』胡林不在意的回答：『怎麼沒見到，我們還在阿七酒店裏交過一次手，要不是他求饒，幾乎要請他上西天。六師爺現在是關綽得很，玄色老布舊皮袍子外面，罩着件大綢衫。』張太太心中一急，心裏想：『壞事情！』胡林却接下去說：『他和燒餅店裏的寡婦，也有了勾搭，銅器、錫器，到處做人情，腳桶、水桶，隨便去送人。』張太太『哇』一聲，驚叫起來，罵着說：『這匹老水牛，真真壞得喪良心！千託萬託，可』

他，却要把我們一些傢私敲得干干淨淨！」於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把羅三爺屋內，又鬧個天翻地覆。張鎮長做好生歹，允許她明天一同回雙橋去，她却歸心如箭，要連夜討船走，張鎮長沒奈何，只得依她。羅三爺實在被吵得頭昏腦脹，也並不挽留，羅三奶奶硬勸他們吃了晚飯走，又送一盆熱騰騰的蕎麥飯到船裏，以備夜間點飢。惡牌太年老，受不住寒冷，船裏鋪了條棉被，放了舊火鉢，親自送過船去，船開了才回來，背着人又淌了幾滴眼淚。這晚上，羅三爺屋內聽得有點冷清。鄉園長喚着幾個散兵，會被趙章甫騙去，一言不發，羅三爺因談天沒對手，且天氣又冷，很覺寂寞，張鎮長見好朋友被一活鬧得一頓，心有點沒精打采，和宋夢雲床邊舊朱紅漆桌上的鏡子，放個開，靠着桌沿打瞌睡。宋夢雲兩頰發燒，遍身汗。還不住乾咳，大概又引起心病，心裏甚是愁悶。側風本來甚為矮小，牆邊又堆滿了舊木器，暗洞洞的好像像是鬼影，穿風怒吼，窗門格格響個不住，宋夢雲翻來覆去，只是睡不去，對着昏澹灑的燈光，不禁想起家鄉，想起年幼時跟表妹一個玩牌下棋，共臨字帖的事情，如今表妹病故，舅父又在上海羅定亡，孤單一身，獨走天涯，茫茫前途，不免引起了無限身

世之感，正在傷感間，外面一陣夜風，響聲，則團長穿着黃明軍服，佩着短劍，大踏步走了進來。他死桌上放着一本「夜雨秋燈錄」，一口烏漆銅鑄的眉頭三瓣，心想：「幹麼買這些東西？」但因宋排長尚在病中，天也不好責備他，只問了句：「病可好一點沒有？」宋排長穿衣坐起，回答說：「已好了七八分。」團長心中高興，他說：「趙章甫在雙橋，我們的散兵，難免要被編去，蘇軍將軍是外行，要你走一趙，還有個辦法。」宋夢雲聽了，一會，應了個「是」。團長叮囑他明天起個五更動身，返身走了。宋夢雲翻滾去，更是睡不去。到三更天，才朦朧入夢，夢中又會見了仙姑的表妹，那表妹穿着綠白布衫，紅布袴子，梳着兩股油辮，笑嘻嘻的，手裏，他猛的一驚，莫非是與她夢裏相逢？誰曉得，這夢裏，才情悲喜，都拘着她低訴着三年的飄泊生涯。語到心處，放聲大哭，哭醒來，窗外霜白如雪，有隻喜鵲，棲在屋頂，唧唧喳喳叫個不住，撲撲騰騰，熱淚盈眶，而夢境依稀，已不可再見。倚枕哭了一陣，天已十分破曉，急把棉絮衣穿了，打緊綁腿，差張得勝往船塢討船，自己洗了個臉，到堂應去向團長告別，團長見他臉色蒼白，必事甚是不忍，叫胡林陪他同去，以便路上

有個照顧。正待走時，羅三爺趕出來，硬要他換身老百姓棉襖袴，並送他件半新舊藍布機長衫，宋夢雲心中煞是感激，一心想：舅父在世時，待我也不過如此。又想，人生一世，難得碰到像羅三爺這樣好人，山日記本，請他題幾個字留個紀念，羅三爺取過筆墨，端端正正寫了「爲國珍重」四字。宋夢雲又請鄭團長題字，鄭團長思索了一陣，忽想到宋夢雲初到軍隊中來當文書時情形，雖事隔三年，彷彿還在目前，不免起了番「物易逝」的感慨，寫着：

可恨光陰如水流，又是殘冬風雪後；

勸君力須及時，等閒莫白少年頭。

鄭團長羅三爺冒着寒風，送他到船埠，河水結着薄冰，岸邊枯草蓋着寒霜，宋夢雲跳上船，行過軍禮告別。鄭團長直送船搖出港口，望不見一點影蹤，心裏感到一陣難言的寂寞。在羅家又住了兩天，到第三天，何老先生女婿差人來送急信，說南潯街上傳說羅家莊已圍到一團中央軍，這事究竟如何？鄭團長見消息洩漏，恐連累他人，棄了兩枝步槍，和張得勝換了便衣，急急要回雙橋去，羅三爺苦苦挽留不成，才備了桌酒席送行；



臨走時又贈了一百元路費，鄧團長那裏肯受，羅三爺說：「團長回雙橋後，必需錢用，這一點意思，無非表示羅豐不忘國家寸心。」說着，穿了那件黑羊皮羅宋呢大衣，戴瓜皮小帽，送出門外，越送心裏越難過，直送一里路外，才含淚而別，沒精打采的獨自回去。回到屋裏，悶坐了一會，吸了幾筒水煙，驀然記起一件事來，急得臉土色，口裏只是叫聲苦。

## 第十三回 趙章甫乘亂取雙橋

羅三爺想：「羅家莊到雙橋，雖是官道大路，但有兩三條叉路，可通雙林，不要錯路途，惹出是非；且那個吊眼，勤務兵，本來有點「吊兒郎當」，問起話來，又是一口湖南音。」羅三爺這一急，整夜沒有睡着，第二天陽曆是一月十二日，陰曆己未年近年底，就提早幾日，差個人去雙橋送叔丈年盤，順便也可打聽個消息。羅三奶奶了藥品，雞鴨，可囑那傭人傳言張家老太太，目下時勢不太平，雙橋又……

丁在還未到羅家莊來往幾時。羅家莊到雙橋，鄉下人說起來是「五九」路，其實有五

多哩。繞小道走地有五十里。冬天日子又短，那挑年盤的，差不多到天黑才到雙橋。

橋完全變了模樣，雖然相隔不過十多天，好像換了個朝代。現在全個雙橋鎮，由趙雲

大權獨攬。趙雲重今年約摸四十歲，滾圓腦袋，一對骨溜溜眼睛，兩抹焦黃鬍子，

字下垂，臉色蒼老，身材中等，對部下歡喜要點手段，用用術數，疑心病甚重，從不

信他們，平日歡喜人戴戴高帽子，凡有意思貢獻的，絕不採納，只有秘書徐明儂

京大學畢業，這一點牌子頗亮，還敢說幾句話，他聽得對時，偶然也仰頭，

且說，「有一分理由，可以考慮考慮！」那已算十分難得。其餘的參軍

急，讓他在府裏，得個官職，大嘆：「傷腦筋，傷腦筋！」大家絕不理睬，

「這得對，不過是有一分理由」，說得對，折了腰，莫想留下腦袋。在

也是如此，他手有執事權，就禁他一手帶，甚至會許也不必管事情，

他親自經手。敵軍在金山衛登陸，形勢嚴峻，駐紮大軍，也沿滬杭路南

撤，他領着一隊警察守破隘口，嚴制收編上海退下來的散兵，若遇軍官，

可以

用術

數

數難的設法攔絡，無法攔絡的，還點路費，叫他回去。人數達三百名左右時，才擴充成立「浙西游擊第三大隊」，自任大隊長。以後在湖州兩縣交界的烏鎮，消滅了敵八二二團。大隊部，發得屍首都不賸一具，獲得三挺馬槍，又併吞了幾個游擊隊，勢力更加旺盛，人數達到五百左右。敵軍進攻烏鎮，他又南竄至杭州市北百餘里的新市鎮，新市鎮規模甚大，有二三千戶人家。「浙西游擊第三大隊」，便與其他三隊，劃分地區，互相稱雄。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湖州陷落，新市吃緊，他爲保全實力，北上流竄；到一月五日，徑濟得駐紮於餘杭鎮一團中，敵軍已被敵軍打敗，敵軍已於前晚七向湖州撤退，急把全部兵力，圍到餘杭。敵軍高懸在鎮上，敵軍散住附近各處，以防被敵軍包圍。鎮上冷冷清清，街上幾家商店，全店，被敵軍破門而入，個乾淨，門板東倒西歪，花生、米、油、鹽、糖、油。東街口躺着一具婦屍，下體赤露，大概是被姦死的，南街太平橋脚，也有一具男屍，橋邊衙屋被燒了十多間，以前太平橋算是雙橋最熱鬧區域，現在只賸了片殘瓦剩壁，景象終是淒涼。阿七酒店離太平橋約有丈路，現在也上了門板，阿七被敵軍擄至湖州，生死莫卜，阿七嫂只是在內啼啼哭哭。

想不出一個法子。她已送五斤黃酒，七八兩茶葉蛋給六師爺，托他設個法兒。六師爺見黃酒和茶葉蛋，細着眼睛笑眯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其實他那把這東西放在心上，三日那天他從昇山逃回雙橋來，半路碰見鎮上燒餅店裏的王小寡婦，兩個人現在已打成火一團熱。王小寡婦一個辣婦人，今年三十四歲，生得臉孔又寬又大，把芭蕉扇，梳個小頭髻，一雙小腳，走起路來，妖妖燒燒，慣會裝模做樣；鎮上沒同她有好感。幾家親戚，也都走斷。碰到這種亂世年頭，沒個逃難處，獨個人肩個包袱，提隻皮箱，一路哭哭啼啼；六師爺見機會正好，上來勾搭。王小寡婦心裏想：「這老和尚也樂得順水推舟，裝腔做勢的把六師爺引得心神不定。四日晚上，六師爺逃到雙橋，老爺幫着肩了包袱，提了皮箱，兩個子連夜趕回雙橋。連望一片火光，王小寡婦又急得哭啼啼，到鎮上一看，起火的是太平橋脚，燒餅店隔一條街，也就安心。但燒餅店裏已沒了敵軍，門板被拆得東倒西歪，燃亮煤油燈，一些桌椅，板凳，燒成一堆烏焦。碗，鉢頭，打成個粉碎一片，水缸裏撒了兩團大便，灶上一個鐵鑊影子也不見了。王小寡婦「哇」一聲大哭，找根麻繩要尋短見，六師爺硬把她勸住了，打起燈籠，到張鎮

長家裏云「想點辦法」。街上一團漆黑，絕無燈火，半路一不小心，碰見具屍首，仔細一瞧，是日女屍，嚇得魂兒飛天，恐怕冤鬼追上來，撩起玄色老布舊皮袍子，腳步如飛。心裏不住地喊着：「冤各有主，債各有頭，不與我六師爺相干！」北風在後面「嗚嗚」的亂響，心「別別」跳個不住。到了張鎮長家，遇着老金，他往昇山去破壞公路時，受了風寒，敵軍還在雙橋時，就回到屋裏，六師爺見有了個伴，胆子一壯，到樓上去裏藏了一點銅器、錫器，又叫老金量三斗白米，灶上翻下隻大八鐵鑊，加上點腳鴨、水雞，炒成一担，叫老金挑走。老金哭喪着臉說：「你叫我挑到那裏去？」六師爺惡狠狠的回道：「你莫管！」老金担着心事說：「半路叫化子要捨的！」六師爺大罵：「素傢伙，你是挑這是不挑？」老金不肯挑。六師爺把袖子一捲，要請他「吃生活」。這才挑着挑到王小寡婦燒餅店裏，用了頓晚飯，到一更天氣，兩個子冒着寒風回來。這一夜六師爺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老金知道要出了別扭，也整夜沒睡。第二天，六師爺一清早上樓去翻箱倒篋，想尋幾套張太太的衣著，去送人情，自己也翻出件張鎮長的大綢衫，罩在玄色老布舊皮袍子外面；拿鏡子一照，但見細細眼睛，胖胖臉孔，只不過面

黑一點，自己覺得，長得倒也不錯。走來，諛巧阿七轉送來五斤黃酒，七八個

蛋，哭哭啼啼的請他阿七想個法子。六師爺請口答應，一手提了大瓶酒，一手用荷

托打了一隻蛋，往燒餅店裏請正小寡婦的客。王小寡婦今天擦了一臉白粉，頭髮也擦得

甚是烏黑，小脚着紅綉鞋，一細看，覺得他年紀青了十歲，心中甚是歡喜。

認爲一個女人的美處，全在乎白、嫩、別的都可不管，王小寡婦雖然臉孔又寬，

像把芭蕉扇，他却只覺得美不可言。一隻脚擱在長凳上，撻起袖管，左手搶住杯子，

手高舉酒壺，不住的勸酒。王小寡婦才喝了一杯，又請第二杯，唱道：『再來一杯，

成雙配對！』王小寡婦把他鼻子一捏，一捏耳括子，揪着搗罵：『這水牛！誰要同你

雙配對！』六師爺眯着眼睛笑嘻嘻，攢着火辣辣的脸孔說：『痛快！痛快！』王小寡婦

特罵時，『別得門外人聲喧嘩，往門縫一張，不知從那裏開來了部隊，有的穿灰色棉軍

衣，有的敵軍，有的色軍軍衣，有的穿長衫，短褂，這樣樣在游擊隊。六師爺開出門去，想打

探探明，老金早已領着個穿草綠軍衣的來找他，那九年紀與張得勝相彷彿，面貌也有

點像，不過張得勝生得矮小，他却是個瘦長條子。姓名名進，人家都叫他何副官，嘉興

本地人，以前是家洋貨店夥計，嘉興淪陷後，才加入游擊隊。為人甚是忠厚老實，唯一的優點，就是性急，心裏一急，說話也有點口吃。譬如顧客到洋貨店裏來買柳條斜紋的，他就急得直跳起來，說：「你剛……剛才不是說要……的！」老闆埋怨他性急，不肯做生意。淪陷發生後，借市面蕭條爲口實，把他生意歇掉。他失業在家，無法生活，又做愛國夢，投入趙志游擊隊，當一名少尉副官。今天第一天到……

黑頭爛額，他到處找鎮公所裏的六師爺，偏偏老金怕六師爺吃生活，……

道：「何進要把他押到隊本部裏去，才領到幾罐店裏來找。何進要六師爺說……」

板，稻草，尤其重要的是稻草，有許多士兵還單穿衣，沒有稻草，怎麼挨過冬天夜。

師爺一口答應：「別的沒有辦法，我……還有辦法！」又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何進聽了，好生感激，自去料理別的事務。冬大日子短，不到半點鐘，已是薄暮時分，刮了幾陣北風，天空飄起雪花，兩稻草還不見送來。何進是個性急的人，那裏忍得住，到處去找六師爺。六師爺今天多喝了點酒，……

裏，蓋一條張太太的八幅綢被，露出個角頭，鼻竇不絕。何進叫了七八聲不醒，一急，拔出拳頭，在光頭上「的勒卜落」一陣敲，這才醒了過來。何進追問着說：「六師爺！你去辦的稻草呢？」六師爺揉揉眼睛，眉頭一皺，問：「要稻草幹什麼？」何進

說：「沒稻草，幾百兄弟，今晚怎麼過夜？」六師爺被他纏不過，說：「蓋棉被成叻何必要稻草？」何進急得只是叫苦，口也有點吃，說：「你剛……剛才不是說有的？」六師爺回答：「剛才就是有的，但現在是沒有，現在天色這樣暗，往那裏去找？」何進是

實人，也不與他計較，習雪跑出門去，另外設法；這時早有幾個傳令官，說趙大隊長有話問他。何進聽了，兩手發抖，到了隊本部，趙章甫拍桌大罵他兒子何進。兩眼一睜，要把桌子拍個粉碎，罵着說：「你在辦什麼事？天已落雪，沒有一根稻草！」何進嚇得面變土色，聲辯着說：「……六……六……趙章甫給他一打

種……個耳子，罵：『六你的鬼！』就聞他跪在門外階前。何進被打得兩頰發腫，在這種……跪在冰冷石板上，吹了一夜北風，到第二早晨，差不多已凍個半死。不禁恨六師爺入骨，賭咒要咬下他臉龐上兩塊黑肉，方消心頭之恨！正這樣想時，六師爺却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理，不久，他舅父又從上海趕到北平，說他父親在洋行服務達四十年，歷年替洋行所賺銀子，已不下三四千萬兩，洋行大闢感他先父功績，買辦一職，答應由他長子繼任。徐明冷笑着，口回絕，說：「我不來做帝國主義走狗！」他舅父氣得在北平得了場寒痰，病癒後，垂頭喪氣，搭平滬車回上海而去。而他家這關係，也從此斷絕。北大畢業後，生活無着，在一個中學裏當了教員，暇時翻譯了本「列甯評傳」，自費出版。這部詩集：「明日的火花」。『列甯評傳』被查禁燬版。『明日的火花』因銷路不多，由書店老闆，稱斤論兩，賣個乾淨，他自己也不曾留一本。去年盧溝橋事起，學生，中爭從此開始。他逃出北平，帶領學生加入孫殿英游擊隊，華北戰事不利，隊伍被敵軍圍，在太行山徬徨了幾天，決定南歸，回上海後，滬戰正劇，說渡江到浦東，見大門外上了鐵鎖，家人已避難他去。離家八年，且又穿着藍布長衫，布鞋，一般平民相，鄰人無人識得他。徐明健在門外坐了一會，心裏有無限感慨，想起母親坟墓，幼時常在那裏踢小球，採杜鵑花，路還依稀記得，就順道走去，沿途人烟稀少，煞是荒涼，麥田裏還有幾個砲彈炸破的大土坑，坑裏一坑髒水。大約走了兩里路，才到墓地，墓

長及膝蓋，無人收拾，旁邊添了個土堆，碑石還是新的，那是他父親的墳墓，他撫摩着石碑，淌下一滴眼淚。想起當年爲過一個愛人，離開上海，不知不覺却過了八年，八年來經過多少人事滄桑，而愛人還是毫無消息，心裏不覺一陣悲酸；他母親的憂鬱的臉孔，父親的衰老的身軀，也浮上腦海，兒時情景，彷彿又在目前。不禁頹然臥倒墓旁，閉着「萬里尋兄曲」：

徒軍伍，少小離家鄉；

念雙親，清淚空淒涼！

家成灰，親喪生青草；

我姊妹，流落他鄉！

淚流下來。這時日已昏斜，天際羣鴉亂飛，寒風吹着枯樹衰草，發出嗚嗚悲聲。而吳軍已外敗，又開始殲滅，「囉囉囉」一陣，大喘不住聲。他看天時不早，渡江回上海，不久又加了一個部隊，到前線作戰。十月間，蘇州河陣地被突破，數十萬大軍，全綫西撤，他又與隊伍失却聯絡。到嘉興時，又拔又飢，臥倒在公路上，迎面却來了兩個

難奈，一把將他拉走，被編入趙軍部隊伍裏，充個二等兵。趙軍甫因家裏廣充，新的幹部沒有，書的幹部，他又不信任，正在每日感傷腦筋上，忽聽得新兵中有個北京大學畢業生，把他叫來，談了一席話。那人的確有一番道理，且用了他也可插身自己並價工便以筆數把他攔絡，平地升七級，充了名營長。徐明健聽了，心裏想：這軍官行動，但覺得改造游擊隊是自己責任，只有把自己血統進去，才能使士氣振作，經過嚴為兵們的整隊。所以工作甚為努力，部隊中人人與他相好，凡遇困難，都是請他解決，或向他訴苦。他把何進請進屋裏，聽說他於落雪天在屋外跪了，覺得趙軍在大難忍，但他不說，竟前一句話，只把他按了一番，又關門，他辦事小心，要再上六師爺的營，說是「隱匿」，不說去，徐明健也聽了，心裏想：趙軍營才和一個鑽頭的眼，他聽得對，字樣得，心裏想：這營外，毫無別處，真這「腦筋」！他聽徐明健說，立躍移步，介紹何進少，徐明健所上在，眉頭一皺，攙攔八字焦黃鬍子，給個不睬。徐明健說到這人有個團長部隊，辭過十五年軍醫，他在肚裏想：何進來與鄭許國有歷史關係。這一想，他心裏了鬼胎，他懷疑：「莫不是鄭許國派來的間諜？」

「連連搖頭說：『不准！不准！』徐明健他靜氣的舉了許多理由：說正式部隊都有個醫務所，沒個醫務所要被人瞧不起，且士兵傷患病，無人醫治，將來無法作戰，『下』各方面感到醫藥人材缺乏，要張羅個軍醫，很不容易。趙章甫一聽，覺得也『有一分理由』，回答着說：『他與我毫無歷史關係，我可委他個少校主任，還是叫他當個少尉軍醫，將來有了歷史關係，再慢慢提拔他。』明健又說了半個鐘頭，才勉強答應，叫徐明健把他找來。蘇光庭早已聽着徐明健那裏的回音，不到二分鐘就找來。趙章甫見他年齡同自己差不多，是個老軍醫，心想：『他比人比較靠得住，也就放下了心。正經着臉說：『你給我做事，可不能有兩條心！只要你真心跟我，將來有了歷史關係，不愁沒有前途。鄭奇國有勇無謀，一次硬仗，把『打垮，你跟了他，有什麼出路？』蘇光庭是個老於世的人，『曰』應着是。並請求往嘉興辦點藥品，趙章甫也答應了他，叫開個單子送給他，『切』辦理。蘇光庭中尉升到校，十分興奮，『切』去時一路唱京戲，並趕個上午，把應購藥品名單開出，送給趙章甫外甥，那位外甥又去請他舅父批准。趙章甫見總數估價是一千二百元，大吃一驚，罵着說：



「開口就上千，簡直是想發橫財！」就批上一句：「限在四百元以內置置選購。」他外甥見了，甚爲不平，插口說：「西藥採辦不易，將來遭敵人封鎖，有錢也買不到。」趙章甫一雙烏溜溜眼睛，向他一彈，罵着說：「你懂點什麼？」他又仔細把藥品單瞧了遍，嚇得心「別別」地，提起一枝毛筆，把「安神藥片」，「烈性麻醉劑」，「急性瀉鹽」等數項，一一塗去。他外甥在太平橋頭找到了蘇光庭，把藥品名單和四百元鈔票交給他，說：「買西藥我外行，還是勞你自己走一趟。」蘇光庭不熟悉嘉興情形，去找六師爺說，六師爺聽到他去辦四百元貨，眯着眼笑嘻嘻，拍拍蘇光庭肩膀說：「包在我身上！」

## 第十五回 活閻羅怒打六師爺

六師爺在嘉興一家布莊裏，有個兄弟，就在太平橋頭雇了個船戶，備了封信，附入三百零十元鈔票，叫他帶去。信上說明三百元隨便照名單配點西藥，開張四百元

無，又說明「另附洋十元，作為老弟車馬之費。還祈勿却是幸」，其餘九十元，自己了腰包。剛才蘇光庭對他說，阿七這夜有過害，昨夜已從湖州回來，心想何不向他酒裏去乾幾杯，也可替自己這個喜兒。這時已過晌午時分，路上雪水泥滑，甚是滑脚，幸而酒店離太平橋不遠，路還，不應放緩到。阿七被騰去挑子，彈到湖州，在特務隊押夜，靠酒行老闆保，向維持會領了張良民證才釋回來，但經城門時東張西望，城內疑是游擊隊，就狠吃了幾木棍，打得遍身痛楚，這時還躺在床上。阿七嫂見爺爺進來，扮着笑臉迎機，連忙拿起一把芭蕉扇，「拍嗵拍嗵」扇風解酒。六師爺倚着說：「要燙得熱！要燙得熱！」阿七在房裏惡狠狠聲明：「打酒手現錢！」六師爺聽了大怒，說：「現在的六師爺，還是以前說的六師爺！以前是兩隻空手，一位光棍！現在是，嘿！你看！他從懷裏摸出一張新鈔票，一隻腳在凳上一擱，手指用口涎一抹，「嗖嗖」數個不住。阿七嫂過來一看，見都是「伍」，「伍」，「伍」，「伍」，倒吃了一驚。阿七聽到鈔票聲，也顧不得痛楚，把竹布長衫一穿，一條假羊毛圍巾，攔腰一縛，戴上頂獅帽，出來到賬台上，架上一付白銅邊眼鏡，翻着眼簿說：「六師爺！你掛着十

一元二角七分五眼，現在年關已近，可否討光討光，給小店做個本！」六師爺把鈔票往懷裏一搵，說：「這點小數目，到年夜，再說！」阿七肚裏想：「這匹老水牛！有錢不還，簡直是賊骨頭脾氣！」但他知道這個「申公豹」難惹，還是少開口爲妙，拿起「封神榜」，看着書裏面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六師爺儘是望着阿七嫂背影，看她拿着把芭蕉扇，「拍嗒拍嗒」扇風爐。看到那把芭蕉扇，又想起了王小寡婦的臉孔，獨個人越想越樂，跟阿七扯起談來：「阿七！你這爛眼睛，看看你模樣像隻猴子，東洋兵倒會跟你講交情，不把你弄死，又「匠封不動」的送回來。」阿七祇顧自己看「封神榜」，睬也不睬。六師爺又剝一個茶葉蛋，問：「東洋兵不送你點東西？」阿七嫂搶上來說：「東洋兵殺人放火，那「送東西！」六師爺說：「會送的！好比：銅鏡，雞毛，紅頭打筒，反光鏡，……」阿七嚇得心裏一跳，從懷中摸出塊布條來，趕緊聲明：「只有「良民證」！」六師爺搶上去一看，果然是「良民證」，當胸一把抓住，說：「我早料定你要當漢奸！東洋人的良民，還不是東洋人的漢奸？虧你活這一把年紀，腦袋已經有點搖動，還安安心心看「封神榜」。」阿七拚命掙扎，一付白銅邊眼鏡跌落地上，爛紅眼

睛滿含着惡意，握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喪了胆！」阿七嫂生得橫，早已一手搶去「良民證」，丟進風爐裏，罵着她丈夫說：「你這個笨蟲，只會發發『鋪頭脾氣』，東洋人的東西，怎麼可以藏在懷裏。好在六師爺是自己人，還不打緊！快替六師爺斟杯酒，賠個不是！」六師爺這一手，回座去喝酒。阿七拾起白銅邊眼鏡，坐在賬台上動也不動，說：「要我替『申公豹』斟酒，我情願死的！」六師爺把袖子捲，罵着說：「現在的六師爺，不比以前的六師爺，你再叫『申公豹』，我請你『生活』！」阿七自己也有點後悔，早知開口不效，怎麼又開起口來，就一骨碌溜進房裏去睡覺。這時已到午後三四點鐘，天氣轉暖，六師爺也有七八分酒意，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再置上件大綢衫，遍身發熱，腳兒也有點癢癢兒，就脫下鞋，剝下襪子，露出一雙黃黃色肥腳，不住的捏腳趾，突然，眉頭一皺，按破一個水泡，嚷着說：「痛快！痛快！」又用手去剝茶葉蛋下酒。回雙橋的人漸漸多，顧客也進來了四五个，胡林穿着件舊棉襖，藍布破夾袴，也闖了進來，鄧團長派他來雙橋探聽動靜，清早晨離羅家莊，這時候才到，揀個靠壁座位坐下，向……

……了點趙章甫

的情形。客座聽他談到趙大隊長，便興奮，何副官，好像個個是他老朋友，都佩服他神通廣大，消息靈敏，圍攏來更問個不住。六師爺大概多喝了幾杯酒，忽然異想天開，傳出個驚人消息，他說：「德福說不定要實行焦土政策。」座客問他：「怎麼個焦土政策？」六師爺倒簡單單的回答：「見房子就燒。」這一說，酒店內空氣驟然緊張，阿七嫂也丟掉顏色蕉扇來聽，扭着心事問：「六師爺！有沒有什麼辦法想？」六師爺捏着腳趾，不在意的回答：「辦法是有的，中國人做事，無非兩個「子」字，一件是銀子，一件是面子。出點銀子，講點面子，總有個法子。」大家這才安下心，向六師爺大獻殷勤，斟酒的斟酒，捧送豆腐干的送豆腐干，一天的酒錢，早已有人搶着惠鈔，六師爺看得眯着眼睛笑嘻嘻，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靠壁坐着的胡林，實在忍不住氣。說：「六師爺！你不要造謠生是非！」六師爺見這木匠多嘴多舌，心想：「別人怕你「活閻羅」，難道我六師爺也怕你不成？」惡狠狠的回答：「不干你的事！」胡林聽了大怒，一張鬍臉，彷彿當陽橋上的張飛，袖子一捲，伸出兩條黑手臂，向桌上「噹」的一拳，酒杯翻滾，碟子落地；六師爺見自己失了面子，趁着酒性，也是「噹」的一拳，筷子微微一震，罵：

「趙大隊長見了我都客客氣氣，你這臭木匠敢把我怎的？」胡林一個箭步，竄了過去，兜心一拳，把六師爺打翻在地，又是一拳，禿頭皮一塊紫青飛起。六師爺翻身就拜，哭喪着臉說：「閻羅大王！有話可講，何必動手動腳！」胡林把他衣領一提，拳頭又要下去。六師爺發了急，說：「你難道不講面子？」胡林那裏跟他講面子，又在背上狠狠吃了兩拳，這才被衆人拉開店門外瞧開的人圍了一大羣，阿七本想不開口，一聽到「活閻羅」六師爺，心頭快活，出來開口說：「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胡林給了酒錢，氣忿忿地走了，其餘的座客，也一哄而散。六師爺一肚皮氣沒個洩處，把袖子一捲，赤着腳跑過去，對阿七說：「你說「打得好」？」不待阿七分辯，早已把他當胸一把抓住，請他「吃生活」。阿七被打得在床上哭着滾，阿七嫂也陪着滿眼淚，打着芭蕉扇大罵：「老水牛！你怎麼「雷公打豆腐，揀嫩的地方吃！」阿七又沒有碰你一根牛毛，你找他老實人出氣！」六師爺咕嚕着說：「你再罵！也請你「吃生活！」」一壁把襪子鞋子穿了，搖搖擺擺的出去。太平橋頭，被燒掉舖子的幾戶人家，已經回來，撥磚翻瓦，嚼寒號飢景象，甚是悲慘。忽聽見一聲鑼響，抬過兩口薄皮棺材，前面一個小叫化子拿着頭路幡，後面兩個破落道

士，吹着喇叭，三五個遊喪的，穿着麻衣，捧着孝棒，跟着哭哭啼啼。那棺材裏的，一個是太平橋溺死的銅匠店老頭，一個是東街口被姦死的婦人。兩個破落道士「嗚嗚嗚」吹了一陣，唸着說：

金童玉女來引路，

三魂六魄歸天庭！

又是一陣「嗚嗚嗚」，哭聲也漸漸遠去。六師爺瞞了一回，正想走，蘇光庭卻趕了上來，他剛才碰見胡林，看到鄭團長一道手令，要在就地收容散兵，他怕自己出面，會吃趙章甫的罵，請六師爺設個法兒。六師爺被打得腰酸背痛，那裏還有心思管閒事，皺皺眉頭開了句：「有多少經費？」蘇光庭說：「有什麼經費！」六師爺睬也不睬，掉頭就走。到張鎮長家中，碰見王爾基，架着付玳瑁邊眼鏡，穿着灰色斜紋布棉袍，圍上條白絨線短圍巾，一雙黑皮鞋全是泥，立在門口。他說：「六師爺！我們該想個善後辦法。我剛才去見了那個官僚，簡直把我都氣死！」六師爺知道他又要批評趙章甫，把他引進屋裏，叫老金泡了碗茶。王爾基酸地批評：「圓圓一個腦袋，一對老鼠眼睛，兩抹焦黃鬍子，

完全是個陳腐老朽！這種人也叫游擊隊長，簡直無藥可救！」六師爺問：「他和你談點什麼？」王爾基忿忿地說：「他叫我替他做事，我又不是他的奴隸，要替他做事！開口『歷史關係』，閉口『歷史關係』，一付官樣和！」說到這裏，心想：留在敵後，簡直是浪費光陰！當初如到陝北去做救亡工作，也許有一點成績，再不然，留在上海，也可把英文弄通。如今剛剛弄了位『英雄』，又來了個『官樣』。不覺嘆了口氣，別了六師爺，一路口哨吹着「再會吧！再會吧！」頭首英文歌，搖搖擺擺回家而去。六師爺叫老金早點燒晚飯，又叫他到街上去買個「萬靈膏藥」，一瓶虎骨酒，天未夜喝了就睡。晚上發了一夜燒，遍身疼痛，第二天也沒有起床。第二天是一月八日，天氣轉晴，他很早起身，穿上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罩上件大綢衫。往樓上「的勒卜落」的一陣翻，尋出幾件女衣，去送王小寡婦的人情，又順手牽羊的拿了把錫酒壺，搖搖擺擺的走下樓來。剛跨出大門，碰上個張鎮長，後面又氣急敗壞的跟了個張太太。張太太牛得眼光銳利，罵着說：「老水牛！誰叫你穿的大綢衫？」六師爺一看勢頭不對，當場自動割下。張太太又尖叫起來：「這酒壺是我三十年前嫁妝，你拿了幹什麼？」六師爺哭喪着脸說：「買醬油。」張鎮長氣得鬍子



朝天不要請他吃耳朶。張太太又發見自己的夫一盞衣服，挑在大師爺身下。急得「哇」一聲大哭，大師爺嚇得魂不附體，連忙丟了酒壺。衣服，拔腳就逃。

## 第十七回 張太太痛罵小寡婦

張太太也顧不得自己是隻小脚，拚命追趕。大師爺回頭一看，見張太太追了上來，腳頭如飛，穿過幾條街，一骨落逃進王小寡婦燒餅店裏，往床下就鑽。王小寡婦一張芭蕉扇臉孔，擦了一臉白粉，穿了身黑布衫，一件黑緞背心，腳上着了雙紅緞鞋子。她見大師爺進來，正要賣弄風騷，卻見他往床下一鑽，撒着嬌罵：「老水牛！你開老娘什麼玩笑？」撒起床，去捏他鼻子。大師爺着了急，嚷着說：「不要吵！不要吵！」王小寡婦住了氣，說：「誰要跟你吵！你自己來跟老娘吵！」用力一拉，把他拉了出來。他抬頭一看，見張太太正巧追到燒餅店裏，張太太見大師爺從床下爬出來，在店門口拍手頓脚的大罵：「你這該斬該殺的老水牛！你這隻雞變鴨的老水牛！」一把眼淚，一把

鼻涕，早已驚動四鄰，圍攏來瞧閒。王小寡婦被罵得忍不住氣，跑出去交涉，說：「張太太！你罵人可以在自己家裏罵，怎麼罵到人家店門口來？人家過年過節，也要過個吉利！」張太太見這「潑婦」來出頭，罵得更加利害，她罵：「你這不要臉的寡婦！穿得紅紅綠綠，關個漢子在裏面！」王小寡婦氣得心胸炸裂，趕上去和她打架。別人知道這潑婦難惹，沒一個敢相幫；倒是老金，穿了件駝背棉襖，提了根竹棒，氣吁吁的趕過來，沒命的往王小寡婦身上打。王小寡婦已兩個打一個，抵擋不住，這才敗了下來，逃進屋裏，把門「呼」一聲關住。捏住六師爺鼻子，把他痛打一頓，罵着說：「你這老水牛！看老娘遭兩個老不死毆辱，也不來幫一手！」六師爺威風喪盡，唉聲嘆氣說：「面子丟光！面子丟光！」從這一天起，六師爺已沒個着落處，就開始和王小寡婦同居。王小寡婦看他身邊有一大疊新鈔票，笑逐顏逐開，半推半就的成了好事。而從此也不再做燒餅生意，第二天，依然是晴天，出了猛太陽，六師爺吃了早粥，穿着件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也不顧人笑罵，搖搖擺擺的往太平橋頭去。瞧橋邊有五六十名士兵，坐着晒太陽，有兩個兵扭着打架，互相叫罵，六師爺一聽口音，知道是「老川」，一個瘦白臉兒的，

騎在橋腳邊噓瓜子，拍手叫好，六師爺聽得出，是個蘇州人，後來一個班長用廣西口音把他們罵了一頓，這才寂然無聲。但隔不久又有個兵和賣油條的老婆子，「油條兒」，「銅子兒」的吵個不住，六師爺心想：這是個「杭州黃瓜兒」。想不到五六十名兵倒各省都有。穿的衣服，也單夾棉，黃綠灰，雜然不同。在橋邊牆壁上，多了兩張佈告，一張是「浙西游擊第二大隊」趙章甫的安民佈告，一張比較小一點，是鄭團長的收容散兵佈告。六師爺看過後，也靠在牆邊，晒了一個上午的太陽。鎮上人經過太平橋，見了六師爺，背過身就笑。有四五個婦人，抱着小孩，遠遠的望着六師爺，看得呆了。六師爺心頭發惱，在肚裏想：「再……！請你們「吃生活」！」阿七穿件竹布長衫，攔腰圍着條假羊手圍巾，獼猴帽剝下把耳朵都遮住，挾着本賬簿，經過太平橋，忽見「申公豹」也在這裏，嚇得返身就走，經別修橋去繞遠路。到晌午時分，宋夢雲臉有病容，穿着件藍哩嘰長衫，同着個胡林走過來，瞧樣子，也要打太平橋經過，六師爺怕這「臭木匠」是張太太差來，找他打架，急急避過了，也不敢回燒餅店吃中飯，轉了幾個小巷，往王爾基家中去避風頭。王爾基的祖先，在同治年間，也曾做過幾任縣官，所以屋宇甚大，門外樑上掛着塊

金字匾額，題着「進士第」三字，但門內則套坑，柴堆，雞成一片，甚是醜觀，充滿了破落戶景象。王爾基正在階前晒着太陽，捧着一本紅皮書兒在讀英文，六師爺拿來一瞧，書面上「伊爾文見聞錄」幾個字，其餘都是洋文，全不認識。王爾基叫丫頭泡了碗茶，搬過把竹椅，請六師爺坐下，問道：「你見過徐秘書沒有？」六師爺知道他又要批評徐明健，預先附和道：「是個空頭大學生，一點學問也沒有！」王爾基拿下了玳瑁邊眼鏡，用手帕擦了擦，譏笑着道：「你懂得什麼？」又說：「你不要聽他穿着藍布長衫，一雙布鞋，像個鄉下老粗，老實說，這是個了不得的政治工作人員，他說話聲音很和氣，有條理，又很關心人家生活，最容易使人跟他親近。而且，他說的話確有理由，他說：「我不否認我們這支游擊隊在內容上是土匪式的，但是不是永遠如此呢？不是的！他們必然會經過改造，洗練，教育，而成為真正的游擊隊游擊隊！脫離民衆便不能存在。敵人的加緊掃蕩和進攻，迫得他們不得不改造，洗練，教育，而向真正的游擊隊發展！」他又說：「改造游擊隊，是每一個智識份子的責任，只有我們把自己的血流進去，才能把農民，散兵，工人，店員集成的烏合之衆，變成一支堅強的隊伍。一件事的開始和完

成是截然不同的。如果現在有一部份游擊隊在內容上是土匪式的，認為永遠是如此，那是個大錯誤！最不應該的是，自己不參加改造游擊隊工作，却暗在一邊罵：「游擊隊」，「有吃隊」。『你覺得他的話怎麼樣？』六師爺卻似頗懂，他說：『對是對的！不過你說開頭和結尾，是不相信。就我自己來做個比方：難道我生出來的時候是個五師爺，現在變了六師爺？將來又變成七師爺！這話不違的！我生出來是六師爺，現在是六師爺，將來還是個六師爺！一點兒也沒有變。』王爾基譏笑着說：『你錯了！不變的不過是個名字，其實卻變了。你生出來的時候沒有牙齒，現在有了牙齒，將來又脫掉牙齒；你生出來的時候，是個毛頭，現在長得像個水牛，將來又變成把骨頭。你說怎麼沒有變？不但你六師爺在變，世界上什麼都在變；不過一變一不是亂變，變有一定的變法；六師爺已經長得像條水牛，只能變一把骨頭，不會再變個毛頭。這不是說世界上什麼都是命定的，這「變」還須要人的力量帶進去，如果毛頭六師爺沒人給他吃奶，今日也不會長得像條水牛。』六師爺聽了，的確有道理，但王爾基說話抱着譏笑態度，心裏大不快活，起身就走，一壁故意揶揄着蛋說：『你說我會變把骨頭，我偏不相信！只要』

活無常手裏出點銀子，闖羅大王身上講點面子，纔有個法子！」王爾基回了句：「無藥可救！」心想：「同你講話，簡直是海，光陰！」又翻開「伊爾文見聞錄」繼續讀英文。又覺得在這種時候，不應該再讀英文，就隨便用了頓中飯，圍上條白絨線短圍巾，去跟徐祕書商量加入游擊隊的事情。徐明健把他請進房裏，問了他目前的生活情形，又是稱讚，又是鼓勵，王爾基心中甚是感激，什麼話都說了出來，把以前想往陝北去幹救亡工作的事情也說了一遍。徐明健說：「工作到處都可以做，八路軍不是生來就是好的，無數政工人員，拋棄個人幸福去教育他們，犧牲自己生命去感動他們，才能有今日的成績。我們這裏幾乎找不出一個政工人員，我可以替你向趙大隊長設法，掛個祕書的名義。做點組織民衆和教育士兵的工作。」說畢，請王爾基坐一會兒，往隔壁隊本部裏去見趙章甫，趙章甫聽說他要介紹王爾基，心中大怒，他說：「我在雙橋不過住了五天，我和這個小混蛋不過見了一面，却到處批評我是官僚，介紹他進來，莫非叫他多來批評我幾句？」徐明健見不是路數，只得把話引開了，悶悶的回去。但他不說趙章甫一句壞話，只把王爾基安慰了一番。王爾基心中大爲不樂，回去後，當晚差丫頭去請來了六師爺，

商量由鎮公所出面和趙章甫對立，並計劃幾條與他們不合作的辦法。六師爺吃了一驚，心想：「你莫不是弔弔我的胃口，將來雞蛋打破壳，我六師爺來砍腦袋。」正在這樣想時，徐明健打着個燈籠，走了進來，頭髮亂蓬蓬一堆，沒戴帽子，大約受了點風寒，臉色甚是蒼白，他恐怕王爾基又在外面胡亂批評趙章甫，且他愛鬧意氣，說不定會出岔子，結果，果然不出所料，苦苦勸了許久，王爾基却一句話也不肯聽。六師爺趁這機會，溜了出來，出了「進士第」大門，迎面吹來一陣北風，他把手一圍，肥而短的頸頸一縮，趁着月光，往隊本館去見趙章甫。

## 第十七回 徐明健夢會故友

趙章甫聽了六師爺一番告密，拍拍他的肩膀，嘆口氣說：「老弟！只有你是我自己人！」親自替他倒了杯茶，並大聲喊：「何副官呢？何副官！何副官！」何進跑了進去，被趙章甫迎頭一頓罵：「你管的什麼事情！六師爺在這裏，也不叫他們生個火盆！」何進是個性急

的人，急忙用電筒東射西射去找勤務兵，勤務兵早被趙章甫差出去買茶點請六師爺，何進找個不見，性急如火，人家問他忙什麼，他埋怨着說：「老……老水牛茶，那會有好事體！」茶點買到，火盆也生好，六師爺把袖子一拍，動身要走，於是趙章甫又把何進罵了一頓，趙章甫見六師爺要走了，有些戀戀不捨，摸摸八字焦黃鬍子，嘆口氣說：「我的部下，沒有一個可信任的！連我外甥都背後罵我疑心病重，真真「傷腦筋」！」他親自送六師爺到大門外，又壓着耳朵託他：「那個小混蛋批評我什麼話，徐祕書跟他怎麼樣勾結，你替我留心一下；還要拜託你介紹個軍醫，蘇光庭一定是鄭許國派來的，我實在有點不放心。」六師爺眯着眼笑嘻嘻，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趙章甫送走了六師爺，心裏甚是不安，看了今天剛接獲進到的上海「文匯報」，更是愁心如搗：目下全國戰局重心已移津浦線北段。敵軍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陷濟南後，大軍渡過黃河，沿津浦線節節南進，泰安，魯縣，登州已成風聲鶴唳，徐州甚是危急；而李宗仁將軍決定率四十萬大軍死守徐州，沿隴海路東開兵車，晝夜不絕。杭州方面因敵軍大部調津浦南段作戰，我軍正在劇烈反攻。太湖外圍廣德，宣城，長興，溧水各地，



俱有戰事，看來浙境戰局，又將漸趨緊張。趙章甫全夜不曾睡着。第二天是一月十日，他清早晨，派何副官去雇七八十名伙子，添築防禦工事；正想用早餐，他外甥又挾着本單據簿和報銷冊子，來請他舅父點賬，一望「咕嚕咕嚕」埋怨六師爺買西藥揩油。趙章甫聽得有點忍不住，眼睛向他一彈，問：「是不是那個姓蘇的老軍醫說的？」他外甥應了聲：「是的！」於是牙齒一咬，大發懊惱，拍拍桌罵：「你這位外甥爺，毫無用處，真真一傷腦筋！」自己進了人家別用，還以為是消息靈通！他外甥被罵得羞怒全無，點完賬回去後，寫了封原封母親，大發牢騷，說他部裏，他舅父不但毫無厚禮，反而專找他外甥做出氣筒，處處在裏面做死，也不應該幹着有名軍需。正在他寫這信的時候，隊本部裏又有個人來控告六師爺，哪不是別人，正是張太太。張太太歸家後，仔細查了一遍銅器，鐵器，錫器，磁器，面桶，脚桶，鞋桶，水桶，發覺被六師爺拆得十有九不全，那隻手休！張鎮長認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在重慶教育科任職的疑鬼，已從嘉興轉寄個電報，叫他們速去重慶。張鎮長也決定離雙橋，避難去重慶，與張太太性子，怎能勸得住，她叫「老發督」之「不」管，跑到隊本部裏，見趙大隊長，趙章甫

細見鎮長太太來見他，大不高興，心想：「簡直是陰陽顛倒，男人關在家裏，女人反在外拋頭露面！」他叫勤務兵去問明情由，一聽到是控告六師爺，心頭大怒，揮着手說：「叫她滾蛋！滾蛋！」張太太有冤沒處伸，哭個不休，別人指點她說：「你還是去找徐祕書設個法兒！」張太太到了隊本部問壁三間平屋裏，徐祕書正有着客人，她就坐在階前等。徐明健今天已忙了個早晨。他還未起床，何進就來找他，說趙大隊長派他去雇七八十名佚子，添築防禦工事，但游擊隊軍風紀不好，老百姓見了不是躲，便是逃，害得他做副官的出了錢也雇不到佚子，托徐祕書設個法兒。徐明健平日常到老百姓家中去喝杯茶，問問蠶絲收成，羊皮價格，對他們生活，甚是關心，並講一點中日戰局給他們聽，因此老百姓見了徐祕書，無不歡迎。連忙陪了何進往各家去走一遭，喝了杯茶，詳細解釋築工事意義，說得又坦白又和氣。鎮上人見徐祕書來說情，且又是替國家做事，才答應做一天徵工。徐明健剛回來，宋夢雲又來找他，說因收容散兵，趙大隊長起了誤會，把佈告撕去，托他設個法兒。徐明健把宋夢雲請進屋裏，詳細解釋了番，說趙大隊長絕對沒有侮辱友軍用心，但要解釋的話太多，累得張太太在外面等了老半天。剛

才未夢雲進去時，早被個趙章甫勤務兵瞧見，去報告趙章甫，趙章甫聽說鄭團長派來的  
那個瘦削臉兒的排長，又在跟徐祕書鬼鬼祟祟，心中大疑，急派何副官去找六師爺，  
托他去偷聽點話語，並不住地催着何進說：「要快！要快！有緊要公事！你若耽誤，砍  
你的腦袋！」何進本是個性急的人，被這一催，性子更急，一口氣跑到西街燒餅店裏。  
六師爺正穿着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搬把竹椅，坐在店門口晒太陽，王小寡婦穿着身  
蘋果綠短衫袴，着了紅緞鞋兒，在忙着做飯。六師爺見了何進，招呼着說：「何副官！  
你來得正巧，今天我們這裏用頓中飯。」何進跑得氣也喘不過來，把他拉了就走，口吃  
着說：「大……大隊長有要……要緊公事找你！快去！快去！」六師爺被拉得生了氣，  
說：「既不是報喪，又不是救火，你性急點什麼？」把何進拉進屋裏，叫王小寡婦開出菜  
飯來。何進發着急說：「飯回來再可以吃！」六師爺拒絕着說：「飯怎能不吃？」又叫  
王小寡婦到阿七酒店裏去打四兩燒酒，何進急得跳起來，說：「你還要喝酒？」六師爺  
吞吞的問答：「酒總要喝的！常言道：『酒飯』『酒飯』，酒同飯是連在一起的，酒  
怎能不喝！」何進恨不得咬掉這「老牛」臉龐上兩塊黑肉，發着氣說：「你去遲了，我

要砍腦袋！」六師爺把酒杯揩個乾淨，打着趣說：「砍腦袋有什麼要緊！腦袋砍掉，買個葫蘆來雕一個就成！」王小寡婦把酒斟來，六師爺拉何進入席，何進只求他快一點！那裏肯入席。六師爺勸着王小寡婦喝酒，王小寡婦一張芭蕉扇臉孔，扭扭捏捏，只答應喝一杯；六師爺却一隻腳擱在長凳上，捲起袖管，左手搶住杯子，右手高舉酒壺，強要她喝第二杯，勸着說：「戒雙配對！戒雙配對！」何進在旁，看得只是搖頭。待六師爺酒飯用畢，已過晌午時分，衣襟雲在一個燈頭以前，已辭別徐祕書回去。趙章甫見何進條瘦長身子，穿了身草綠軍衣，「抖抖抖」進來，氣得兩眼圓睜，八字焦黃鬍子，變了「一」字，拍桌大罵：「你這王八旦！簡直混賬透頂！我通知你要快！要快！到西街不過幾百步路，却去了兩個鐘頭！」何進急待分辯，口吃得說不出話來，心想：「算我倒霉！」讓趙章甫左右，左右，打了四個耳括子。流着眼淚去向徐祕書訴苦。張太太還在徐明健那裏，把六師爺的壞處，說了一個多鐘頭，還沒有說完，徐明健聽得只是嘆氣，又見何進流着淚進來，徐明健皺皺眉頭說：「怎麼，又受了委曲？」何進哭着說：「六……六師爺害人！」他要求徐祕書另找出路，不願再在這種冒牌游擊隊裏受苦楚。

徐明健把他安慰了一頓，把張太太也勸解了一番。傍晚時分，到隔壁去見趙章甫，把六師爺的壞事說了一大套。趙章甫不待他說完，拍拍桌子，大發懊惱，他罵着說：「老弟！我一晌當你自己人，從沒有虧待你！我早知你別有用心，也處處隱忍！但近來你越來越不成話！」徐明健被罵得一陣心寒，長圓臉孔蒼白得像個死人，心想：「我從出娘胎到如今，從沒有受過這種侮辱！」忍着氣告別出來，在隊本部外面遇見蘇光遠，那老軍醫告訴他，王爾基到處在批評他，說他在游擊隊中根本不能起什麼作用，士兵政治水準沒有提高，甚至連普通軍隊的一點軍紀都沒有，既不能幫助士兵產生自己的領袖，又不能說服趙章甫配合杭州反攻，出擊湖頭雙不的敵人。徐明健無非是趙章甫的一件裝飾品而已。徐明健聽得臉色變蒼白，摸摸亂蓬蓬的一堆頭髮，感到自身無限孤單。這一天，他第一次對工作失去了信心，晚飯也不吃，很早就睡了。夜間接連着做惡夢，又看見老胡穿着身黃布銅鈕學生裝，一面吐着血，一面起草宣言，工作綱領，忽然放聲大哭，說要到東北去當義勇軍。又彷彿自己又回到郊戰場上，天空全是炮彈烟凝成的黑雲，面前一片極目荒涼。「隆隆隆」一陣巨響，吳淞口外敵艦開始了排砲射擊，青天白日旗飛揚

處，弟兄們叫嚷着，歌唱着，向他奔圍着，一陣悲壯軍號聲，一個連衝上去「格格格」一彈槍響，以後就寂然無聲；新的部隊圍上來填了防，一陣悲壯軍號，又一個連衝上去，也沒有一個回來。天上月色甚明，四週全是黑暗的樹叢，樹叢間，零落着幾具屍體，戰士忠骸，彷彿他又聽到老胡的聲音：「中國的革命，是一條艱苦的道路，從辛亥到北伐，從北伐到「二二八」，不知流了多少同志的鮮血，但他們的流血犧牲，並不是毀滅，有無數活着的會繼續死者的工作，踏着他們的血跡再進！終有一天，我們會把中國從苦難中拯救出來！」他要到那裏去瞧老胡，老胡已死在小客棧裏，穿着黃布銅鈕學生裝，四肢僵直，屍身旁點着盞豆油燈，窗外風雨淒淒，狂風怒號，徐明健嚇得驚醒過來，才發覺自己身在江南敵後。屋內夜色猶濃，窗外正在風雨交作，瞧模樣，已到四更時分。他點了燈，思念着亡友，又想尋求死者的責任，閉着眼睛坐到天明。用過早飯，風雨漸稀，正想出去，外面擁進了一大堆人來，哭的哭，號的號，把屋內鬧得天翻地覆，有幾個甚至撲上去抓住徐明健，強拖硬拉，把個勤務兵嚇得只是發抖。

## 第十八回 鄭團長誤走雙林

這家人都是昨天被徵去築工事的家屬，七八十個沒有一個回來，且消息全無。於是哭哭號號，來找徐明健要人，有個老婦人指手大罵：『你這狗生的騙子，不還我兒子，我要跟你拚一條老命啊！……』有幾個年青婦人，哭得一臉是淚水，拉住他喊：『還我丈夫啊！徐祕書！求求你，還我丈夫啊！』

徐明健知道趙章這人壞了事情，急得心裏如蟻爬，說：『讓我

去設法，你們不要拉住我！』她們那裏肯放，把藍布長衫越拉越緊，徐明健再也掙扎不脫。那個老婦人又罵個不住：『你這狗生的騙子！你這狗生的騙子！』徐明健發了急，說：『你們拉住我，叫我有什麼辦法？』

說了老半天，她們才放下了手。徐明健抄到了何進，大發牢騷：『何副官！你怎麼把七八十個伙子，一個也不放回，害得我失了信用，以後還能做什麼工作？』

何進完全莫明其妙，跑到隊本部去問，也得不到消息，跑到參

謀處，幾個參謀告訴他：「你可以去問『何副官』」半路碰見趙章甫外甥，也不知道這會事，說：「你還是到參謀處去問一聲。」徐明健急得毫無辦法，那羣婦人只哭哭啼啼的追上來，向他要人。到底還是何進探聽到了消息，說七八十個快子，被趙大隊長押在離鎮上七里的一個中隊營裏。徐明健急向趙章甫去設法，趙章甫驟然不肯，後來，鎮上人明白六師爺神通廣大，紛紛把年糕，粽子，茶食，菓品，送到王小寡婦燒餅店裏，六師爺看得眯着眼笑嘻嘻，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往隊本部去走了一遭。趙章甫見心腹六師爺來說情，才肯應釋放。

鎮上人又搶着請六師爺，往阿七酒店裏，去乾杯燒酒。徐明健想解釋解釋誤會，偏偏也可安慰安慰徵工家屬，往老百姓家去，剛走出一條小巷，背後有人喊：「騙子來了！騙子來了！」老百姓連忙把門關住，把小娃兒也叫了進去。外面賸着個徐明健，在冷風中發抖。回到屋裏，彷彿生了傷大病，昏昏沉沉睡了一天，夜裏又做了許多惡夢。第二天是一月十二日，宋夢雲天未亮來敲門，愁容滿面帶來一個壞消息，說鄭團長於昨晚在雙林被捕。阿喬認識鄭團長，連夜往雙林船搖到雙橋來報信；到下午，羅家莊送來趕來的向張鎮長問起鄭團長，於是被捕消息，



完全證實，宋夢雲「歎」口淌下兩滴眼淚，哭個不住，胡林呆若木雞，半晌說不出話語。蘇光庭聽到消息趕來，也想不出一個辦法。這時已在下午二時左右，雙橋到雙林，大約有三十里路程，胡林準備停當，主張立刻去雙林看個明白，宋夢雲也要同去，徐明健勸阻着說：「宋排長！你一口湖南音，不必去做無謂犧牲。人生百歲，終有一死，但要死得有價值。萬一鄭團長有個三長兩短，繼續他的工作，才是你的責任！工作有人繼續，則鄭團長雖死，亦可瞑目。」蘇光庭、胡林也勸了一番，才讓胡林獨個人走了。別的不消兩個鐘頭，就到了雙林，鎖上駐紮。百左右敵軍，大路口站着哨崗，過關人必須向他一鞠躬，有時還要你脫下褲子來檢查。其他還有一小隊河南籍「皇協軍」，一連「蘇浙綏靖軍」，和一個姓烏田的官廳班，他是雙林偽維持會的太上皇，什麼事情都要他出主意。胡林在茶館問了一番，客問：「昨天捉住的兩個游擊，一個生得身材俊偉，年紀約摸三十五六歲，還有個不過二十歲左右，臉孔白淨，左眼皮有顆吊疤，穿了身青藍色土綢襖褲，現在都押在關帝廟裏。」胡林往關帝廟週圍兜了個圈子，但見張着三道鐵絲網，站着三道哨崗，堆着沙袋，廟門口架着兩挺重機槍，有翅膀也難飛進

去。鄧團長和張得勝被分開，散在關帝廟側殿裏。今天上午已將真實姓名招了出來。烏田班長聽說他是個中央軍上校團長，立刻鬆了綁縛，因他左腿已受槍傷，叫人抬進私人寢室裏，下段勸說。烏田以前在上海虹口開着象皮鞋店，所以中國話說得甚是流暢。團長長，團長短的說個不住。鄧團長只報以一聲冷笑，說：「烏田先生，我看你還是少費點心思！我是堂堂中華民國軍人，國軍軍規，不成功，即成仁，爽爽快快地一刀砍了就行！你還饒舌點什麼？」

烏田班長無論怎樣勸勸不進，把臉一翻，罵着說：「鄧許團！你不要怪我沒情面！」生硬地出去，早有幾個敵軍，一臉殺氣，抬了一老虎凳，「踏檣」等刑具進來，將鄧團長用繩條狠狠抽了一頓，剝下衣服，要上刑。鄧團長只是一陣冷笑，閉上眼不理。烏田班長在外面看在眼裏，知道已沒法奈何，嘆一口氣，跟駐軍隊長商量了一番，自覺林到嘉興有百餘里水路，押解不便，決定明日午時就地槍決。進去喝退敵軍，搬走刑具，賊惡地說：「團長如此忠烈，我們無限敬佩，不幸兩國交兵，也無法援救！還望團長寬恕，明日上午能共乾三杯，爲團長饯別，團長有什麼遺言，務當設法轉達！」鄧團長聽了，一陣悲從中來，仰天一聲長嘆，想不到壯

慷慨臨身死，不禁滴下兩滴英雄淚。又想起諸葛武侯有兩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就安了心，想了一想，說：「島田先生如能依我兩件事，則感激不盡！」島田班長問：「那兩件？」鄭團長說：「第一件，張得勝是我隨身勤務，並非戰鬥兵，可否發還那一百塊錢釋放他返湖南原籍，耕種度日。」島田班長毫不思索的說：「可以！」鄭團長又說：「第二件，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現在國民政府遠在西南，可否將我坟墓面西南而葬？」島田班長也答應了。當下有人把鄭團長抬回監房，島田班長又派人送去一條棉被。鄭團長又要求見張得勝一面，他們也答應了，把張得勝反綁着押過來。張得勝見鄭團長滿臉血痕，左腿血流如注，跪倒地上就哭，鄭團長聽得怒不可抑，大罵：「張得勝！你是中國軍人，虧你流得出眼淚！我如身邊有槍，恨不一槍格斃你！」張得勝這就止了哭。鄭團長摸摸他反綁着的手，顫聲說：「你明天再見我去，務望替我找到黃團附，托他幾件事：第一件，我這一團兵，由他帶領，有一個兵剩着，也望黃團附去。第二件，宋排長身弱多病，他是舊患難之交，望他看我面上，多多照顧。第三件，他返湖南時，如遇到我夫人，勸她不必悲傷，好好撫養萍兒長大，將來能成爲一國有用

用人材，則我死亦瞑目。……」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張得勝早被敵軍一聲喝叫，往外拉走，鄒團長見這四五年來形影不離的伙伴，便將從此長別，一陣悲從中來，眼淚有點濕了，叮囑着說：「張得勝，要替國軍忠心做事！張……得勝！」第二天，天微亮，鄒團長叫崗兵，只聽得下然一聲，開門去看時，鄒團長已撞壁而死，滿臉血，一灘鮮血中，混和着灰色腦漿，而壁上不知於什麼時候，題着四個血寫大字：

### 抗日到底

忠  
心  
貫  
注  
一  
心  
一  
意  
抗  
日  
到底

烏田班長穿着件睡衣跑來一看，也淌了幾滴眼淚。想起帝國前途，覺得勝利遙遙無期，更禁不住悲傷。就吩咐僑幫持會，購個好棺木，向西南掘個墓坑，依禮而葬，待急慢於他。又下令將張得勝釋放，以饒活命。棺木於下午三時一刻下葬，埋在鎮外義塚荒地裏。張得勝釋放出來，立刻遇到胡林，兩個人往鎮上飯館，備了桌上好酒菜，又買了點紙錠錫箔，借了付盃担，挑到墓前，哭祭了香，化了紙錠，當晚就在鎮上胡林師兄一家木匠店裏宿歇。胡林揀了塊精緻枱，鉋個光滑，托間壁南貨店賬房，題了「湖南醴陵鄭公許國之墓」幾個字，又買了點紙錠，第二天一清早，往墓地去探墓。走出鎮外

兩邊全是桑樹，樹枝上蓋了層薄霜，幾隻鸚鵡棲在枝頭，「渣渣」叫着。兩個人到了義塚荒地上，突見鄭團長墓地，剩了個空墓穴，兩傍翻着堆亂泥，棺木已找個不見。

## 第十九回 店主仗義贈寶刀

鄭團長棺木，早於昨晚半夜，被羅三爺差人運走。羅三爺當天就聽到鄭團長消息，號啕大哭，叫羅三奶奶殺隻雞，備點好菜，點了香燭，設祭招魂。羅三奶奶往墓裏買了三百「高皇經」和紙錠一同燒了，送鄭團長做回鄉路費。羅三爺脫了黑羊皮羅宋呢大衣，單穿著素色粗布短襖袴，胸前一排扣，袴管束着腳帶，移過蒲團，跪着拜了三拜，又斟了杯酒，默禱着說：「團長英雄有知，但願贖佑國軍，早日反攻勝利，我們也有個出頭日子！」又去雇了四五個道士，誦了經懺，超度亡魂。另外備了封信，出了點錢，買通雙林鎮偽維持會，把棺木運回羅家莊，擇吉地安葬。這一夜，羅三奶奶照料幾個道士茶水，整夜未睡；羅三爺往塾館裏跟何老先生商量了一會地穴，風水

回來後又獨個人飲了幾杯悶酒，捧個水煙筒，靠火盆坐着，禦禦寒冷，一直熬到天亮。棺木運到，又撫棺哭了一番，照鎮上傳說鄭團長遺言，在離村七里一片好風水地，向南方向掘個墳墓，依禮葬了。又撥兩畝地做爲墓田，叫那個戶，每年可不必繳納租米，只要好好照顧墳墓，不要讓牛羊踐踏，逢四時八節，備點粗菜淡飯，燒個祭案就成。那個戶自然感激不盡。又過了兩三天，已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照鄉間習俗是送灶君上天日子，那個戶做了鍋糰米圓子，祭灶君，倉神，土地，和蠶絲姑娘，祭祖先時，又多擺付盞筷，祭祭鄭團長，正擬一家團聚，却見門外來了兩個生人，一個是條漆黑瘦長漢子，一個是白面少年，穿了身青蓮色綢襖袴，口音像個外鄉人。那個戶聽說了，來看鄭團長墳墓的，好生歡喜，領他們看了，又強請他們吃了碗糰米圓子，才讓他們回羅家莊三爺家中宿歇。那兩人無疑是張得勝和胡林，他們第二天就回雙林而去，仍舊宿在胡林師兄的一家木匠店裏，胡林白天幫着做點活，張得勝領了張「營業票」，在離「慰安所」不遠處，擺個香烟攤，販點上好日本香烟，售給過路敵軍。兩個人早計劃着要幹出場滔天血案，才干休離開雙林。不覺間過了舊年，到了新正，陽曆也在二月初，張得勝每

天抱怨着說：「我們沒一件武器，兩個光身，能幹得出什麼大事！還不如回雙橋去，給宋排長報個信；另一方面，六師爺是我好朋友，托他在游擊隊中介紹個職司，也不是難事。」胡林却堅主張幹出場事，然後進太湖訪尋黃團附，但每日懷着把斧頭，沒個砍處，也悶悶不樂。倒是張得勝生得機警，他說：「你用斧頭砍，將來莫要害了你師兄一家。」胡林被他一語提醒，決定上街坊去打把大刀。這時陰曆已在正月初五六，在往年正是鬧花燈時節，現在國軍西撤，百事全非，盡敵軍漢奸欺凌，誰還有心思熱鬧。早已開了舖子營業。胡林在附近找了家鐵店，要打把大刀，店主問他：「打把菜刀還是柴刀？」他說：「兩尺長鋼刀！」那店主嚇得魂不附體，叫他找別家舖子。一連找了三四家鐵店，都是一般回答。最後找到一家破老店頭，店主是個忠厚人，他聽了胡林的話語，知道是「游」字一號，把他請進屋裏，叫老婆管了店面。勸告着胡林說：「你心裏，他說：『這裏常有朝鮮，台灣浪人穿了便衣，在各處巡看，被他們瞧破，可不是玩的！』」胡林強硬，打把大刀，說：「你要多少錢就給你多少，決不短你一文！」店主被執拗不過，沉來半晌，才說：「我家有口祖傳純鋼摸刀，可是不賣的！」胡林強要看一看，那店主日

尋刀，一面數說着歷史：「那刀傳到如今已有三百多年，我家祖先原是朝廷大員，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滿清入主中原，我家祖先率民兵對抗，死於亂軍中。遺下兩子，一子從此浪跡江湖，不知所終，次子隱居太湖邊小鎮，借名開一爿刀店，暗中製造兵器，結合死黨，密謀復國。差不多繼續三代之久，才慢慢變成一爿真正刀店。而這口寶刀正是當年所打的第一口刀，遺留子孫，作為紀念。」胡林見那刀長不過一尺五寸，闊不及一寸三四分，滿是鐵鏽，刀口厚鈍，心想：「牛皮吹了半天，却是這樣一口壞刀。」店主見胡林瞧不上眼，拿塊磨石來磨，還沒有磨上三分鐘，突見寒光奪目，胡林拿了想試一試刀鋒，往身邊一條長凳上輕輕一砍，只聽得「拍噠」一聲，長凳已斬成兩段。胡林大吃一驚，掏出身邊所有銀錢，湊成十元，強要買那口撲刀，店主那裏肯收，他說：「寶劍贈英雄，香粉送佳人」，古來常例，我家也是忠良後代，豈甘在敵人治下，做個順民？只因老的老，小的小，沒法奈何，才忍辱偷生；現在殺敵有人，總算也不辜負這一口寶刀！受了銀錢，怎對得起地下祖先？」又叫老婆去買了點豬頭肉，鱈魚，黃酒，替胡林饌別。胡林不好意思推却，吃個酒醉飯飽，把撲刀用塊布裹了，插在背後棉襖



裏，踉踉跄跄的回到水匠店裏，這時已近薄暮時分，乘着醉意，去找張得勝，在香烟灘旁徘徊觀看。張得勝肚裏明白，一見敵兵過來買烟，就嚇得雙手發抖，要買「蝙蝠牌」的，給了包「Spear」，要買包「Spear」的，又給了包「大英牌」，一個敵兵給他「拍」的一個耳光，罵着說：「琴各六額，愛意各古諾，西那佛，卡烏！」（意即中國猪才買英國貨）又有個敵兵給了張一元「軍用手票」他卻找了張伍元「老頭票」，那兵哈哈大笑，拍拍他肩頭說：「好——來——西——好——來——西——」又說了幾句：「阿里阿多——阿里阿多——」而去。另有個敵兵買了兩包「Spear」，還沒有給錢，他就找了五毛角票，再買了兩包，又找了五毛，那兵瞧他有點神經病，順手牽羊的又牽走了一聽價值兩三元的「三砲台」，笑得舌頭都打了結，一路跳着「舞步舞」，唱着「愛的言葉」，唱一陣笑一陣，向「慰安所」而去。又有兩個敵國軍官走過來，並沒有買烟，他就迎上去三鞠躬，待他們走過了，又是三鞠躬。那兩個軍官大為滿意，點點頭說：「好來西！好來西。」兩個人熬着寒冷，直等到一更天，瞧敵兵成羣結隊的回營。「慰安所」裏，也燈光漸稀，傳來了一嚶嚶泣聲。關在裏面的所謂「嘉興嬢」，「蘇州嬢」，都是戰時虜去的良家婦女，其餘日

本籍，朝鮮籍的，也是強迫徵發來的陣亡將士的家屬，待燈滅人散，瞧着一灣土弦月，想起身世，怎的不悲！胡林聽得心中不耐，往附近酒店滿飲了三大碗酒，跌跌撞撞的出來，閃入路旁壁角裏伺候。張得勝酒得兩頰發紅，頭頸縮入青蓮色土綢棉襖裏，坐在香烟灘旁，兩隻手只是抖。忽見剛才向他們鞠躬的兩個軍官，又醉醺醺的從「慰安所」出來，手抖得更厲害，待他走近，煙灘時，胡林一個箭步竄上去，只見白光一閃，「卜落」一聲，一個腦袋向東滾，白光又是一閃，「卜落落」一聲，一個腦袋向西飛；兩具死屍，十字交叉，擗倒在血泊裏。黑暗中發出一聲怪喊，奔過一條黑影，胡林認清那是剛才唱歌的敵兵，追上去向背一刀，刺穿胸膛，一交擗倒，一聽「三砲台」滾進陰溝裏，四肢伸直，像隻斃死的田雞。張得勝跟着胡林，拚命飛奔，剛走盡街巷，迎面一聲大喝，一個站崗敵兵，攔住去路；胡林把撲刀往背後一躲，上去打一個躬，那敵兵來不及問一聲，早已被攔腰一刀，切成兩段。這時後面燈光大亮，槍聲不絕，兩個人也辨不得高低，分不得東西，一口氣跑了三里，才歇一下腳，趁着月光，專練荒徑小路，向北而去。待越過嘉湖公路，已快三更，天上月淡星寒，地上樹影依稀。張得勝辨了一下路

徑，知道向西八九里，便是羅家莊，和胡林兩個，仰空拜了三拜，向鄭團長英雄告別，仍往北直向太湖而去。走了不上三里見前面蘆葦叢叢，暗不可測，蘆葦間一片白茫茫大水，無邊無際。兩個人就在暗中摸進了一個破涼亭，和幾個叫化子，一同在內宿歇，待天破曉後，再定主意。第二天，幾個叫化子醒來，見蔣地來了兩個怪漢，一個白淨臉皮的，穿着青蓮色土綢棉襖袴，另一條條黑瘦長漢子，一身是血，手裏握着把亮晃晃摸刀，早去通報村中保長，帶領一批莊稼漢來瞧明白。這個村中，常有各路游擊隊來往，敵軍和「蘇浙綏靖軍」也經常過路，村中居民，但求自身安全，完全是風吹牆頭草，風勢倒。而那保長乘此機會，兩邊皆撈點好處，村中居民身上，也敲榨一點，儼然變了個暴發戶。他帶領一批莊稼漢，匆匆的向湖邊涼亭出發，心想：「但願是兩個逃難客民，新年新歲，也好發個利市。」到了涼亭裏，張得勝和胡林早已醒來。張得勝向叫化子借個破舊面盆，端盆冷水在洗臉。那個面盆是四五個叫化子的公有物，燜茶，煮飯，盛湯，洗衣服，全在其中，他們怕這「湯眼皮」搶走這「寶物」，正在急得沒法想，見保長率着衆莊稼漢來了，才寬下了心。保長見了胡林那口明晃晃摸刀，心中一嚇，掛下笑

驗說：「這位如果是游擊一節，也該報個路數，鎮上鬼子來了，也可有個照應。」胡林見他言語和氣，老實告訴了他，道：「這太湖中，蘇浙皖游擊隊，不知在何處？」保長說：「太湖在東山，西山，馬蹄山，雪浪山，無處沒有游擊隊，太湖四週，真多得不計其數，獨有一蘇浙皖游擊隊，從來也沒有聽見過。」胡林問了別人，也沒人知道，只得別了保長，往太湖去。這一盞，但見微風瑟瑟，臨風蕭瑟，遠遠天水相接，浮着幾片白雲。茫茫太湖八百里，何處去找蘇浙皖游擊隊？兩個人不覺倒抽了口冷氣，就在村中彌陀寺歇腳。彌陀寺老方丈悟善和尚，招待他們，甚是殷勤，每日煮茶，酒肉，時也談談國事。他聽過鎮江焦山禪寺，於去年敵軍進佔該寺時，寺僧三百餘人，以禪杖戩刃殺敵，殺盡敵軍圍攻，已全部作壯烈犧牲。言下掩面而泣，請到杭州靈隱天竺聖地，又將遭敵軍蹂躪，更是不勝哀痛。他仗着太熟，隨時幫回探聽黃圃消息。大約到第三天晚上，他聽到東山游擊隊中有個姓董的參謀長，是個湖南人，身材長得渾圓結實，有一點兒胖，待人甚是和氣，強得勝，聽得說說起來。說：「一定是的，一定是的。」當晚雇了隻划船，準備明天天亮動身。但天還沒亮，早有一小隊敵軍，半夜從鎮林趕到，將小村

密密包圍，捕捉槍殺霧島中尉。四口正兇。當經全村職在夢寐，因其這隻狗嚇得亂亂亂  
叫。保長從被窩中被敵軍一把扯出，供認了。隨經寺中存有兩個外灘漢子，形跡甚是可疑。  
敵軍小隊長把保長用繩捆了，押着引路，並下令搜索彌陀寺，不要逃走了正兇。

## 第二十回 老僧扁身逃英雄

彌陀寺寺門緊閉，裏面大約毫無察覺。敵軍第四連隊圍了，在寺門口及寺後菜園  
門口架了重機槍，一個兵從紅牆外爬進去開門，大門打開。但見對門坐着尊彌勒佛，笑  
個不住，兩邊是四大金剛，極其可惡。到了大殿，當中坐着一尊如來佛，兩邊列着一百零八  
尊羅漢，兩邊側壁石首是觀世音，右首是地藏菩薩。保長指點着說：「他們一定睡在老  
和尚禪房裏！」——老和尚側門，可以瞧見禪房，幾個敵兵，躲在幾尊土塑羅漢背後，讓  
保長去騙開門，保長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繩子牽在一個敵兵手裏，兩隻腳「抖抖抖抖」  
上去，行門說：「倍……倍善師傅！我……我求……求一根鐵山」一連叫了七八聲，敵

人顧客，保長發了急，說：「悟……悟善師傅！我借……借一隻碗！」一個亂來的「臬協軍」翻譯，聽得不服氣，向敵軍小隊長咕咕着說：「這個狗保長！同他們是串通的，有意假癡假呆：怎麼和和尚借碗，這也什麼話？」敵軍小隊長聽得大怒，把繩子一擡，將保長擡了出來，打了兩個耳括子，拔出手槍，向禪房門轟了三槍，仔細一聽，仍舊聲息毫無。一個胆大的敵兵，跑上一步，一脚將門踢開，「嘩唧唧」一聲，兩扇門倒將下來，裏面床上被褥疊得整整齊齊，連鬼荷不見一個。保長指點着說：「他們一定躲在廚房柴堆裏。」往柴堆裏搜過了，連灶洞，毛廁，菜園，都搜遍了，仍是不見。敵軍小隊長氣得把保長打個死去活來，一定要他招出兇手着落。保長跪着叩頭如蒜，哭着說：「他們的確是在彌陀寺裏！」「臬協軍」翻譯插口問：「寺裏有幾個和尚？」保長哭着說：「一個老和尚，一個小和尚。」那翻譯冷笑着說：「老和尚逃了，難道連小和尚也逃了？」保長又哭喪着臉高聲喊：「小師傅！小……小師傅！」敵軍小隊長把他帶繩綁在大殿柱上，走出寺外，一把火將寺燒了。那保長被活活燒死在寺裏。而胡林，張得勝，悟善方丈和個小徒弟，還根本不知道這會事。他們怕碰見太湖中巡邏的敵軍汽艇，四夏天就動

身，把大刀藏在船底，由小徒弟在船頭「把風」；太湖中冬霧瀟瀟，伸手不見五指，水浪在船底「拍嗒拍嗒」響個不住。一路上悟善方丈講了幾段關帝顯聖，助殺日寇故事，並村中至今未遭轟炸，全仗彌陀如來神靈保佑。船到東山鎮，還不到晌午時分，早有兩游擊隊員前來盤問，張得勝把符號讓他們瞧了，並說從雙橋鎮團部派來，有公事謁見黃參謀長，這才放他們上岸。悟善方丈才叮囑囑的叫他們將來過彌陀寺時，不要忘了來寺裏喝杯茶，又買了點素食，黃紙，燈草，駕船回去了。東山鎮在魚汛時節，最是熱鬧，現在住滿了從靈州，崑山，平望，震澤來的難民，商業反比以前興盛。鎮上駐紮着三四種名目不同的游擊隊，人數近一千，靠徵點漁稅，店捐，和洋廣雜貨的進口稅過日子。他們標的白號是：「不做漢奸，不受人騙，三不擾民衆；情形有點像戰國春秋時代的封建割據模樣。胡林騰見張得勝用刀布塞了，藏在背後，兩個人在街上逛了一陣，想找個飯店用飯。胡林騰見張得勝去，張得勝瞥見對門也是家飯館。當櫃坐着個老闍奴，梳着扇形頭，瓜子臉孔，一雙眼睛，甚是風騷，穿着件黑緞子絲棉襖，一雙她白刺着蓮子，眼睛不住地向張得勝瞧。張得勝拉拉胡林袖子說：「到對面！到對面！」

地說：「不都是一樣？」張得勝說：「對面牆上說着，厚把胡林拖進踏海店裏，老  
 闆歡迎了上來。胡林把臉一黑，煙也不吸，張得勝笑顏逐開，露出金牙齒，嘻嘻哈哈，  
 吃「豆腐」。老衛莊莊莊莊，眼皮有點吊起，却長得甚是不惡，且穿着身奇譎  
 土綢棉襖袴，身上身邊有點銀錢，胡林過來招待，搶着酒壺把盞。胡林大不高興，低絕  
 着說：「酒我們自己會斟的。」胡林往胡林手中去搶酒壺，胡林嚇得驚跳起來，皺着眉  
 頭說：「你不要動手動腳！」胡林這條漆黑漢子，不識情趣，生氣地走了。張得勝心  
 中不樂，又不敢埋怨他，只得低聲「嘸嘸嘸嘸」。忽又忿忿地把桌一敲，喊小堂信添一盆  
 菜，小堂信問：「什麼菜？」張得勝惡聲反問着說：「你們有什麼菜？」小堂信把雞，鴨，  
 魚，肉，山珍，海味，報一個齊全，張得勝一擺回絕，說：「不要！」小堂信被纏得沒法  
 應付，老闆娘親自上來問：「來一盆時鮮醉蝦好不好？」張得勝說：「不要！」老闆娘際  
 着眼睛說：「你究竟要什麼？」張得勝把袖瞧了半天，笑着說：「來一盆老闖娘！」  
 闖娘罵了一句：「誰來跟你油嘴滑舌。」返身去管帳台，也不一會兩個女人又眉來眼去，  
 傳風情，把個胡林，氣得只是搖頭。他推過酒壺，要小堂信添酒，但張得勝頭裏給他再斟



一杯在手裏拿着酒盞，眼睛瞞向外頭，招請對面到小菜裏，這一個講桌，引得哄堂大笑。這才有點不好意思，吃了不滿一匙飯，趕快走了。街上開了幾家店鋪，知道有胡黃參隊長的游藝隊，駐在鎮西隊本部。到了隊本部，一個總總把他引進會客室裏，不上五分鐘，兩個個六寸歲左右的頭出來，問他們：「你們找那一個？」張得勝說：「找黃參謀長。」那老頭說：「我就是黃參謀長！不知幾樣都認是擬你們來，有點什麼要公？」兩個人驚得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幸而黃參謀長得機警，他聽那老頭操的湖南口音，就順湖語跟他說明了騎車，那老頭沉思了一會，說：「西山游藝隊中，聽說有個中央軍的中校團附，是不想惹事，不知道，你何不騎去找一找看。」兩個人這才謝了出來。西山是太湖中府縣，從西山過湖，直一三十里水路，要待張自己留在東山，由胡林雇條船去。這胡林說：「兩個人同去，不是更好？」張得勝冷着臉孔說：「我們來的不便，胡林說：『何必要在一地？』胡林心裏明白，張得勝已被飯館裏那個婆娘迷住，胡林不說，只見得由他，胡林便嫁出去了。到了西山，也駐着三四名目，胡林說：『我丁半天，終於找到了黃參謀，他正帶新編區游藝隊，正當副司令。』」

名，紀約地四十餘歲，生得粗眉大眼，性情甚是豪爽。以前是太湖大盜，長河書部下，太師阿書被擒正法，部屬星散，就改名換姓，在長興縣開一爿茶館。一日，一漁陷後，石鎮齋部、揭竿再起，在京杭河道上打了三次游擊，斃了七八十名敵軍，獲得一挺輕機槍，三個軍需，四、五條步槍。現在部隊約有三百餘，槍佔半數。他偶然遇見黃傑，談得投機，就請他當個副司令，准他一番整編訓練，在西山各游擊隊中，要算爲強悍。黃傑早已聽到鄭團長在崑山慘敗消息，本來有幾個熟友在裏面的「蘇浙皖游擊隊」又不知去向，所以勉強在崑山留下。但他見軍需手，幹部毫無，其他游擊隊既無法收編，更談不上統一指揮，覺得前途渺茫，早有去意；現在聽胡林說了番鄭團長臨死遺言，更禁不得歸心如箭。他詳細問了番雙橋情況，特別問到趙章甫有沒有幹部？胡林瞠着眼睛，不懂幹部是什麼，黃傑解釋着說：「有沒有能做事的人材？」胡林說：「聽說徐祕書人很能幹，但趙章甫不信任他，趙章甫只信任一個六師爺！」黃傑聽得大笑，說：「怎麼信任六師爺！」心想：「這位趙章甫大約也塗糊得很。」又問起張得勝爲什麼留在東山？胡林把在飢餓裏的情形說了一番。黃傑罵着說：「這個王八蛋！簡直」

兒郎當！」賁傑今年二十九歲，長徐明健一歲，臉色健康，雙目烏亮，身材長得渾圓結實，有一點兒胖，他跟宋夢雲是同鄉，湖南湘鄉人。但與宋夢雲境遇完全不同，他對一切都抱着樂觀，過去環境也順利，父母健在，家境富裕，在長沙省立高中讀書時，最愛運動，曾出席全省運動會，作爲本校籃球選手。在高中畢業前一年夏天，到姑母家裏度了個暑假，漸漸和在女中讀書的表妹發生了戀愛，兩個人山誓海盟，打得火一般熱。雙方家長，見是「親上加親」，無不滿意，從中撮成，替他們結了婚。高中畢業後，他本想進湖南大學，在軍隊中當少尉師長的舅父，堅決主張，要他考日本士官學校，那時「九一八」已經發生，他不大高興，但從母起和舅父一般主張，只得負笈東渡。後來中日關係越趨惡劣，他們在校中，也與日本同學，互相譏罵，對立。進士官的第三年，在籃球場和日本同學打了大架，被學校當局痛罵侮辱，就忿而退學歸國。此後由他舅父介紹，在北平一四大學軍訓教官，暇時不是在郊外騎馬，就是在運動場汗流夾背的打籃球。直到敵人阻礙華北獨立，要求廢止華北各校軍訓，才被追離開北平，正式加入軍隊。他的才能，其實在鄭團長之上，性情方面，也比較有修養，待人寬大，尤爲

特色，胡刀鐵槍木匠，他聽了在樵林一夜之間，連殺四口敵軍，知道是些惡鬼出色幹事，特拜為兄弟。向軍司合便說明了原委，又交代了去路，胡刀鐵槍木匠一抽身，一晚上的工夫，請了許多東京聖閣。第二天，軍司合把了酒席，便與胡刀鐵槍木匠一抽身，十條好步槍，十箱好藥，二番好現款，便做個健將後充除寇之用。黃傑說：「你這人，不出話來，正要推辭，軍司合那裏還說：『你這人，大賢說：』與老黃士你不收，這原不是我的老軍！我們雖相識不過一月，但也是黃腸都可捨得與！只兩那個長是夫夫的忠臣，有遺言在先，才放你走了；但你書，可不要忘記我老軍！』」說到這裏，幾乎要哭出聲來，他勉強制住了，和黃傑大碗大碗的喝酒。喝到最後，大家都有了七八分酒意，軍司合命令全體改用大碗，喝最後一大碗，跟黃副司合告別。幾個不會喝酒的，嚇得臉孔變色，一個書記輕聲對勤務兵說：「我不要大碗！軍司合見那書記面前是個小杯，勃然大怒，把個小杯擲得粉碎，罵着說：『你這狗娘養的！不用大碗，我飲你的腦袋！』」大碗酒都斟滿了，全體一乾而盡，互祝前途珍重，敬祝告別。兵丁、槍彈，早已分裝在五條大船裏，黃傑恐在太湖中撞見敵軍，命令五條船散開掩蔽，待天黑後，分途回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第二十一回 張得勝雙橋讌舊友

黃傑跑上去一看，客廳當中放着口烏漆棺木，面前設着靈台，放了紙錠，香燭，瞻牌位上字樣，大約是胡林所說的羅三奶奶壽域。往廚房裏把小丫頭找來，仔細問了，才知羅三爺於去年陰曆年底，被南潯敵軍捕去，至今尙生死不明；羅三奶奶受了驚嚇，又終日哭哭啼啼，悲傷過度，於陰曆正月初四日故世；幸而羅三奶奶在世時，爲人賢慧，與鄰舍感情甚好，由他們含淚殮了。而羅三爺已由何老先生往南潯託他女婿向維持會設法，大約過幾天可有個回音。黃傑當即派胡林往南潯走一遭，並把他的一口純鋼撲刀繳下，免得惹出是非。自己去看了看鄭團長墳墓，到下午六時，越過嘉湖公路，直奔李村而去。李村部隊被趙章甫派人監視行動。成連長氣得暴躁如雷，等候着張得勝回營，如張得勝向趙章甫交涉無結果，準備開火。張得勝到雙橋後，立刻往張鎮長家中找老師爺，突見裏面空無所有，像個破廟。張鎮長已帶了張太太避難去重慶，把傢俱什物寄





眼笑嘻嘻，撲着火辣辣的臉孔說：「痛快！痛快！」王小孀婦也張得勝待得甚為惡酸，「叔叔長」，「叔叔短」的叫得親熱，張得勝臉一雙眼睛，也向王小孀婦上下下個個不停。六師爺看得意裏有點吃醋，說：「張得勝！我們還是到阿七酒店裏去喝杯酒！」王小孀婦說：「把酒打到家裏不是一樣？」六師爺生着氣說：「我們倆裏在外面喝！」王小孀婦趕過來要跟他打架，六師爺一看勢頭不對，拔腳就逃。張得勝露出粒金牙齒，笑得腰都酸了；跟着走出店外，瞧着六師爺笑。六師爺覺得自己在張得勝跟前失了面子，把袖子一捲，兇狠狠的在門外罵：「你這狗雜種！再敢請你吃生活！」走到太平橋頭，許多人圍着在看偷告，內容不詳，是極窮窮，勸他出錢，看的人竟拿了十幾塊錢，氣。張得勝在小學裏吃了三三兩兩，不消五兩字，也無心細看；在路上稍盡附託六師爺到趙意甫跟羅紫淵耳氣的奉陪，一香到六師爺眉頭一皺，外抓抓光頭皮說：「這事憐難辦！還是叫……」張得勝問明了宋排長地址，叫六師爺到阿七酒店算帳，自己去把宋排長叫來，叫六師爺酒，商量個辦法。結果，宋夢雲已往……進平第，至爾基裏去談開天，找個意見，張得勝就獨自去找徐祕書，徐明健見張得勝行

動有點吊兒郎當，不大理會，這才發了急，又往「進士第」走去。宋夢雲這幾天差不多每天在「進士第」裏，他已聽從王爾基勸告，準備開始學英文，王爾基又勸他不要吹洞簫，還是學口琴，他說：「世界上樂品，第一要算披婀娜，第二要算該太，第三要算曼陀鈴，第四才是鋼琴，口琴；至於胡琴洞簫，根本不是樂器。」於是他又託何副官去嘉興時，買一支口琴。自己先跟王爾基學會了一首「再會吧！巴黎！」。今天王爾基突然心血來潮，說決定到山西省打游擊去，宋夢雲心中一急，說：「我英文誰教呢？」王爾基嘆口氣說：「沒辦法！我不能在這裏浪費光陰！這種土匪游擊隊我實在看不入眼！領袖是個官僚，祕書是位裝飾品，沒有一個人是用的！最妙的還是那位何副官，他借了我對門隣舍七八條簫子，賴着不還，今天我遇見了他，老實不客氣，把他批評了一頓。他急得跳起來，口吃着說：『我剛……剛才說過一天還他的！』你看！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也叫個「副官」！」王爾基又譏笑了一陣，張得勝已走了進來，王爾基一晌認定張得勝已「無藥可救」，也不與他招呼，往廚房裏去催丫頭開中飯。宋夢雲聽說黃團附已到李村，決定去見他，來向王爾基告別，恐怕以後再無機會相見，心裏有點悲傷，擠出日記

本，請他題字，留個紀念。王爾基回到書房裏，用鋼筆寫了幾行英文：

To dear Soon:

While study, don't forget to save our country.

L. C. YONG.

宋夢雲紅紅臉說：「我不懂英文。」王爾基說：「這最淺也沒有，翻成中文，就是「讀書不忘救國」。宋夢雲和張得勝走出「進士第」，又碰見蘇光庭，一同邀往阿七酒店喝酒，路上張得勝把鄭團長遇難，胡林在雙林殺翻四口敵軍，和往太湖訪尋黃團附的事詳細說了。到阿七酒店裏，六師爺已叫阿七嫂生個火盆，一隻腳擱在長凳上，兩隻袖子一捲，剝着茶葉蛋，已喝個爛醉，光頭皮流着汗水，嘴裏還不住喊着：「酒要燙得熱！酒要燙得熱！」阿七嫂拿起把芭蕉扇，「拍嗝拍嗝」拚命搨風爐。張得勝眼睛釘住着阿七嫂背影，問着說：「阿七呢？」阿七嫂回答：「睡在房裏。」張得勝噙着說：「阿七！阿七！」喊了七八聲，聲息全無，不覺生了氣，罵着說：「這個爛紅眼睛，好大的架子！」阿七聽得再也忍不住，伸出個戴着獼猴帽腦袋來，惡狠狠的問了句：「我不跟你們開

口！」張得勝弄得莫明其妙，說：「這個奇怪！我第一天回雙橋，就生我的氣！」阿七嫂說：「阿七有點『鈍頭脾氣』，你們最好不要理他！」六師爺揩着汗插上來說：「我早已說過，阿七不做漢奸，是無天理！」不覺腳趾熱得有點發癢，剝了袖襖，露出雙鬢黃肥脚，不住的捏，捏了一會，又去剝茶葉蛋。蘇光庭皺皺眉頭，心想：「這隻老水牛！一點不講衛生。」六師爺見蘇光庭心中不樂，把茶葉蛋往他嘴裏送，眯着眼笑嘻嘻的說：「蘇軍醫！我看你心事重重，吃我這個茶葉蛋，包你交桃花運！」蘇光庭連連拒絕，說：「不衛生的！不衛生的！」六師爺奇怪着：「怎麼？交桃花運不衛生的？」蘇光庭恨恨地說：「這個茶葉蛋不衛生的！」六師爺見自己失了面子，大不高興，說：「我從來不講衛生，却吃得心廣體胖，你太講衛生，怪不得要生胃病！」說着，又用手去捏腳趾；突然，眉頭一皺，捏破了一個水泡，嚷着說：「痛快！痛快！」蘇光庭看得只是搖頭。借個緣由，退席要走。朱夢雲說：「我們把事情商量好了再走。」蘇光庭說：「除了六師爺誰也沒有辦法，有什麼可商量的！」大家覺得這話也不錯，就由張得勝把酒錢付了，請六師爺去見趙章甫，他們在這裏等回音。六師爺心想：「黃團附，張得勝，都

是老朋友，總得賣點面子。」就穿了鞋襪，搖搖擺擺的走了。六師爺走後，蘇光庭不住的埋怨：「這隻老水牛！簡直一點不講衛生。」阿七聽見「申公豹」走了，也穿了件窄袖管竹布長衫，攔腰纏着條假羊毛圍巾出來，爛紅眼睛充滿了惡意，怨罵着說：「別人都會死，爲什麼這隻「申公豹」不會死的？」又向蘇光庭說：「這隻「申公豹」的確有點賊骨頭脾氣！現在做了鎮長，游擊隊裏又當「參議」，去年掛了十一元二角五分賬，一錢不還！」張得勝見好朋友被人侮辱，有點不高興，說：「你當面爲什麼不討？」阿七嫂插上來說：「這隻老水牛！動不動就請人「吃生活」，當面討還不是挨一頓揍！」蘇光庭是個老於世故的人，一言不發，五隻指頭在桌上「的勒卜落」一陣敲，唱了段京戲。三個人直等到天黑，還不見六師爺回來，急往隊本部門前去瞧了一番，依然影踪也不見，張得勝說：「一定在燒餅店裏！」三個人急忙回頭往西街走，還未到太平橋，前面形勢緊張，交通已告斷絕，有一百餘名部隊，全付武裝，忽忽通過，蘇光庭瞧見帶領部隊的是第二中隊長，廣東人潘耀斌，喊住了問緣由，潘中隊長粗聲粗氣的說：「往李莊打土匪！丟那媽發海！」三個人嚇得面無人色，待部隊通過了，一口氣跑到西街燒餅店裏；

却見徐明健和何進也在找六師爺。徐明健匆匆地說：「週圍二三十里外便是敵人，隨時隨地都有遭『掃蕩』威脅，怎麼還可以自己人打自己人？這事情只能托六師爺去說個情，我簡直沒辦法！」宋夢雲他們三人，不覺也嘆了口氣。天更暗下去，只見六師爺回來，何進是個性急的人，再也等不得，願自走了。等到一更天，敲更的走過了，六師爺還沒有回來。

## 第二十二回 六師爺昇山打游擊

六師爺於下午見了趙章甫後，趙章甫派他雇一條船，往李村去探探黃傑口氣，瞧瞧他有點什麼陰謀。六師爺雇了阿喬的船，不上一個鐘點，到了李村。威連長疑心張連附已被扣押，勃然大怒，叫部下把六師爺用繩綁了，押在屋裏，如趙章甫部下敢開一聲冷槍，立刻砍下他的腦袋！六師爺嚇得魂不附體，中午所喝的酒，完全嘔出，尖着耳朵，聽外面有沒有槍聲；直到天黑後，黃傑回來，才把威連長斥罵一頓，鬆了六師爺綁縛，

笑嘻嘻把他待得甚是客氣。六師爺想：「額角頭運總算還高。險兒砍了腦袋！」又不住的埋怨着說：「這位老粗，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一點不講面子！」黃傑又賠了許多不是。晚飯後，黃傑問起浙西游擊第三大隊中誰當的軍需？六師爺聽到談起軍需，發了許多牢騷，黃傑笑着說：「老兄當軍需最是拿手，趙章甫那裏儘得用人！」臨走時，黃傑提出了幾條與趙章甫部隊合作辦法，託六師爺設個法兒，他說：「大家爲了抗日救國，什麼事都可合作，我黃傑喫虧一點也不要緊！如各人爲自己打算，將來還不是同歸於盡！」六師爺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告別了黃傑，趁着月亮光，通過了警戒線，叫阿喬搖船回去。到雙橋已一更時分，趙章甫還不曾睡着，坐在桌前摸着八字焦黃鬍子發愁，一對骨溜溜眼睛神采毫無，臉色更顯得蒼老。他想用點術數，攏絡攏絡黃傑，但想起他幹才比鄭許國還強，又怕倒被他利用，只是想不出一個兩全辦法。不住地嚷着說：「傷腦筋！傷腦筋！」六師爺回來後，把黃傑說得天花亂墜，幾條合作辦法，也說得甚是動聽，趙章甫冷笑着這：「老弟！你不要被他們利用，他們嘴裏喊「抗日，抗日，」無非是想把你的部隊，槍支「抗」走！」又嘆口氣說：「明明是想擴充勢

力，偏說是跟你合作，真真『傷腦筋！』六師爺不服氣，辯白着說：『合作總是對的！』趙章甫把桌一拍，大發懊惱，說：『只有合併！沒有合作！誰說合作，我就砍他的腦袋！』六師爺覺得自己大失面子，垂頭喪氣的出來；門外北風括得緊，冷得身子只是發抖。回到西街燒餅店裏，但是店門虛掩着，裏面張得勝在跟王小寡婦談話，六師爺心裏有點吃醋，皺皺眉頭說：『張得勝！你怎麼還不走？』王小寡婦插上來說：『人家等了你好半天，你在外面混個鬼事！』六師爺沒好聲氣的回答：『我在外面亂搗頭！你便怎的？』王小寡婦氣得心胸都要炸裂，跑上來跟他打架，張得勝趁這機會溜走，往東排長處宿歇。六師爺身軀雖然高大肥胖，其實虛有外表，經不得王小寡婦三拳兩腳，早被捏住鼻子，打了幾個耳刮子，六師爺摸摸火辣辣的臉孔，拔腳就逃，王小寡婦乘勢將店門「砰」一聲關住，恁六師爺在外面怎麼哀求，也不開門。六師爺氣得把袖子一捲，提起兩個肥拳頭，「砰嘣嘣落」一陣亂敲，罵着說：『你這狗婆娘！明天請你「吃生活」！』悻悻地走了。這時已近二更天，萬籟俱寂，街上暗洞洞的不見一條人影，幾隻癩狗皮也在街角，睡得甚是甜密；只有個六師爺還在街上「擺擺擺擺」，找不到一個歸宿處。他



瞧天上一鉤新月，數粒寒星，無垠宇宙，深不可測；忽想人生一世，宛若大夢。自己沒一家親戚。又沒一個兒子，娶個不賢婦人，動不動就捏住鼻子吃耳光，做人還有什麼趣味！就回鎮公所，熬着寒冷，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晨往隊本部請求趙章甫發一支步槍，要往昇山打游擊。趙章甫聽得大爲驚訝，說：「老弟，你莫不是開玩笑？」六師爺正經着臉說：「打游擊怎麼會是開玩笑？」趙章甫問他要發撥幾名部隊？他却一個也不要，雇阿喬搖隻船，把步槍用油布包紮了，掛在船底。船頭放了幾口空蓆袋，自己又向別個船戶借了張「良民證」。張得勝，宋夢雲，蘇光庭，聽到這消息大吃一驚，跑到船埠來送行。張得勝笑着說：「老水牛！你連槍都不會開，能打什麼游擊？」宋夢雲也勸了一陣，那裏勸得轉。蘇光庭叫阿喬慢一點開船，讓他回醫務所去拿一點紗布，綳帶，他說：「受了傷，用繃布條措，不衛生的！」六師爺咕嚕着說「死掉算了！還講什麼衛生！」張得勝見船頭擺着一瓶青蔥，圍着張紅紙條兒，傍邊放着幾口蓆袋，問：「蓆袋幹什麼？」六師爺說：「裝勝利品用的！」這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想不到六師爺倒有這麼大野心。何進換了身便衣，佩了張「良民證」，趕來搭船，他要到昇山去買一點電池，鉛絲，

油布。宋夢雲關照着說：「何副官！不要忘了替我買口琴！」何進應了聲，跨進船裏，阿喬見何進來搭船，大不高興。正要開船時，王小寡婦哭哭啼啼的趕到，六師爺睬也不睬，叫阿喬把船開了。雙橋到昇山有二十五里水程，行了一半路，已到中午，天上出了猛太陽，六師爺覺得穿了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有點熱，解開了幾粒鈕扣；何進瘦小身子怕冷，坐在船頭蓆袋上晒太陽，又摸着葱盆上的紅紙條兒玩。阿喬瞧見了，聲色俱厲的喊着說：「你不要碰它！紅紙條被你一碰，不吉利的！」何進是個老實人，也不與他計較。船又搖了一程，阿喬把船靠了岸，劈柴塊生火，在鍋裏放了清水，燒了兩碗麵；又在船頭葱盤裏摘了兩片葱，洗個乾淨，切成絲放入碗裏。一碗請六師爺，一碗自己吃。何進看得有點忍不住，說：「船老大！你回一碗麵我吃，多少錢決不短你一文！」阿喬搖搖頭說：「不賣的！」何進說：「你不是有麵多着：街上賣五分，我給你兩毛！」阿喬硬聲的回答：「出兩百塊錢，也不賣的！」何進見這老頭子難惹，硬把氣耐下了。兩個人吃完麵，船又向昇山出發，半路遇見幾條航班船，都掛着小太陽旗。阿喬跟六師爺談了點開天，又問起王小寡婦，六師爺坐着氣說：「這婆娘不是人生的！」他又數說了

王小寡婦許多壞處，阿喬也聽得嘆氣，心想：「女人都是壞的！」這一想，船也越搖越沒勁。何進發了急，催着說：「船老大！快一點搖！」六師爺慢吞吞的說：「你性急點什麼？」阿喬一言不發，用盡老力，搖了七八楸，用竹篙一撐，把船往岸邊靠了，請何進上岸。何進不識得路途，不願上岸，陪着罪說：「算我說錯！算我說錯！」阿喬却一定要他上岸，何進怨着說：「這個長頭頸，爲什麼脾氣這樣固執？」六師爺跟他咬耳朵，輕聲告訴他：「他老婆被一個洋貨店偷拐走的。」何進氣得跳起來：「那跟我有什麼相干？」阿喬在船梢咕嚕着說：「洋貨店偷都是壞的！」何進沒法，只得上岸。船搖到昇山，早有個偽警前來檢查。到了街上，房子燒得零零落落，市面毫無；維持會在收買鴉片，稻米，羊皮，另外只是些販買東洋貨的零星小攤。六師爺問了番鴉片，羊皮價格。又買了點香烟，火油，毛巾，白天坐坐茶館，晚上睡在船裏；到第三天，已是二月十一日，瞧湖州運來的漢奸報：日軍先鋒部隊，已抵徐州城郊，蚌埠維持會成立，湖州日憲兵隊長，限令各鎮維持會嚴緝抗日份子，凡查有實據者，當地斬決。六師爺想：「只要出點銀子，賺點面子，總有個法子！怕什麼！」叫阿喬管了船，自己放心大胆的到街上酒店裏去喝

酒，喝個爛醉，回到船裏睡覺。一覺醒來，天已全黑，只聽得街上人聲雜亂，踴躍去。看，是劉敵酒醉軍官，七頭八倒的跌來撞去，看見女人，就喊着要：「心交！心交！」嚇得店家把燈吹熄，人都逃完。六師爺呆呆的站着看，那軍官過來將他一把抱住，嚷着說：「心交！心交！」六師爺嚇得心胆俱裂，掙脫了，拔脚就逃，躲入船裏。夜漸漸深，只聽那醉漢在街上，瘋瘋顛顛，附近店家門都關了，六師爺瞧左右沒人，拿了口藤袋上岸，往他頭一套，攔脚一提，那軍官脚兒朝天，頭兒朝地，已被灌進袋裏，大聲叫喊：「衣篤切哦確來！確來！」（意即救命）六師爺那顧得他叫喊，袋口一束，背了就走。

## 第二十三回 趙章甫計陷黃傑

到船埠邊，把藤袋往河裏浸了五分鐘，才沒了聲息；幸而附近沒有別的船隻，也無人瞧見。阿喬幫着把藤袋拖進船艙裏，淋得一船是水。解開袋口，兩隻脚已僵得筆直，六師爺恐怕他活過來，袖子一掩，提起兩個肥拳頭，在腦壳上，沒頭沒腦打十七八拳，才

放心大胆的脫下蓆袋，將黃呢軍服，襯裏衣袴，皮鞋，手錶，一一剝了，贖個赤裸裸屍體，由阿喬往岸上搬塊大石頭，一同灌進袋裏，沉入河底。月亮從樹梢升上來，河水泛濫着白光，兩岸枯草，發出瑟瑟風聲，遠處有個打更的經過。船搖出鎮外，一個偽警用手電筒往船上照了一番，見沒有什麼放他們過去。回到雙橋時，正當半夜，哨兵認識是六師爺，毫未留難。船在西街河埠靠了岸，阿喬幫着把濕淋淋的黃呢軍服，襯衣袴，和皮鞋，香煙，火油，毛巾，肥皂等物，搬進王小寡婦燒餅店裏。王小寡婦看得眉花眼笑，把六師爺待得甚是親熱。燒盆熱水，親自絞手巾替他洗臉，乘勢將他臉龐上兩塊黑肉一捏，一雙騷眼橫瞟着，撒着嬌罵他沒良心；六師爺恐怕她捏住鼻子吃耳光，心中一嚇，王小寡婦却把張芭蕉扇臉孔湊上去，「嚇」一聲，親了個嘴。六師爺歡喜得眯着眼笑嘻嘻，心想：『那裏要來這樣一個好婆娘！』把剝來的手錶也送了她。王小寡婦看得更歡喜，替他燒點心吃，又拿酒盞到阿七酒店裏去打酒。六師爺勸阻着說：『半夜三更，還打什麼酒？』王小寡婦說：『你歡喜喝酒的！』說着，開門冒風出去，打來了半斤燒酒，又買了點茶葉蛋，豈腐干，兩個人一直飲到四更天。王小寡婦收拾着碗盞，六師爺一壁

解着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的鈕扣，一壁醉眼矍矍的唱「桃花宮」：

寡皇酒醉桃花宮，噠噠噠！

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噠噠噠！

王小寡婦也細着喉嚨學着唱：「寡皇酒醉桃花宮，探探探！」於是一個「噠噠噠」，一個「探探探」，兩個人又打成火一團熱。第二天剛亮，燒餅店外，人圍了一大羣，消息已被阿喬傳開去，鎮上人爭着來瞧個明白。王小寡婦只得披衣起來，坐在被窩裏罵着說：「老娘還沒有睡醒！吵你個鬼！」六師爺也半個光頭露出八幅綢被外，睡得迷迷糊糊。開了門，人像潮一樣擁進來，幾乎要把個燒餅店擠破；王小寡婦拿出濕淋淋的黃呢軍服，襯裏衣袴，皮鞋，讓他們瞧了，自己燒盆熱水洗臉，擦粉，穿上了紅緞鞋子。長頸頸阿喬擠開衆人，把一支油布包紮着舊步槍拿進來，幾個婦人偶然往他身邊一擠，就破口大罵，宋夢雲，張得勝，蘇光庭，徐明健，王爾基，聽說六師爺在昇山宰翻了一口破軍軍官，都趕來看他；何進也來了兩次，說趙大隊長中午在隊本部請客，邀他出席。張得勝又告訴他，今天趙大隊長是請黃團附的客，雙方合作辦法，於昨天已由徐祕書，潘

中隊長，趙大隊長外甥三人，跟黃團附商量妥當，今天趙大隊長請他們四個人吃頓飯，把這件事結束。六師爺把衆人趕出店外，只留下宋夢雲，張得勝，蘇光庭，徐明健，王爾基等幾個人。徐明健要跟趙章甫商量合作後的詳細辦法，先走了。徐明健走後，王爾基又把他批評了一番，對黃傑也表示不滿意。他認爲跟趙章甫合作，是向官僚投降，他說：「向個官僚投降，游擊戰還有什麼前途？我們的祕書老爺既不能幫助士兵產生自己的領袖，又不能把那官僚說服！三套戲法變窮，却拉個黃團附來合作！合作的結果，無非大家變了「游而不擊」，這就是我們祕書老爺幹政治工作的成績！你們對祕書老爺有什麼意見？」蘇光庭是個老於世故的人，一言不發，宋夢雲因買不到口琴，已不快活了幾天；現在見王爾基抱着別人都行，只有他行這種態度，也懶得開口。張得勝在跟王小寡婦談天，王爾基的話一句也沒有聽進，六師爺本來想跟王爾基搗一頓蛋，他要聽張得勝跟王小寡婦談點什麼，也與蘇光庭一樣，不多嘴。王爾基見沒人理會，心想：「跟你們說話，簡直是浪費光陰！」生着氣走了。蘇光庭邀大家到阿七酒店裏去喝杯酒，替六師爺道個喜；大家都同意，往太平橋走。路上六師爺皺皺眉頭對張得勝說：「張得

勝！你怎麼會一點不講面子？」張得勝慙慙爲什麼？他又不開口。剛過太平橋，何進追上來，他說黃團附已到了本部，趙大陸叫他立刻去；蘇光庭也不強留，讓六師爺隨何進走了。到了隊本部裏，酒席已經開始，只見趙章甫外甥。趙章甫今天換了件古銅色軟緞袍子，黃傑也換了身黃呢軍服，但沒有佩肩章，符號，皮帶，不像鄭團長那樣穿得整整齊齊；徐明健還是老樣子，穿着藍布長衫，布鞋，一張長圓蒼白臉孔，頭髮亂蓬蓬的一堆，眼睛沉毅堅定，却又和善，還有一個是短小結實，穿着灰色棉軍服，兩眼有點兇光，六師爺不很熟悉。那是第二中隊長潘耀斌，廣東新會人，家裏開着月牛肉店，「八一三」發生後，自動投軍出來的，年紀比徐明健大一歲，與黃傑同齡，二十九歲；也是一個直心直肚腸的好人，只不過性子粗一點，向他說幾句好話，割了頭送你都願意，向他搭一點架子，一聲「丟那媽發海」要跟你打個明白。本來在軍隊中當機關槍連連附，上海撤退後，跟隊伍失散，流落在嘉興，趙章甫用術數把他攔絡了一番，他就把趙章甫感激得如再生父母，充任了第二中隊長。他認識六師爺，跟黃傑，徐明健一同起立讓座，趙章甫却告個罪，把六師爺邀進私室談幾句話，這幾句話一談，六師爺嚇得呆若木



鷄。原來趙章甫根本無誠意與黃傑合作。二月八日黃傑部隊開到李村，他立刻下令監視，並加派第二中隊增援，第二天，徐明健痛哭流涕的勸了他一整天，他却一切不顧，傳道手令給潘中隊長，限令在夜間十二時以前，把黃傑部隊全數繳械，那知潘耀斌聽了徐明健勸告，只開了幾響朝天槍，不給個理會！這把趙章甫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趕派第三中隊與第二中隊調防，第三中隊長却與潘耀斌採取一致行動，請求趙大隊長接受黃傑合作建議，徐明健也又來痛哭流涕的勸個不休，連他外甥都當面「噉哩咕嚕」，批評他舅父疑心病重。趙章甫見部下沒一個可信的，心中一惱，使出狠辣手段，將徐明健逮捕，並聲明：「任何人建議合作者，一律槍決！」潘耀斌氣得帶領部隊，趕回雙橋，一路罵着：「丟那媽發洩！」雲開槍打死趙章甫。第一三兩個中隊長，也裝着假癡假呆，不聽趙章甫調動。趙章甫一瞧，形勢惡劣，那個短小結實的廣東佬，又兇狠狠的持槍攔進來；急忙掛下笑臉，向他請進屋裏，下令釋放徐明健，答應合作建議，並說了许多好話，潘耀斌見趙大隊長確是個好人，才懊悔自己行動太粗，把手槍放入腰裏，紅紅臉說：「你若就早如此，我割了頭送你那願意的！」於是趙章甫提出了三個條件：一，不准

另立名目。二，不准自備餉款。三，不准擴充勢力。如這三個條件辦得到，答應委黃傑爲浙西游擊第三大隊副大隊長，部下改編爲第四中隊，委戚連長爲中隊長，宋夢雲爲副中隊長。並派徐明健，潘耀斌和他外甥前往接洽。三個人於昨天早晨動身。動身前，趙章甫把外甥叫進屋裏，「外甥長」「外甥短」，待得甚是慇懃，談到後來，才聲音裏帶點淒楚，感動地說：「在這裏只有你是我親人！其餘沒有一個可信任的！我待潘耀斌總算不錯，他却拿着手槍要打死我！當我面前，兩隻眼睛兇狠狠的罵我：『丟那媽發海！』」說到這裏，心裏一陣悲酸，一張老臉上，全是皺紋。又摸摸八字焦黃鬍子，嘆着氣說：「徐祕書受黃傑利用，他又受徐祕書利用！」「傷腦筋！」「傷腦筋！」最後他叫外甥去李村時，假裝跟他們是自己人，主張把他逐走，或想個法子，串通那幾個老軍醫，一服藥把他毒死，看他們如何話說？再回來詳細報告他。三個人去了一整天，到夜晚才回來，黃傑對於三個條件，完全接受。趙章甫把外甥叫進屋裏，親自替他倒茶，拍拍他的肩膀說：「你詳細報告我！說得輕一點，不要讓人聽見。」他外甥說：「黃傑對於合作，完全是誠意，他說以後要絕對服從趙大隊長的指揮，多做點訓練部隊工作，大家爲了抗日，

必須要真誠合作。趙章甫不待他說完，寫得把桌一拍，大發憤惱，怨着說：「你這位外甥皇帝，毫無用處！真真『傷腦筋』！」又揮着手說：「滾蛋！滾蛋！」他外甥被罵得流下淚來，也不跟他舅父告別，當夜捲衾回家去了。趙章甫聽說外甥走了，心裏更悲傷；今天聽說心腹六師爺回來了，才給他進臥室談幾句話，把心事和盤托出。他決定把黃傑，潛溜紙灌醉酒後，綁出刑場槍決；徐則健跟自己有點『歷史關係』，他怕性命。又拿出三千元現款，一千元送六師爺，兩千元托他去空村走一遭，收買戒連長。六師爺自出娘胎以來，從沒有見過這樣多鈔票，歡喜得眯着笑眼嘻嘻，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趙章甫見六師爺走了，感念不捨地說：「老爺！只有你是我自己人！事情成功後，我們給拜個兄弟，經常一職，也要老弟幫個忙！」六師爺把三捆鈔票，納入懷裏，走出大門，頭頭如飛。黃傑見趙章甫老半天不出來，心裏有點懷疑，又見六師爺不打招呼，忽忽出去，心裏更懷疑。趙章甫背個罪，笑着說：「後六師爺這等怕老婆，世界上看官少見！他向我借錢，替老婆娘打藥金戒指，我替他喝了酒走，背過身就溜個不見了。」黃傑這才放了心，安安穩穩的喝酒。趙章甫滿臉笑容。

酒勸得甚是慇懃，苦傑想把關係弄得好一點，不好意思推却，到後來實在支持不住，藏過杯子推辭，趙章甫把軟綿袍子袖管一捲，坐着氣說：「老弟！將酒待人，並無惡意！我們初次見面，怎不可多喝幾杯，結個交情！」黃傑想不到趙章甫有這等爽直，又喝了幾杯。黃傑見趙章甫一點不搭架子，親自替他斟酒，又對他說了許多好話，恨不得把頭割了送給他，一杯又一杯的，早已喝得爛醉如泥。徐明健本來不會喝酒，他見改造游擊隊工作，已進入新階段，免不了有一番歡喜，自告奮勇地說：「我本來不會喝酒的，今天一定要喝個爛醉才干休！」趙章甫稱贊着說：「勇敢！勇敢！」不住的替他斟酒。喝了兩個鐘頭，幾個人都有點頭重腳輕，站腳不穩，忽聽得外面一陣槍聲，都愣住了，把酒嚇個半醒。趙章甫喊何副官，何進却找個不見。門外槍聲更緊，一陣風竄進一條漢子，那不是別人，正是「活閻羅」胡林，背上插了把純鋼樸刀，滿臉殺氣，他拔出盒子炮，一聲喝：「不准動！」把個趙章甫嚇得面變土色，嚷着說：「傷腦筋！傷腦筋！」

## 第二十四回 潘耀斌醉打胡林

胡林見大家站住了，一個箭步跳上去，抓住趙章甫頭頸，一把提起來，將明晃晃撲刀往他頸上一橫，嚇得幾個衛兵不敢開槍。趙章甫命令他們趕快把鎗放下，萬萬動手不得。胡林見衛兵把鎗繳下了，喝一聲：「老混蛋！你幹得好事！」要切下他的腦袋。黃傑看得大怒，拔出手鎗向胡林轟，胡林避過子彈，一個鬆手，溜走了趙章甫。胡林要跑過去追，潘耀斌又飛起條長凳，打將過來，胡林叫一聲：「着！」將長凳接住。徐明健嚇得昏倒在地，潘耀斌氣得眼裏冒血，他趁着酒勁，提起兩隻桌腳，將一張八仙桌飛過去，只聽得「噹啷啷」一聲，盆盞碎個滿地，胡林淋得一身是油湯，壓在桌底。潘耀斌又發一聲猛喊，跑過去扭着打。而外面鎗聲更緊，人聲更雜，鬧得狗跳牆，鷄上屋，亂成一片。胡林快被潘耀斌扭着打個半死，正在絕望時，猛的張得勝一身血淋淋跑進來，將潘耀斌攔腰抱住，要害他的生命。黃傑看得心大疑，怎麼反了胡林，又叛了張得勝？趕忙

斷住中間線由，才四圍圍節。原想正午，帶揚子手現款納入懷裏，感一筆不花，一口氣跑到李村，把趙章軍臨講，和盤托出，說揚子手現款去捉趙章甫。趙章甫早已溜得影子，也奔回。威連長領了部隊，又攻下了雙橋。這時更急往四鄉搜索，却不料半路碰了趙章甫，帶領七八十名部隊逃過橋，一個不剩。威連長死在麥田裏。到晚上，鎮邊溝一帶，威連長遺軍四五百部隊，全部瓦解。潘耀斌率部反正。第一、三兩個中隊，中隊長已失蹤，趙章甫多裝臉，仔細點查人數，餘力共死傷五六十名。威連長屍首已被抬回來，帶揚子手和胡林也送內縣，死屍屍骸，懸於庭一，獵人忙得團團轉，瞧着滿地傷兵，只是發發憐憫，倒着玉粥，煮得得，滿街跑着批發，發明健。他起初以為敵兵攻入雙橋，叫了頭把兵團全圍住，一盤在床裏發料，天黑後跑出來，一應，才知道是游擊隊內圍，於是到處機關，說說說說，你看，自己跟自已跑起來了。這這這書說得，得得得，六師爺，一凡事不管，飯吃三碗，叫王小寡，開關了店門，在裏面喝酒。今天他越空得了三千元現款，趕走趙章甫，子居了城，也趕得越。第二天是二月十三日，清早晨附近五十里以內各游擊隊，都派人來探聽，問昨天是不是敵軍進攻雙橋？敵機也來天空打了個

旋，看明究竟，敵機逸去後，鎮上謠言蜂起，人心惶惶，六師爺却一切也不管，把個老金逐走，和王小寡婦一同搬進張鎮長家裏住。王小寡婦雇了幾個裁縫，替六師爺趕雕一件玄色大綢狐皮袍子，又在阿七酒店裏買了一大罇上好竹葉青，準備辦進屋酒，請請衆親友。天黑後，六師爺從鎮公所回來，幾個裁縫還在趕做夜工，他們問：「六師爺！今晚是不是要跟東洋兵打仗？」六師爺不在意的回答：「大概是的！」幾個裁縫趕緊完工，嚇得工錢也不想要，逃了。過了一星期。到二月二十日，黃傑把部隊改編完成，名稱改爲「太湖游擊隊」，出示安民佈告，人心才漸漸安定，暫設一大隊，黃傑自任大隊長，由三個中隊編成，並添了個政治部，各級長官，一一委定了，在隊本部門外，發榜週知，最重要的幾員是：

政治部主任 徐明健

政治部秘書 王爾基

軍需處主任 馬兆麟

軍醫處主任 吳光庭

副官處主任 何進

第一中隊長長 陳隊長兼

第二中隊長長 潘瑞城

第三中隊長長 宋夢雲

特務隊隊長 胡林

瞧榜的有許多人不知軍需處主任馬兆麟是誰，在私下議論着。蘇光庭碰見了六師爺，也問起：「馬兆麟是那一個？」六師爺聽得眯着眼笑嘻嘻說：「就是我！就是我！」下午在隊本部召開長官聯席會議，黃傑詳細解釋了發展敵後游擊戰，意義的重大和工作的艱苦，及「太湖游擊隊」今後工作方針，又附帶說明了不設立參謀處，軍法處，軍醫處原因，並請大家儘量指出過去缺點，來一個自我檢討。王爾基覺得要批評的話太多，話一多，塞住了喉嚨，被徐明健搶先說了。他提出今後「太湖游擊隊」，必須跟六種不正確的傾向作鬥爭，必須毫不留情的肅清：土匪主義，軍閥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逃跑主義，盲動主義，他解釋得有條有理，態度也和氣，親切，大家很願意聽。王



爾基不待他說完，兇狠狠的搶上去說：「爾老實不客氣批評一句，過去政治工作一點也沒有成績！游擊隊毫無紀律，簡直是土匪！」黃傑笑了笑說：「今後有王秘書參加政治工作，一定比較有成績！」徐明健也站起來心平氣和的說：「這在我個人的確感覺到慚愧！但今後希望各中隊長必須嚴格整飭軍紀，肅清土匪主義傾向！游擊隊不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尊重老百姓利益，根本不能存在！」黃傑也說：「游擊隊沒有軍紀，還不如自稱土匪，我也感覺到今後第一要重軍紀。我們添了個特務隊就是這個意思；不論長官士兵，凡違反軍紀的，一律都可拿辦。胡隊長綽號「活閻羅」，攆在他手裏，是決不講情面的！他前天受了傷，今日開會不能出席，以後希望各位對於軍紀特別注意！」六師爺眉頭一皺，咕嚕着說：「他自己犯軍紀怎麼辦？」黃傑笑着說：「當然也同樣處罰，我犯軍紀，各位對我也用不到客氣！」何進站起來說：「過去趙章甫老是打耳光，發脾氣；有一個落雪夜，我罰跪在屋外，幾乎要凍死！」說到這裏，一條瘦身子，又在草綠色軍衣裏發抖。跟他並坐着的是潘耀斌，穿一件軍衣，很是威武，站起來罵着說：「丟他媽發海！我最恨搭架子。」徐明健說：「剛何副官主任所說的，就是軍閥主義，對部下打

人，罵人，對老百姓擺派，勒索，弄氣，弄威，甚至要殺人，潘中隊長與胡爺的搭架了，可說是官僚主義的一種表現。官僚主義的第二個特點是高高在上，搭官架子，不接近部屬和老百姓，甚至還害怕他們，壓迫他們；官僚主義的第二個特點是重官腔又辦事遲緩，腐敗，敷衍。但在我們「支隊游擊隊」裏，絕對不許有這種軍閥主義，官僚主義存在。至於像過去趙章甫那樣把個人利益看得高於民族利益，專講引用私人，排除異己，那更說是宗派主義。結果不但減低反抗戰力量，也是自取滅亡。徐明健心回答王爾基認為過去游擊隊是「游而不擊」的質問，又解釋「游擊主義和盲動主義」他說：「游擊而不擊」就是逃跑主義。所謂「敵進我退」也是因為敵人太多，打不勝他，才如此。如「游擊」就是也不成其為游擊隊。但也不能像「圍剿」那樣打他，我們的精神上要以「當去」在戰術上却要以「當一」，才算得準。拿紅線之類小的敵人打，把敵人的弱小部隊殲滅，但不能攻擊，不能盲動。王爾基眼睛看着六師爺，又站起來說：「我還要批評幾句，請大家不要忘記反對指油主義！」六師爺連忙把手舉起，嚷着說：「我成了！我成了！」又把玄色大綢狐皮袍子的袖管一卷，翻着眼睛說：「誰指油？我請他吃生活！」這一

說：大家都笑了起來。黃傑見自我檢討，時間化得太多，立刻討論到其他重要問題，把部隊給養，士兵訓練，軍火補充，民衆動員等幾個問題討論完畢，天已快黑。六師總立起身要走，黃傑叫他再坐一會，問大家有沒有什麼臨時提議？宋蕪雲提了個充實軍隊中文化食糧案，談談所各長官開具應購書籍名單，交副官處辦理。黃傑也提了個注意士兵體格訓練案，決議部隊每日嚴格舉行晨操，增開籃球場，由副官處添購運動器具。坐在最後面的蘇元庭，本來一言不發，這時突然站起來，生着氣說：「會開了半天，最重要的問題倒不提起！」別人問他什麼問題，他又講，何進發了急，說：「你快……快點說！」王爾基有點忍不住，譏笑着說：「是不是添個京戲班，大家唱京戲？」這一說，引得哄堂大笑。蘇元庭心中更氣，罵着說：「讓跟你開玩笑？我總認爲游擊隊中最重要的是救濟問題！」一會兒叫我做業務所主任，一會兒又叫我做軍醫處主任；既無救濟隊，又無担架隊，連個助手，句藥，看護，都沒有，讓我一個人耍獨腳戲！還不是欺負我！」於是又添了個增聘衛生人員擴大救濟組織案。散會後，黃傑把六師各連連長裏，商量了一番經濟籌劃案給各連長配抄題，臨行時叫他寫扇勝，笑着說：「我們是……人說可笑。」

話也不要緊！眼目可要弄個清楚，免得我做難人！」六師爺心中不樂，感到面爭棘手，懊悔把趙章甫趕走，生着氣說：「眼目淌出，都有發票收據！少一分一厘一毫，我賣了老婆會賠的！」第二天六師爺辦送屋酒，宋夢雲率領第三中隊往京杭國道打游擊，張得勝策下敗隊副隊長，跟着同去。潘耀斌率領第二中隊破壞嘉湖公路，都沒有到。黃健、徐明健，何進也藉故推托；只有蘇光庭出席，被六師爺灌醉酒，回去後跟傷兵鬧了一場，幾乎被他們圍着打死。

## 第二十五回 宋夢雲攻打青山關

京杭國道在太湖西岸，與太湖東岸的蘇嘉鐵路平行，都可由杭州通南京，是兩條軍事上極重要交通綫，敵人警戒得最爲嚴密。但這一月以來，浙西敵軍大部開往津浦綫南段增援，杭州方面又遭我軍劇烈反攻，兵力不夠分配，警戒就不免疏忽。黃傑探得湖州敵駐軍僅四百餘名，昇山敵駐軍僅七十名，京杭國道湖州縣與武康縣交界的青山關，敵

駐軍僅四十名，敵軍恐遭游擊隊襲擊，到下午五時以後，不再通車，各站駐軍進工事區守。黃傑當即派第二中隊潘中隊長率領兩個小隊，限令在明日上午十時開始進攻昇山站。並撥一個小隊歸第三中隊指揮，命令宋中隊長共率四小隊，在明日下午四時開始出擊青山關；如情勢無特殊變化，如：判明情報不確，敵駐軍超過六七十名，或更前被敵人察覺，派大部隊警戒等，則必須在下午七時以前攻下青山關，將敵軍掃蕩殲滅。宋夢雲所率領四個小隊，約有一百六七十人槍，兩挺輕機槍，如出敵不意，來一個出擊，可以壓倒之勢，將敵四十名駐軍消滅。宋夢雲命令部下穿軍衣的，一律換了更衣，自己也穿了件羅三爺送他的藍哩嘰長衫，張得勝穿上羅三爺送的青蓮色土綢襖袴，以前他們在部隊裏，被人稱做「姑娘」，現在瞧模樣，却像對少爺。當下雇了七八條烏篷船，躲在船裏，分作四路，向武康縣境出發。傍晚才到離青山關五六里外山脚下，冬天日子短，天很早就暗，宋夢雲叫部下在船中歇夜，自己帶了兩個兵，爬了每個山頭，偵察地形，又找戶燒炭的山家，仔細問了敵軍情形，和往青山關路徑。黑暗中吹着北風，摸了十多里山路，走得兩腿酸麻，出了身冷汗，回船後又跟張得勝和幾個小隊長，商定出擊計劃，

深夜之時，才得見敵軍，發見夜裏熱，早晨起不，敵軍又見他，不待自詢，就恨淚下，眼見他，臉面憔悴，不似人樣，勸他在船裏休息，他那裏肯聽，把一百六七百名敵軍，分作六路，經過幾處小山頭，將青山關關包圍了。自己所帶的一路，也趕到關前，圍着，一個一個敵兵，不敢在兩三里外放哨，所以不曾聽見。到午三時許，未幾雲湧，關先遣便衣隊，扮作樵夫模樣，懷着木壳，踏進敵陣，兵營喊殺。敵哨兵偶合，站住了，他們將柴担放下，發勢從柴草中掏出木壳，拍拍的響，那哨兵已撲地一交跌，滾進山谷裏。這幾聲槍響後，四面槍聲齊作，機關也「格格格格格格」響個不住。敵軍一瞧勢頭不對，趕忙逃遁工事，但敵軍在「遊山玩水」的敵軍，逃回不及，附近房屋，樹木，早被自己一把火燒了淨，沒個躲藏處，活活被擊斃在山路上。雙方戰了兩個鐘頭，游擊隊還是死咬住不肯退，敵軍以無線電向杭州，湖州求援，杭州方面因富陽戰事吃緊，無法顧及，湖州方面，一共不過四百餘名部隊，已有一半開往昇山作威，也抽不出援兵，一直支持到深夜二時三刻，終於被幾個游擊隊滾進工事，「死角」，「轟轟」幾響子溜彈，從機槍洞中丟進去，只聽得一陣慘叫，血肉橫飛，未死的五六個敵兵，奪門落荒而逃，其

餘全私擊斃在工事裏。第二天五更，敵軍從湖州，武康，浩浩蕩蕩的兩路夾攻青山關，却撲了個空，連游擊隊的影子都不見，只贖了二三十具赤裸裸的「皇軍」屍體。七豎八的躺在工事裏。而宋夢雲、張得勝却得了許多戰利品：步槍，擲彈筒，子彈箱，呢軍服，呢大衣，軍旗，鋼盔，手套，掛表，日記，軍用票，春卷，啤酒，真洋魚，罐頭蟹，醬菜，裝了七八條烏篷船，滿載而歸，點有點人數，死了三名，傷了七名，正巧是十名，宋夢雲詳細開了個名單，預備送到大隊部請獎發給撫卹費和養傷費。船搖到雙橋，船頭已擠得水洩不通，越發望遠，站在船前這一排的人是認識的：從右面數過去，第一個中胖身材，穿着藍呢軍服的是黃傑，第二個瘦長身子，穿着草綠軍服的是何進，第三個矮小一點，穿着灰色棉軍服，那是潘耀斌，其餘的穿着長衣，又黑又胖的，一望而知是六師爺，六師爺旁邊，站着徐明健和汪爾基，汪爾基比徐明健瘦小，戴着玳瑁眼鏡。他們見船搖近了，高聲歡呼，把宋夢雲，張得勝迎上岸，擁到隊本部裏，設了酒席，替他們賀喜。參加這次戰事的士兵，名各犒賞一元，折合酒肉錢，讓他們快活一日。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副官處傳達，遞進張石片來，黃傑一瞧，見是「羅豐」兩字，跑出去

一看，門外站着個主人，身材高大，雄偉，雙目炯炯有神，穿着件黑羊皮羅宋呢大衣，裏面却是中國式打扮，瞧年齡約比自己大十歲，有四十左右，迎上去說：「這位莫不是羅三爺！我就是黃傑，半個月前曾到府上拜訪過一次！」羅三爺拱手就拜，說：「久仰！久仰！」黃傑把他邀進客廳，一路上道謝着他禮葬鄭團長的高恩厚誼，又說：「來羅家莊後，我會派胡林往南潯探聽三爺消息，後來回說已經釋放，才安下了心！」羅三爺拱手謝了番，進了客廳，六師爺，張得勝，胡林，過來招呼，硬把他拉入首席，重換杯盞，添了菜餚，喝一個盡醉方休。羅三爺由何老先生女婿向維持會設法，答應送兩千元現款孝敬官撫班長和維持會長，才被釋放，由個敵憲兵帶領兩個偽警，押回羅家莊來取。羅三爺念及先父臨死時，老淚縱橫，叮囑他務必保守家業，只得忍住一口氣；回家見妻子已經亡故，不禁撫棺大哭，一時氣忿，將那憲兵和兩個偽警，一齊宰翻了屍首，拖進牛棚，一把火燒個乾淨。村人見闖下了這等滔天大禍，知道羅家莊已全，「一不做，二不休」，率性幹了游擊隊！羅三爺散了全部家財，作為村中逃難之費，自己也設個祭案，拜別了祖先，帶領七八十壯健村民，攜十七條破



和「長矛短刀，奔太湖而去。不想在太湖中又受了其他游擊隊許多鳥氣。三天團長舊部，已在雙橋揭竿再起，號稱「太湖游擊隊」，爲頭的是個湖南人黃傑。學校出身，甚重義氣，凡願意抗日的，一律收容。就揀個夜晚，偷越嘉湖公路，奔雙橋鎮而來，現在部隊就紮在離鎮八里路外，槍支也添買了一點，有口十條左右，他把這意思一說，全個客廳，歡聲雷動，全體鼓掌五分鐘，表示歡迎。羅三爺臉紅紅的有點不好意思，心想：『這等重義氣，真是赴湯蹈火，也是甘心！』掌聲才息，大家一絲而二，圍住羅三爺要敬酒；羅三爺那裏應付得了，只得陪大家滿飲三杯。三杯酒飲畢，突然徐明健爬上凳子，狂一樣的大喊：『羅三爺萬歲！』『太湖游擊隊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敵人趕出去！』大家跟着狂喊，把個客廳鬧得天翻地覆。黃傑覺得今天是個難得的盛會，宴席後，派何進去照料羅三爺部下茶水，飯菜，客廳裏又擺點菓品，茶煙，勸大家來個餘興。第一個逃不了的，當然是蘇光庭，早有個傳達兵拿出支板胡來，由個小隊長「哩哩哩，啦啦啦」一陣拉，蘇光庭戲弄「哩哩哩」一陣指頭「的勒卜落」一陣敲，助個聲勢，來了段「王佐斷臂」：

聽譚樓之打初更，玉兔東上。

爲國家，秉忠心，晝夜奔忙。

想當年，在洞庭，逍遙放蕩！……

羅二爺聽得深爲感動，拍手叫好，大家也就掌喝采。六師爺跑上去，眯着眼笑嘻嘻地

說：「老蘇！有面子！有面子！蘇光庭興起，接着唱『李陵碑』，『捉放曹』，『珠簾寨』，

唱得聲音帶沙，那小隊長有點不忍，住了板胡，他催着說：『沒有完，還有二段！』

於是又唱了「珠簾寨」二段。接着是王爾基唱英文歌：Sweet Home（意即甜密的家

鄉），宋夢雲吹洞簫：「梅花三弄」，徐明健唱了首「武裝保衛家鄉」，黃傑也高歌了

一曲「中國軍人魂」，這歌羅二爺曾聽鄭團長唱過。下場動了悲思；想起自己已死

人亡，更止不住傷感，就背誦了首陸游的「書憤」：

白髮蕭蕭臥澤中，祇憑天地鑒孤忠。

恥窮蘇武餐氈久，愛憤張巡嚼雪空。

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浴陽宮。

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不覺門到了上燈時分，才盡歡而散。黃傑跟徐明健商量了一番，決定把三三部隊編爲一個獨立中隊，委羅三爺爲中隊長，小隊長分隊長由羅三爺委任，並補充槍支彈藥，特別加緊軍事政治訓練。羅三爺並決定派個人往上海去籌款子，補充軍餉。又寫封信託一個在大學裏教書的姪兒，搜羅點人材，加入游擊隊。黃傑聽了，自然更加贊成。何進聽說有人去上海，就托他買無線電機，電池，藥品，油印機，油墨，紙張，又催各長官趕快把應購書報名單開來，自己又向六師爺去領款子，六師爺眉頭一皺，故意搗着蛋說：「無線電機有什麼用？放着這許多傳遠兵不使喚，却要個無線電？」何進跟他爭論了半天，氣得口都吃了，忿忿而走。晚上，胡林背後插了把純鋼摸刀，肩上掛了支盒子砲，來找六師爺說話。

## 第二十六回 六師爺購貨嘉興市

六師爺一見是「活閻羅」，嚇得頭都扁了，掛了穿臉，把他迎進屋裏，見有個老金泡了碗茶上來；老金本被六師爺逐出，無法生活，甯願不要工錢，替他做活，六師爺才收留了他。王太婆婦見胡林一臉兇相，人生得又黑又醜，掉轉身就走，賸個六師爺在外面陪笑臉，他說：「何主任性子太急，耐不住氣，我跟他開幾句玩笑，就吵了一個下午。」胡林黑着臉說：「這不干我的事！我想來通知你一聲，張鎮長的房子你不該霸着不讓羅三爺住！羅三爺對我們客客氣氣，不好意思對你開口；但你也該識相一點，分一半給他，免得被人說話，壞了我們游擊隊名聲！」六師爺滿口答應。胡林又接上去說：「阿七常在外面講你壞話，你六師爺現在不是沒錢化，要顧全顧全游擊隊名聲，免得我做難人！」六師爺覺得自己被個木匠，當面一頓「排頭」，大失面子，但又不敢發作，只得把氣往阿七身上發，忿忿地說：「阿七將來一定要做漢奸！」胡林聽得大怒，把臉一翻說：「將來做漢奸，我可不管！但現在你隨便敲榨老百姓，莫怪我沒情面！」六師爺拱手作拜，笑着說：「閻羅大王！你肝火真旺，我叫婆娘燒頓點心，我們且喝杯酒！」中國人做事，向來不講認真，但求大專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得過且過，貓貓虎虎，小小

事情，犯不着傷面子！」但胡林一點也不由他講面子，顧自走了。六師爺心裏更是不樂。心想：黃傑自己藏在背後，俵了個粗人來做「出頭椽子」，做事處處棘手，當初真不該把趙章甫趕走。正在這樣想，何進一條瘦長身子，穿着草綠軍服，又穩了進來，「咕嚕咕嚕」要款子。六師爺皺眉問：「往上海去的人什麼時候動身？」何進說：「明天是三月五日，他後天動身。」六師爺慢吞吞地說：「明天再想法子！」何進還急：「明天怎麼來得及！」六師爺斬鐵截釘地說：「一定來得及！包在我身上！」何進還是追着要，六師爺就動了火說：「老弟！我勸你做事要慢慢的來，不要急，一急就沉不住氣！」何進不敢再要，問了句：「應購書報名單，你有沒有開好？」六師爺說：「經濟困難，買什麼書報！」何進往王爾基進士第中打了個轉，趕緊把各長官送來的應購書報名單騰了一張，恐怕明天來不及，連夜送到政治部，請徐主任批准。徐明健仔細把名單一瞧，但見是：游擊戰術講話，步兵操典，「F.O.C.I.E.S.」，英文節本，「西藥大全」，「救護術」，「紅樓夢」，「蘇曼殊小說第一」，「宇宙風合訂本」，「校館讀本第一冊」，「國藝學概論」，「養鷄法」，「廣州日報」。不覺眉頭一

皺，心想：「這那裏談得上是應購書報！」問何進說：「誰開的『彭公案』『廣州日報』？」

何進回答：「馮中隊長！」徐明健只得全批准了。另外又開了「中國怎樣才能救殖民

地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隊的政治工作」

等四五十本。並特別囑咐，不要忘了買無線電機和油印機，政治部準備收點中央社廣

播，出版油印報，他已向六師爺說了四五次，六師爺只是推說無線電機是軍用品，在嘉

興沒法買到。現在既有人去上海，這機會不能錯過。何進被他一說，心裏更急，全夜不曾

睡着，第二天，東方才透一點白，就去找六師爺。在客廳等了三個鐘頭，六師爺才披了

件玄色大狐皮袍子，搖搖擺擺的從樓上慢吞吞地下來，咕嚕着說：「老弟！你真性急！」

何進發着急說：「你昨天不是說今天有法子？」六師爺說：「今天自然有法子，下午

來拿！」何進雖是個老實人，也有點精細，他說：「下午幾點鐘？你要說一個實實！」

六師爺喊老金打洗臉水，不在意地回答：「隨便幾點鐘！」何進死咬住不放，只得應了幾

句：「七點鐘！」何進這才走了，門外碰見羅二爺，正督壓着幾担行李，往張家長家裏

搬。六師爺免不了要跟羅三爺客套一番，臉也不去洗，話講了半天，王小寡婦對面廂

房裏尖聲喊他去吃早飯，也給個不理，羅三爺說：「六師爺！你不必客氣！魯天人有點事在喚你！」六師爺罵着說：「這個婆娘不是人生的！不要睬他！」兩間廂房相隔不及一丈，早被王小寡婦聽見，趕過來跟他打架。六師爺嚇得那裏還敢動彈，讓她捏住鼻子，打了兩個耳括子，一把拖回去吃早飯。羅三爺吸了幾筒水煙，嘆了口氣：「潑辣婦人！」心裏有點不樂，懊悔搬到叔丈家裏來住。又想起羅三奶奶在世時，說一句，聽一句，真是何等賢慧，那比得這等潑辣婦人。到晚上，天暗下來，想找六師爺借盞燈，六師爺却找個不見。何進也跑來找六師爺，一聽見六師爺不在，急得直跳起來，開了老金，說是在鎮公所裏。一口氣跑到鎮公所，又說六師爺在家裏；跑回家裏，仍是不見。何進也顧慮不得許多，一陣「嘖嘖嘖」，跑上樓梯，却見六師爺蓋着條八幅綢被，露出半個光頭，睡得甜蜜。何進叫了幾聲不應，急得拔出兩個拳頭，在光頭皮上「的勒卜落」一陣敲，才醒了過來。何進氣得口都吃，說：「你剛……剛才不是說七點鐘？」六師爺細眼睛說「什麼七點鐘？」何進只是叫苦，說了老半天，六師爺才慢吞吞地說「明天再想法子！」何進恨恨地說：「明天他要動身了！還要你想什麼法子！」六師爺安慰着說：

「老弟！你不要性急，明天一定來得及！」第二天何進把款備。那人早已動身，只得把款子退還六師爺，向徐明健發了頓牢騷，一定再辭職。徐明健也跟黃傑商量，對六師爺表示不滿，認為非徹底改革軍需制度，經濟不會有辦法，非徹底改革保甲。衆也無法動員。黃傑是個寬大的人，只把六師爺叫了去，勸他賬目要弄得清楚，無線電機也非買不可。六師爺生着氣說：「賬目進出，都有發票，收據！少一分一厘一毫，我賣了老婆會賠的！」說着，忿忿地走了。到副官處打了個轉，向何進要了欲購物品名單。回到家裏，差老金到太平橋頭，去雇個自己所親信的船戶，備了封信，託在嘉興一家布莊裏的堂房兄弟，採辦無線電機，電池，藥品，油印機，油墨，紙張，書報，信上註明：「共計辦貨二千元。廉四折回扣，計尚需洋一千二百元，茲隨信附上，務望湊滿二千元發票，以便報銷。另附鈔洋伍拾元，作為老弟車馬之費。還望勿却是幸。」信尾特別註明：「注意，注意，無線電機非買不可，不論新舊好壞，只要像個無線電機就行。」宋夢雲聽軍需處差人到嘉興去，送來五元鈔票，託買了口琴，六師爺也一併註明。過了三天，船戶從嘉興回來，六師爺將兩千元發票，一一黏入單據簿存根，物而點交給



副官處。何進見所購物品，並不齊全，六七十本書報，只買了「紅樓夢」，「彭公案」，「英文樓範讀本第一冊」等三本，大不滿意。徐明健把無線電機，配了電池，裝了大線，試驗了老半天，發覺無線電機是壞的。蘇光庭將藥品仿單仔細一瞧，有幾瓶藥是假的。宋夢雲把口琴一吹，有兩個簧是歪的，於是一齊去找六師爺講話，羅三爺住在張鎮長家裏，見老是有有人闖進來，反對鎮公所勒派戶捐，跟六師爺吵吵鬧鬧，心裏有五分不樂，又見王小寡婦穿得紅紅綠綠，張得勝每天進進出出，心裏不樂，到了八分；六師爺跟王小寡婦，一會兒扭着打架，敲桌動刀，像快出人命案子，一會兒又一個唱：「寡皇酒醉桃花宮，噹噹噹！」一個細着喉嚨學：「寡皇酒醉桃花宮，探探探！」「噹噹噹」，「探探探」，半夜三更，吵得人不能睡覺，心中不樂，到了十分，就甯願搬到外面找屋住，黃傑聽說羅三爺搬了，有點不好意思，也派人來找六師爺說話。六師爺剛被徐明健，宋夢雲，蘇光庭埋怨了一場，又被黃傑叫去吃了頓「排頭」，不覺心中大怒。回到家裏，突然接到封信，一細一瞧，人都氣昏了，把玄色太剛狐皮袍子袖管一捲，圍了圍，說：「請他「吃生活」！」

## 第二十七回 六師爺歸逐出境

那封信沒貼郵票，沒個地名，字句也有點不清通，內容是：

六師爺惠鑒 久聞大名不盛欽佩敬祝

起居安好前途遠達爲頌爲禱茲啓者聞閣下去年欠阿七十一元餘酒錢一文未付今年一饒竹葉青又強要賒去閣下社會先行名魚要緊望勿心強以免誤會此致

公誼慶祝

財安



太湖游藝隊長官際名字上三月九日

六師爺一口氣跑到阿七酒店裏，罵着說：「那個王八旦寫的信？」阿七戴了頂糊塗帽，穿了窄袖管竹布長衫，攔腰縛了條假羊毛圍巾，坐在賬台上，爛紅眼睛充滿惡意，兇狠地說：「有沒有簽名蓋章！」六師爺聽得眯着眼笑嘻嘻，心想：「果然給我猜中了！」反

問着：「你怎麼知道沒有簽字蓋章。」阿七把信搶過來看，六師爺極個座位裏，一隻脚踏長凳上一擱，愛理不理地說：「冒用游擊隊長官名義，已經犯了殺頭之罪，還要對我發「鈍頭脾氣」！」阿七急把信往懷裏藏了，跪地賠罪說：「皇天在上！如果信是我阿七寫的，被炸彈炸死！」阿七窺見形勢嚴重，知道大約阿七一定有什麼錯事，落在六師爺手裏，急急跑出來埋怨她丈夫：「你只會發發「鈍頭脾氣」！六師爺來了，也不懂得攔住杯筷，燙四兩燒酒！」六師爺說：「還喝什麼酒！我要到特務隊去走一遭。查查這封信下落。」他跑過去向阿七要信，阿七哭喪着臉說：「信不是我寫的！」六師爺說：「不是你寫，信總得還我！」阿七把手捫住袋子不肯還，堅持着說：「信不是我寫的！」六師爺要請他「吃生活」，阿七嫂硬把他拉開了，他又趕上去，要把阿七拉往特務隊，阿七氣得把糊塗帽抓下了，往地下一丟，拳頭捏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白公豹」，實在嚇壞了胆！」又跑上眼台，把八本「封神榜」，完全丟在地裏，架上白銅邊眼鏡，翻出賬簿，將六師爺幾筆賬，一一掬去，六師爺這才餓了，又喝了四兩燒酒，刻了兩個茶葉蛋，帶到下午三四點鐘，錢不給走了。阿七叫阿七嫂早

點上門板，不要再做生意。何進剛打太平橋過來，想點酒解悶氣，他聽了王爾基的批評，又受了六師爺的怨氣，寧願回嘉興當買店信，不願再幹副官處。揀個座位坐了，要四兩黃酒，阿七却一口回絕，說：「沒有！」何進說：「放着七八兩，怎麼沒有？」阿七兇狠狠地說：「我們自己喝的！」何進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但他生得老實，也不與他計較，願自走了。何進才走，又來了政治部組織的兒童宣傳隊，說了套軍民合作，老百姓要幫助游擊隊的話。阿七大發「鈍頭脾氣」，提起個酒杓，把他們趕出去，罵着說：「要我幫助游擊隊，我寧願死的！」那羣小孩子被罵得哭出聲來，回去後報告了徐主任。徐明健親自來調查了一番，明白了緣由，和胡林，何進，蘇光庭，一同去見黃傑，要求把六師爺驅逐出境。徐明健發着牢騷說：「這樣下去，『太湖游擊隊』不但談不到發展和鞏固，將來只有被敵人消滅！」黃傑是個寬大的人，又把六師爺叫去，吃了頓「排頭」。不覺間過了一個月，已經清明時節，天氣漸漸暖和，江南原野，楊柳新綠，桃李初開，說不盡的綺麗，講不完的山風光。只有到過江南的人，才能懂得箇中美麗；可惜居民大多避難西去，幾個大城鎮，至今尚在敵軍盤踞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

水深」，不禁使人興無限感慨！宋夢雲和張得勝告了兩天假，買點紙錠，帶了洞簫，往羅家莊掃祭鄭團長墳墓；化過了紙錠，張得勝往桑林中去瞧姑娘們採桑葉，宋夢雲獨個人躺在墓旁草地上，直到夕陽西下，才吹了幾曲洞簫，回管家的佃家宿歇。羅三爺也備了酒果，紙錠，差人挑付盤擔，回羅家莊掃祭祖先墳墓；又替羅三奶奶刻塊墓碑，雇條船運去。清明節後幾天，羅三爺派往上海去的人已回來，籌來了三千元現款，羅三爺的幾個堂房甥女，還捐了點金戒指，珠寶，頂圈，一個在小銀行裏當營業主任的堂兄弟，答應今後專門爲「太湖游擊隊」籌款。在大學裏教書的堂房姪兒，也來了回信，說上海大多數青年，都願意到敵後來打游擊，搜羅人材，決無問題。大家都歡喜得了不得，那人又帶來了幾份「文匯報」，搶來一瞧，更加歡喜。原來國軍四月三日，在徐州附近台兒莊大捷，殲敵達三萬，坂垣師團，磯谷師團全滅，敵軍打通津浦線南北段目的，非但沒有達到，反遭遇了關國以來所未見的慘敗，全世界無不騰笑。徐明健搶住報紙，在空中亂舞，爬上一條凳子，大喊：「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大家也跟着狂喊，歡聲直達雲霄，並推蘇光庭，王自基，何進爲籌備委員，開了個「慶祝台兒莊大捷

軍民聯歡大會」，到五月間，敵軍佔全國之師，再攻魯，津浦線南段敵軍圍蒙城，出商邱，切斷魯豫線鐵路，徐州大警，才引師西撤，甲午戰局又起了變化。杭州軍數也驟然增加，寧波，南潯，昇山，雙林，湖州敵駐軍，皆增加數倍，並令封頂，京杭國道，華備大舉「掃蕩」太湖南北兩岸各鄉鎮游擊隊。雙橋也鬧得風聲鶴唳，派往湖州，昇山，雙林去的偵察兵，每日有敵軍將「掃蕩」太湖游擊隊的情報送來。並聞趙章甫已降了敵人，現在湖州縣剿「匪」副司令；趙章甫熟悉雙橋地形，「掃蕩」太湖游擊隊，將由他擔任嚮導，黃傑見形勢危急，幾夜不睡覺，忙着計劃指揮，準備應付敵人進攻。但士兵因兩月不曾發餉，軍心甚是渙散，官佐又互相打架，鬧意見。王爾基什麼事也不做，每天跑來跑去批評，潘耀斌因看「彭公案」，被王爾基批評了一頓，一時怒不可遏，認爲他完全是賣狗皮膏藥，搭架子，一聲：「丟那媽發海！」把他了打一頓；於是他把潘耀斌攻擊得體無完膚，處處跟他對立。六師爺也到處宣傳張得勝跟王小寡婦有關係，見了張得勝就打架，胡林爲了阿七的事情，跟六師爺鬧得更厲害，捏着北純鋼撲刀，追來追去要殺六師爺，虧得羅三爺解勸，才保全了性命。而鎮上人反對六師爺勸

原  
书  
缺  
页